



09394

大泌山房集卷之十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張文忠集序

國家謚法以文爲首其義凡十有一初未嘗重辭章也卽翰院諸公不可無辭章而立身行己佳主庇民自有原本洪武初罷丞相不設用翰院史官備顧問或爲殿閣學士歲久積資洊登三孤八座一切章奏出其擬旨於是閣臣權若真相而相非翰院不得入文非翰院不得謚矣

世宗踐祚永嘉張文忠以留曹郎議大禮稱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

集序一

五

上意向後言聽計從不數年入閣位首揆官少師三四出入生而尊寵沒而贈卹非諸臣所敢望不佞讀其遺集而知公之謚文有以也周公監二代制禮作樂以致太平郁郁斌斌天地之精蘊至是煥發昌熾故號文公去周千餘年而

世宗朝自郊丘宗廟

文祖

文考先聖先賢親耕親蠶造士取士大者兵戎祭祀小者冠服品式革今之陋行古之道比迹成周率自公贊之公之所以爲文也集燦然具矣嘗考謚文之義所云

經緯天地修治班制二者惟

不

世宗足以當之公實咸有一德至今言者謂相不宜專用翰院翰院不宜專謚文必以公爲臣鵠焉然謚文諸臣其名雖同實則有差取于勤學好問者一百三十許人敏而好學者四十許人忠信接禮者六人施而中禮者一人若家戶所有耳惟劉文成爲修治班制王文節徐文貞爲道德博聞最稱優異以公相業與新建僅取勤學好問何也公遺文奏議十九他著作不及十一所專精用力文之大者豈雕蟲小技可挈較短長哉繼公而興閣臣有江陵與公姓同謚同元輔相少主同銳意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

集序

二

吾

任事同公得君誠專爲衆所側目揜枕不安身後七十餘年名乃愈彰其以危身奉上稱忠與江陵又同江陵沒而遭禍謚追奪家見藉近日商丘相公始行其遺文爲之序而後進漸有訟言其功者人情薄公論晦較嘉靖時懸殊要之兩張文忠易地則皆然也叅藩周文伯分部東甌表章先哲行公全集屬某序某三復之公所爲文其援引討論審諦今古也其是非利害究徹終始也其敷陳委悉辭指顯見也其反覆辨難意氣勃發也其据執堅定怨謗不避也非辭章家可同日語卽謚文之義于公殊覺未盡僖父尚不如白面書生蓄口小兒

僭序公集聊致嚮慕感嘆之私云爾

李文定集序

文章與時盛衰文因時時因文而幹旋之權則存乎名
世者矣今人目舉子業爲時文以其隨時尚高下靡恒
也某無所知識嘉靖之季爲諸生六年僭計吏其時舉
子業之文支離冗長如蔓草大費芟除隆慶初成進士
漸歸雅馴後先僅十年而士尚迥異何以故當夫貪冒
者爲政濁亂天下

世宗操恩威不測之柄朝臣恐諛龜生卯鹿生麀輒行
表賀復有祈禱青辭誇多鬪靡寢以成風壬戌後執政
大沁山房集

卷之十

集序三

吾

矯其弊仕路清夷

穆宗革故鼎新除一切浮文不用故文體爲之大變興
化李文定先生主文衡所錄程式文具在可按也某辱
先生甄拔入中秘已備官史局事先生久然後知文體
之正實由先生先生始佐徐文貞和衷共濟旣當國益
務崇寬大恪守舊章休息乎無爲海內受清淨和平之
福而士亦仰德顧化今讀先生集大者謀王體斷國是
中者綜人事明物理正大光明寬裕溫柔若大人君子
居巖廊之上冠冕佩玉不動聲色而見者愛敬之若布
帛菽粟尋常日用而終不可厭數廢缺綺紈珍錯程校

功實難與言多寡先進大雅之文不在茲乎觀天文以察
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觀先生之文而其所以化成
天下轉移時變者竊窺其緒矣昔楊遵彥著文德論古
今詞人負才遺行澆薄險忌惟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
彬彬有德素然三子德素彼善于此耳卽其文亦安能
脫六朝結習先生光輔兩朝斷雕爲樸還之忠質以文
徵德如合符節遵彥之論徵先生孰能當此先生沒垂
四十年朝聚訟而野橫議澆薄險忌日墮惡道哢哢以
文鳴者若醉之狂病之譎夢之囁兒婦人口之不可用
侏儻鳩舌之須重譯識者憂其爲人心世運害非淺鮮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

集序四

安得起先生于九京而陶鑄繩尺之哉先生學探聖真
以輔世長民爲己任不規規文墨見長在翰林時應酬
之作殊少是以存草屢屢嗟乎此先生之所以爲文也
某文質無所底殊忝列弟子籍雖欲贊一詞莫由也已

王文端集序

莊皇帝初臨軒策士于庭兵食大計必有機要蓋張文
忠代言也首揆徐文貞曰機要安在曰在用人人在責實
文貞得一卷其首卽此四言置對大喜以示文忠孰是
書生而能策事定我輩中人宜魁天下文忠自疑豈漏
言乎抑之第二而

莊皇帝有他猜悉罷所擬一甲三人榜出知爲王文端
舉朝屬目名籍籍狀元上尋改庶吉士讀中秘書公凡
爲文不屬草舍毫沉吟一揮而就閉門散帙不聞誦讀
聲過目輒不忘無論大著作出人意表卽談詭巧捷四
座盡傾已拜國史修兩朝實錄侍

今上皇帝經帷進止有度聲中金石

上殊眷之嘗命諸講臣書扇公書訖誤用私印文忠不
可令竄滅其跡

上問故諭公復用私印而手擇十扇獨畀公書用私印
乃受其寵異如此每呼公爲王黑子云屬耳小創傳以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

集序

五

藥每進講耳當

上面弗便也而創以傅藥不時愈因請休沐還里久之
詣闕領職如故

上禮遇滋隆洊登少宰會卜相六人公名在後特相公
三年遭母喪服除

上晉公大宗伯還朝責難陳善以去就力爭而竟由是
不安其位閱十年

上思公言定國本詔答褒美賞延于世終忌公直不召
用里居十餘年沒矣公門人聊城司空王公與魏中丞
李公劾求公遺文緣公不屬草故多亡失諸公子葺錄

財四十卷以余嘗從公史局後畀之序蓋明興山以西
拜相者薛文清張文毅及公三人而公與文清位未至
師保不究其施并州之域雲朔諸郡號爲荒梗地靈醜
釀數千百年而生公立朝風節直繼文清固非偶然讀
公之文得心應手沛然莫禦而委悉周至索有餘味扣
有餘響若河下龍門駛如竹箭駟馬不及千里一曲透
迤不驟細流不擇也規模廓弘旨趨廣遠不可名一家
若太行連亘地界華夷省隔東西起伏蜿蜒中條太嶽
五臺三關奧區勝跡隨地異稱皆其支湊也方幅嚴整
氣岸高峻若三門砥柱屹立狂瀾之中千古不移也九

流七略淹通研討材具惟其所取靡不中度若冀北之
土畜馬蕃庶若西方之美霍山多珠玉若大鹵巨浸神
液陰漉富媪灌輸無盡藏也脉絡聯貫經緯綢繆若恒
山陰終陽始其道常久率然陣勢首尾相應也清新朗
潤若藐姑射人肌膚冰雪也秀色孤騫若晉爲大梁山
河交會得雲漢升氣爲章於天也見素抱樸恥與雕蟲
刻鵠爭妍楮穎若虜池嘔夷之川汾潞之浸利在松栢
布帛朴茂平淡無紛華妖冶奇袤之產也學術醇正雖
變化無方而粹然一澤于道德仁義則三河更都唐虞
夏后氏執中精一之傳有自來矣太上立德其次立功

其次立言非有軒輊所乘時異耳公旃廈之所披陳絲
綸之所宣示青規之所匡救金匱之所紀載依經演義
就事獻規高文典冊謹言宏論要以芥藻聖謨銓綜國
憲燮和天緯斟酌民情忠孚九廟明見萬里腹心無替
羽翼默成論德則道可覺民而非尚空談論功則才優
經世而不爲苟合不朽者三于斯焉在易名節惠文端
庶幾蔽之余物舉晉乘謂文章得山川之助以公文爲
晉地靈重所識不其小乎且朝有史筆野有輿論雖繁
稱累詞毫末何加于公惟登第請告諸軼事人未必盡
知又病夫道聽塗說而遽筆之於書者幸獲叙公集錄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

集序七

吾

其實如此考地志山陰佛宿山文殊所經行處公更名
山房復宿而集繫之自有取義在亦文端之一端也

申文定集序

明與教士以六經及孔曾思孟之書諸訓詁一遵宋儒
非此不列學官不著功令士少而受書治舉子業佔俾
括帖希就有司尺幅而已卽爲古文辭尚臺閣體朱絃
疏越有遺音玄酒太羹有遺味而其末流拾啞核享敝
帚搏沙嚼蠟日趨于萎弱臭腐漢魏六朝三唐諸論著
屏棄不復省覽李文正起而振之未暢厥旨自是學左
國史漢者稍稍繼出其人多在他署而翰苑缺焉安陽

華州二三君子倡而寡和至壬戌及第三公始洗宋元相沿積習一意師古翰苑之文馳驟三代兩京則三公一變之力也三公皆相爲本朝盛事而余文敏未二年間出宦留都王文肅數退里居獨申文定僅一奉太父諱自史官海登首揆所謂石渠天祿圖書之府金馬承明著作之庭未嘗一日離局綸閣代言經帷勸講斧藻鴻業鼓吹休明極文人之至榮焉遺集若干卷通于上下布于中外體裁不殊時俗而詞理必準古作者韻度秀爽色澤充腴規模莊重意指深厚討論精覈敷揚明備或春容大篇而經緯自密或宋寥短章而淵源自遠

郁郁乎其文矣蓋大史公謂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三江五湖之利江東一都會也至今爲帝都股肱郡財賦充仞術執匠作服食器用極慮盡能文亦似之綺靡纖巧殊乖本質而公獨不然隆萬之間作者見有偏至技有小長傲然自以爲大方或鈎棘艱深或依附剽竊甚且歸依竺軋恣爲荒唐悠謬之說而公不然彼其之子才以衰遲頓盡思與名位俱退而公不然雖位冠百僚壽躋大老末年倘羊林壑優游翰墨觸事卽景述懷紀蹟甯往慶弔之篇力有餘勅語有餘藻興有餘致較翰苑少時所著畫

一無失豈不難哉公嘗一校京兆士再校天下士其論文一則曰稱先王陳世事激昂持論不卑卑爲謏聞陋儒一則曰宗本經訓力還雅馴一則曰奇詭躑駁傷淳和之理勿使並進所自爲文實顧其言故起叔季之衰而樹詞林之幟功倍於文肅文敏也公有召對錄升儲彙錄綸扉奏草簡牘尚書講意會編內聖外王皆文之大者手自刪潤行於世此集若云緒餘土苴不足存耳夫麟鳳寸趾片羽莫非瑞物寧得遇而不宣子孫輒以授梓索序于余余步公後塵七年當公視翰苑篆時坐不稱任出爲疆吏四十年不復收浮沉於簿領期會刑

名錢穀間與文事疏濶公之文有功翰苑而僖父窮年沒世無能則傲萬一語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強顏而序公集豈敢曰知公文以自志其愧而已

葉少師集序

江夏郭文毅公數爲余言今少師葉相公名世也出其文示之余爲歛衽讚服旣十餘年坐守官無狀謫居壽春未抵治所會公以南少宰入賀遇諸塗就茅屋中相揖公念余齒長退然不當客坐余益不自安數語而別自是公拜相余或跽伏草土或承乏邊鄙不復一字相聞比余乞歸例當白閣部始爲狀通公纔百餘言丐公

蚤放還山公手蒼慰藉甚勤又以其集屬余叙是時朝
議紛如聚訟雖尋常竿牘輒用上聞余不敢以不祥姓
名爲公辱又六年而公致政余乃爲之說曰昔者聖人
贊易于乾坤二卦獨制文言蓋以文莫大于天地天之
文爲五行四序地之文爲百嘉萬品人中天地以生而
至于貴爲天下相者允釐百工昭徹群情經緯三辰苞
舉八極陰闔陽開柔立剛克安往非文而第以辭章小
技曰文在茲乎雖然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不可
見而見之人文人之心不可見而見之文天地之心何
易簡是已易曰乾確然示人易坤隤然示人簡示人者
文也所以爲文者易簡也公爲相七年敷其腹心腎腸
與天下相鬪醉言事者不勝枚數之私搏擊之力激而
駭聽穢而難忍必和顏色而受之何其易也事有成法
守而勿失彼蒼此素朝甲暮乙如譁釦不可辨葛藤不
可了而靜以制動默以止謹何其簡也以此按公之文
本于理而無穿鑿怪僻無附會影響命于意而無艱深
回穴無疑忌反覆暢于氣而無虛憍佻宕無卑弱散緩
爛于辭而無刻畫纖巧無蹈襲浮蔓其學博不以闢靡
其才高不以炫奇莊重典雅溫厚和平明白暢快周至
委折水聚波而成激風入竅而成音望之圭璧蒼然味

之醜酣醇然聽之金石鏗然抑何道而臻此易簡二言
蔽之矣是以遭離厄會官府金鬻省署榛蕪人心若焦
若灼若狂若厲而國是不搖卒收清淨寧一之效讀公
之文何其與相業券合也文有體有用其道甚大文士
私之爲一家而文始小小而更挾之以爲大而世益薄
立言者與立功立德懸殊不可以次太上自公之文出
而後知三立並重豈辭章小技所易言哉余不佞嘗觀
乾之見龍在田去潛幾何而曰天下文明坤之六三臣
道也而曰含章公今在田其章含矣天下方屬望文明
將第爲名山藏副之業自有餘已耶其如天下何易簡
而天下之理得師天老友地典是以謂之文也執是以
往垂諸簡編措諸事業夫道一而已矣

馮宗伯集序

明興罷丞相置內閣簡文學臣侍從備顧問論道沃心
于廣廈細旃之上向後委寄益隆秩位益尊于是內閣
無相名有相實而沿襲迄今拜相率繇翰苑幾成天子
私人矣往余承乏史局萬安朱司空先生嘗教之曰翰
苑所貴在經濟不在詩文猶武臣所貴在謀勇不在騎
射蜀趙文肅先生爲館師又教之曰文章家所貴四端
經明道史垂憲封事通下情詔令宣上德耳課花鳥而

評風月壯夫羞爲也蓋成弘以前臺閣文體既卑弱不振嘉隆而後唐詩漢文作者相望而質諸文肅司空之所貴者復不能多僕指就不佞所睹記則齊宗伯馮公其人哉公方在娠而夢韓魏公入室因以爲名王父以來世舉甲科藏書故富兒時無所不窺日誦萬言翰墨游戲多驚人語已爲舉子業闡抉道奧益人意知權衡是非得失瞭如指掌此故集所不載其載在集者若經筵講章書牘策論之屬羽翼聖經鼓吹信史差可窺其崖畧然而昔人有先得公同然者繼其志也所歷官奏議討論朝典世故最爲詳覈匡主德定國本肅官常愛

人才皆關切大計上下陰受其賜而不知然而朝衆容有與公意見合者聲相應也政莫陋于礦稅而言則甘見爲不煩民議論莫滄于西夏東倭播州之役而時則難以須臾緩財力莫疲于修河轉漕邊鎮款市之費而勢則極重不可反自閣部臺省郎署以及當事諸臣所建白籌畫波委山積曾不得其要領按公之集而求之言言中窾事事破的成敗利鈍踰度千里之外而符合數年之後惟公一人而已豈其身從事矢石畚耜習貫自然或有枕中帳中秘密授公公亦寧有兩口四目異人其平時咨詢周規畧預而神識超絕闊達大度能使

羣策羣力畢爲我用真宰相才也

上自癸庚以來與初年治體迥殊深居簡出獨操威福之柄莫可窺測假令蚤相公二十年幹旋馮翼必當機宜發縱指示必收成效政無私門朝無多口士氣無挫國體無失海內無萬數生靈無糜爛于輸輓鋒鏑矣公旣佐冢宰位宗伯正色立朝鞠躬盡瘁濱死不怠忠諫沉幾先見定力雅量天下翕然宗之得其敷奏一言傳誦繕寫等諸著蔡而官府之勢日隔煬竈之蔽日深天未欲平治天下雖公未如之何公未四十而躋卿貳人每豔其早貴不佞猶以爲晚也古之聖賢經世爲功業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

集序 十三

詩

而垂世爲文章皆名不朽要以託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孔子刪述六經功在萬世而兩楹夢奠時尚眷眷于明王不作天下莫宗意念深矣夫孔子不可思議韓魏公故有集後世知魏公者不以集故公集非魏公可同日語而信公能爲魏公惜公不得爲魏公則集可考鏡十半耳侍御康公與公有莊惠蕭朱之好公沒而亟行其集屬鄉先生于可遠宗伯爲序復以屬不佞楚僉少文人與言萬不足爲公重而辱公生平知已義不得辭已讀于宗伯序盛推許公以方周莊休漢賈生司馬子長唐韓退之陸敬輿宋蘇子瞻本朝王元美與者無曲

筆受者無媿辭不佞又何加焉竊惟公所以名世不出于集之外不盡于集之中而第以文章爲一世雄伯起公九京而問之知非所安因推明文肅司空兩先生指以質于宗伯兩先生言于宗伯所共聞也

由庚堂集序

昔者孔子設教洙泗之上士從之者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成德達才以適於用其仕列國者皆有以自見不則教授四方著書立言傳之後世而孔子之道賴以不墜此政事文學兩者得人之效也孔子居陳思吾黨小子斐然成章既免於厄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

集序 十四

五

而猶思之不置其人有四科德行政事言語文學就所專至言之非必有高下也而後人乃遂尊德行而薄視三者殊失孔子初意使孔子而薄文學政事也則德行莫如顏淵何以與論爲邦用之則行又何以循循然博之以文而後約之以禮手刪述六經齊魯二論語寧有一言不文者耶叔季學術滋晦而講學家託於德行以自便其膚陋苟簡之習沿至末流襲釋氏餘唾舉一切而空之破事理障守綺語戒其名甚尊而使人莫能議其術愈巧而其趨愈下是以政事文學兼之者殊鮮而求備於講學家爲尤難明典獨王文成先生能發明孔

子之道以開羣蒙而濟世之才與垂世之文咸卓爾不羣號曰通儒吾友鄭邦章者文成鄉人也弱冠登朝即宗嚮文成之學真知實踐不墮支蔓空寂蹊逕其爲郎屬司寇則明允屬宗伯則寅清屬大冢宰則覈名實公黜陟吏治爲之一新已遷藩臬歷七閩大梁上谷上郡諸要害雄劇處錢穀甲兵事無不精整已開府東秦島寇不敢窺登萊而徐兗間饑民揭竿斬木者傳檄而定天下豔之以爲邦章政事才度越人遠甚非講學家所及而不知其長於文也是集凡十六卷詩若文諸體具備其詩于兩京六代三唐矩矱無所不合而無模擬刻

畫之迹其文論理精微疏暢類匡稚圭之解頤辨晰疑誤類朱游之折角論事通達國體剴切婉委類賈洛陽陸敬輿論人推見至隱差次有倫類郭林宗山巨源其氣暢達其藻蔚秀其味醇正其韻和適上下漢董江都劉中壘唐韓退之柳河東宋歐陽永叔蘇子瞻間孔門七十二子世遠言湮吾不知邦章何若求文成于百年之後則邦章其流亞哉嘗繹是集所以名由庚之指其說出於詩言萬物莫不由其道也道一而已矣寧能外政事文學以爲德行若前所詬病要之患在不由道始文固道之所載也外文而爲道外道而爲文無一可者

今士不由道爲古文辭若舉子業險怪奇袤殆與缺
沸屑魑魅罔兩等耳讀邦章之文躍然指掌爽然適口
欣然會心是不可以興乎余未聞道而邦章謬以爲知
文出是集視之因舉其所管窺蠡測者如此士以邦章
不朽之業幸甚卽不可若是其幾而以邦章之文爲前
茅嗚矢使文體反正士習丕變由庚之雅嗣響成周無
令東廣微補亡專美晉代矣

快獨集序

鄆人李京兆公畊堯家有樓曰快獨日讀書其上討論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

集序

十六

五

著述卽家人鮮接見公旣沒而其子從樓中得手澤而
整輯之其姻戚知交于尚寶康直指侯郡李梁明府相
與校訂而付之梨棗本原公雅尚遂稱之快獨集云蓋
今之作者爭言好古奉若功令轉相倣以成風盛粉澤
而掩質素繪面貌而失神情故有無病呻吟無歡強笑
師其俚俗以爲自然襲其叫呼以爲雄奇字琢句劇拘
而不化麋而虎皮鷲而鳳翰迹若近實愈遠于以命令
當世取須臾之譽猶夫色厲內荏穿窬之盜耳則獨不
快之以也人生意氣心知靈明變通可以窮千古羅萬
有奚必傍人門戶拾人唾因人嗔喜爲哉今李公集

具在統而評之其襟度恬靜清遠其格力沉厚雄健其韻調俊爽妍雅其詞氣平正通達折而評之其詩古選簡澹近體朗秀其書牘嫺婉其序記典則其志載瞻藻其奏議論事論人如指掌列眉規諫之言剴切而溫恭不翹過不磯怒蓋于古作者無不取財無不具體而景之所觸情之所向思之所極匠心自妙恒超於聞見格局之外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使古人受吾役而不爲所役善寫照者傳其神善臨池者模其意蓋中所獨得深矣公出而宰邑爲循吏神君入而居臺爲法家拂士督學政爲鴻儒嚴師佐九列爲鉅卿重臣所經歷時態或貴綜覈或貴建白或貴清談或貴勇退終不追趨逐嗜人莫得以一節目公而集亦若是不可名一家獨知之契執極不變獨運之才錯出不置真君子哉余嘗志公墓于快獨之指未及發明因叙公集而具論之夫慎獨自慊聖學第一義公所造詣潔淨精微乃求之言語文字間固哉余之知公淺也

南征集序

章元禮兩爲令皆吳楚巖邑以治行高等徵三爲郎歷司馬宗伯冢宰省而其主文選事也長爲顧叔時兩人合志同方所推轂多偉人端士故嘗以直諫失

上意者

上數切責不爲動而推閣臣六人閣臣意所屬者不得與又首請用舊輔實

上所甚銜

上怒甚逐文選諸郎而以盧給事言僅削叔時籍會遂給事申救

上更斥元禮輩不宜推用諸黜降官彼此扳援朋奸而盡削諸郎籍是時元禮已副稽勲郎十有五日矣于閣臣事無與而旨中出中外甚駭之最後閣臣亦訟言諸郎無罪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

集序

六

吾

上小霽威叔時削籍如故而元禮奪爵一等調外任冢宰以判兩淮鹽官不許以同知廣德州事不許以廣東之羅定州而後可羅定故羅旁盜藪也芟夷蘊崇而疆理之堞風茵露鬼燐山魃游談者動色相戒元禮恬然就道自去都門以至入官及休沐里舍所過名山登覽吟賞及縉紳大夫詞人賦客相與酬往之作都爲一集目之曰南征蓋有韻之詩與不盡用韻之文畢備矣粵自漢始通中朝而中朝往往以遷客處之其人不必盡賢卽賢不必盡能文賢而有文最著者莫若唐之韓退之宋之蘇子瞻兩公直道不容于世險阻艱難備嘗矣

顧其氣不爲抑而更壯其情不爲懟而更和其文與山
川相映發而後之人指其栖託之迹以爲粵光寵則兩
公之所取憐不獨以遷客所取重不獨以文士已也元
禮謫與兩公同然其官秩卑不若退之爲刺史權力專
制一方而曹務簡少出入自便所逢迎聞元禮名無不
願內交異子瞻之被禁錮流離瑣尾示懟不語而益
上于元禮表兩公而用之元禮于詩文亦表兩公而用
之氣不爲抑而更壯情不爲懟而更和其沉至類韓而
其宕逸類蘇其文之體出入三代兩京而不爲唐宋其
詩之體出入六朝初盛唐而不爲大曆以後嗚乎明德
遠矣兩公以文振唐宋之衰當竄謫後動心忍性增益
其所不能而卒不免爲唐宋語明之文若詩不爲唐宋
也自元禮以前有倡之者極盛難繼而元禮與之比肩
並驅所經萬里攬結其人物之靈秀成一家言奄有兩
公之美且超乘而上詎不遑哉假令元禮不謫卽爲吏
部郎總帥雄俊懷誠秉忠豈不與韓蘇齊名其文采安
得過之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
九萬里其所積者厚也元禮以南征有集集以南征雄
視宇內亦若是則已矣

賦者詩之一義也。今與詩區別不相入矣。賦體繁可用事而其病常在固陋。詩體簡不能離事而其病常在糅雜。左太冲訪張載岷邛之事山川城邑稽之地圖鳥獸草木驗之方志。構思十年乃賦蜀都而王右軍猶謂其不備。悉杜少陵入蜀以後詩奇正相生變化無方。若有神助。蜀山川城邑鳥獸草木往往出左賦之外。太冲自序云發詠爲詩詠其所志升高能賦頌其所見。豈左所志不若杜所見故出入蜀九年而有十年之獲耶。余友曹能始入蜀三年耳爲蜀漢地里補郡縣釋名精覈校太冲倍之。蜀草中所爲詩與少陵詩史甲乙不失爲大。

家附以記一通。啟若干篇。少陵非所及也。彼故爲多奇。益令游目意足。采芳含潤。攝精奪魄。絡繹奔會于寸管。尺幅中兼左杜兩家之長。可以博古。可以通今。詞林之翹楚矣。至其察吏字民。使蜀人家饒五袴。兵戢兩日。離堆已平。雪山爲重。非徒持文墨論議者。遘會盛世。又與兩家懸殊。往余承乏川西。實能始所部于今。十有三年。曾無片語佐蜀掌故人之材。不材相去何啻九牛毛也。昔羅宅仁從平蜀。按行城闕。觀宇內外。道陌廣狹。種植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與客道蜀中事。名列曾無滲漏。而不聞有賦與詩。余得能始三編。恍若夢遊。快若臥遊。

以對客談庶幾藉口宅仁自解耳

張觀察集序

觀察張子環公爲諸生時涵泳六經淹浹百家珠光在
唾金聲在賦矣旣舉進士爲令爲郎爲守爲方岳所至
覽山川省風謠徵文獻章志貞教揆事決策酬對日繁
撰著日富錄以示余余不足齒之儉也何敢與知文竊
觀古人之論文者而知公之文淵源遠也晉人謂王恭
有清詞簡旨能叙說而讀書少頗有重出韓昌黎云養
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
之沃者其光曄寡聞淺見之夫即窺斑半豹未能而操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

集序

三

吾

觚染翰攘臂離跂若烘醜塗香澤倚市門侏儒爲木熙
益彰短陋耳此不學之過也而公之庀蓄廣矣探索深
矣柳柳州云本之書以求其質詩以求其情禮以求其
宜春秋以求其斷易以求其動叅之穀梁以厲其氣孟
荀以暢其支老莊以肆其端國語以博其趣離騷以致
其幽太史以著其潔自有文字以來成法具在而師心
者失之若驅市人而使戰若舍規矩準繩而爲輪輿師
古者泥之與無法同若濶眉加半額白疊光明錦爲負
販袴而公之取則正矣裁制當矣魏文典論稱文以氣
爲王劉勰云雉翟翔翥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翰飛

戾天骨勁而氣猛也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矣文
有風檣陣馬建瓴懸河沛然勃然莫之能禦者氣盛故
耳其或萎弱若病姬之訴語若餒人之乞唱前後不相
應而公之脉絡貫矣體勢壯矣劉知幾云飾言者爲文
編文者爲句句積而章立章立而篇目成篇目旣分而
一家之言備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爲宗大夫應對以
言文爲主况乎列以章句垂之竹帛安可不極精雕飾
傳諸諷誦者哉而俗儒往往未聞文章先言性命俚語
常談躋于作者之林若三日宿肉不可食若敝帚千金
自享而公之鍛鍊精矣潤色美矣宜其文之不爲今人
而與古人合轍也嘉靖時晉江王思道先生以濂洛關
閩之學爲歐蘇曾王之文張公學承宋後文軼宋前頃
日閩士蔚興儒林文苑史不勝書師友之益良多茲集
特緒餘耳不賢者識其小余殊有大慙焉

胡文部集序

唐天寶間改吏部爲文部蓋吏部于周爲冢宰周官載
冢宰所司爲典爲職爲屬爲聯爲計爲叙者各六爲柄
爲成爲法爲則爲統者各八爲兩爲貢爲職爲賦爲式
者各九秩然爛然矣非文而何且夫官人之法始自唐
虞敷奏以言而後明試以功行黜陟焉文者言之精也

言不文何足試哉以文論人余聞之王仲淹劉彥和仲淹曰鮑昭江淹猶人也其文急以怨吳均孔珪狂人也其文怪以怒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彥和曰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安仁輕儇故鋒逸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密而辭隱由後觀前人與文較若畫一而况生同其時操官人之權者可不以文士爲之乎宛陵胡正甫文部人倫之選也余久屏居田間不悉所用人何若而讀其文知其人其不爲急怨怪怒也盖狷而出之以和狂而行之以讓者也其潔清而隱密也盖俊發而守之以矜重

者也其約而則也盖君子之言有物行有恆者也其不侈溢而逸流也盖不爲傲誕輕佻者也默契道要沉思獨解善叙事理能得人情極命庶物兼綜百家語無空設體無失宜文如是足矣人所應有則有人所應無則無文所應有亦有文所應無亦無抑何其符合也夫知人古今所難有人與文兩美者有文與人兩戾者有文浮于人者有人短于文者不知文安能知人爾時文士陋者剽攘躁者浮誇僻者鉤棘壯者粗厲所不足論其或拾唾筮乾操戈洙泗務爲謬悠頗僻之談以聳黨與天下矍然交臂而拜同聲而贊而其人巧伺如狙匿影

如鷲附羶如蟻沉湎如狸不名爲人于文何有假令正甫久在文部此曹安所售其欺觀乎人文如正甫而後文部之名爲不虛耳余楚儉文質無所底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其斯而已矣

熊南集選叙

孔門四科其一文學學以聚之文以行之兩者同出而異名六經之道與天地並何學非文何文非學而後人二之於是修史者有儒林文苑兩傳取士者有明經詞賦兩科其文與學業已非孔氏設科之指然有專門而無偏廢以彼其文亦以彼其學出之而未流之弊文士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

集序

十四

吾

幾不知學爲何物以學爲文者博蓄而省用其神常有餘以文爲學者襲取而嘗試其力常不足有餘則羣裁俱備衆美互臻縱橫闔闢抑揚高下惟吾所欲莫不中倫不足故真宰不居才情易竭趨步形影掇拾餽飭徒以驅染不言之烟墨搖襞無情之紙札亦奚爲哉余每執是說以程人而得周左卿水部則孔門文學之選也左卿楚熊湘人家世以詩書禮樂爲弓冶箕裘鴻生鉅儒相望而左卿久因公車晚乃奉大廷之對更事三尚南省其學無所不窺經史子集百家技藝之書蟲魚科斗禹穴汲冢之遺金匱石室天祿蘭臺之秘當世制度

功令名公卿將相之故實錢穀甲兵河渠漕輓之策書
法家挈令二氏梵籙無不貯諸胸中指諸掌上其發揮
於文思沉九淵辯雕萬彙大者參廟算扶世教脩吏治
綜物宜金相玉質燁然光華而纂組無色泉湧川流沛
然旁魄而望洋奪氣卽其小者酬酢杯酒品題花鳥興
會體裁雄贍高華取之無盡而按之無卻非積學之致
惡能與於斯文乎然余竊有窺焉凡學與文未有不橐
籥性靈根極理道者左卿嘗受學胡廬山顏冲宇二先
生窮理盡性進德居業其深藏若虛其朴若未兆是故
淵默雷聲雲興霞蔚若丈人承蜩梓慶削鐻庖丁解牛
大沁山房集

卷之十

集叙

五

吾

不自知其所至而見者驚爲神聞者駭爲鈞天之樂矣
集何以名熊南鷺熊爲文王師其學實千古諸子之祖
今所傳鷺子文殊不稱後人假託耳文王之所以爲文
得之鷺子而孔子憲章之左卿淵源自遠而余乃舉後
世文學一隅之見相方井蛙夏蟲陋矣哉

祁爾光集叙

子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言至於成文章
而可以一端盡乎文如先秦西京詩如十九首古樂府
建安黃初區以別矣六朝之文俳偶藻麗唐宋諸名家
之文平正通達六朝之詩雕繪妍媚至唐而歌行近體

長律絕句以迨中晚丰神色澤日異而月不同因乎其
人則材具有短長格調有高下規模有宏隘造詣有淺
深因乎其時則好尚有新故體裁有損益風氣有偏全
師承有彼此如書契之不可復返爲結繩如魯宋逢掖
章甫之不可觴重則各有所當也慕古之士束唐以後
書不觀必若所云人世亦何用有今而俗學淺陋取給
目前又以生今不宜返古二者皆譏無當于大方其病
在學不博才不豐識不超欲以會通今古而時措之難
矣余友祁爾光自六經諸子諸史無所不踰撫而稗官小說
亦領畧焉自漢至明諸家集無所不摭摭而稗官小說
亦下采焉用以爲文爲詩未嘗不出古人而不襲古人
餘唾未嘗不越今人而不駭今人拙目闡發性靈經緯
倫常寸管代舌幅楮傳神晶光激射磊砢多奇如冊府
寶玉如武庫兵仗如王會威儀如海氣樓臺出之無方
觀之忘倦非其才學識奄有三長將能乎哉司馬長卿
有言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攬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
可得而傳然第舉賦之一端耳爾光備詩文衆體該詩
文衆妙心所包括總攬殆未可量余從牖中窺日惡能
知之竊效盛覽終不敢復言矣

典午中葉中原文獻悉歸江左史儒林文苑若伏曼容
丘靈鞠祖冲之之屬皆三世具載列傳然梁書傳伏氏
分爲三而仲孚靈鞠不盡親子孫獨梁王筠稱其先文
才相繼七葉重光沈隱侯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
史亦曰自開闢以來未有如王氏盛者考晉文苑及南
史文學傳則王氏殊鮮何也魏文帝言年壽有時而盡
榮樂止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經
國大業不朽盛事乃欲以一家私爲世物固不易耳

高帝自江左定天下千古所創見金陵建都江左爲畿
輔用夏變夷文命敷于四海而畿輔首善沾浹最深故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

集序

七

吾

文獻世家遠邁六朝以余所睹記上海朱氏若仲以詩
克恭以易木以春秋兼頌賦處士元振郡丞修提舉曜
太守豹以文辭政事凡八世而太守子邦憲嗣之與嘉
隆間七子相上下今又以工部季則爲子抑何盛也推
輪大輅踵而增華弓冶箕裘習而生巧余讀季則集奄
有前人之美其氣清其調高其致逸其詣深其材廓弘
是爲公不慚卿卿不慚長也其文炳煥其音諧律呂其
變化無窮是優爲龍鳳不劣爲虎豹也其丰神映發其
體潔淨精微其秀色可餐其味冲然而有餘是爲華爲
腴不爲膏爲梁也自昔名門慶胄所不可必得者季則

悉采擊其勝收之蘭心藻思而吐之彩毫斑管出人遠矣江左偏安多兵燹亂離士不能終其身專精竹素而流俗之弊矜門望襲圭組紛華靡麗移奪趨操則於文章宜有得失國家據全盛之勢當文明之會絃誦比屋相聞二百年重熙累洽而季則家世清白所謂以洪筆爲鉏耒以紙札爲良田以玄默爲稼穡以義理爲豐年者迄今不衰耳目心志漸染無非此物文名累代豈偶然哉魏文貴矣以文章爲不朽盛事而文士操字衮句鉞之權者于七世內侍八世宰相十世卿大夫之類褒美如有餘羨要以風勸中人已嚮其利爲有德耳觀季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

集序

三

吾

則集而論其世必審所取舍矣

荆玉堂鈔叙

荆玉堂鈔國子先生沙羨張兆父所作也其說出蔡申郎琴操昔者楚野民卞和得玉璞以獻占者以爲石凡再獻而足再刖至三獻抱玉而泣繼之以血楚剖石得玉封和爲陵陽侯和辭不就而去作退怨之歌以兆父才不得稱子大夫奉臨軒清問而就常調爲博士若杜陵所謂坐無氈昌黎所謂啼饑號寒者楚人深于怨將矣玉自况乎然余竊謂卞和事士之不遇者寓託附會而作匹夫罪在懷寶獻之是矣何不請剖旣見疑受

刑何容再誤玉孰與身重知不知聽諸人何以身殉而
至泣血楚行賞補刑何以遽封侯業已辭封退怨何爲
語曰荒年穀豐年玉遇合無常時士當不遇楚有食貴
于玉者玉故不可療饑三仕三已無喜愠非楚人耶怨
歌非君子之言其出于寓託附會無疑也兆父才卽未
待以不次之位而小之爲一邑士師大之爲天下士師
其道尊其職清其致雅其名芳奚羨陵陽之封所著作
詩文諸體具備有徐堅之典厚李華之綿麗柳宗元之
卓偉歐陽詹之切深無強造無襲取無溢美無弔詭其
比德于玉之君子乎孔子論玉仁義道德忠信禮樂天

地精微廣大莫能尚矣兆父誦法孔子則以學文宜綽
綽有餘裕哉人有遺弓而不索者曰荆人失之荆人得
之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郗詵沾沾自喜以爲荆
山片玉君子美其才而小其器兆父之玉在文其名荆
玉者蓋退然自下或亦孔子不忘父母之國之意耳寧
有怨哉王孫圉曰楚之所寶者觀射父能作訓辭左史
倚相能道訓典又曰玉足以庇陰嘉穀使無水旱之災
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不能寶也和玉無補于楚而兆
父文辭紹明射父倚相之緒其爲寶也幾何矣天下之
寶當爲天下共之兆父是編張楚寧論和玉天下莫不

貴寧論楚余是以知其取義荆玉猶自道也又何怨

黃明立集叙

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嘗爲四門博士已自法曹叅軍權知博士以職方郎復爲博士才高數詘官又下遷作進學解自諭所云於業勤於儒勞於文闕中而肆外蓋非虛語今國子先生晉陵黃明立者教諭上海擢助教遷監丞三任不離臯比席然皆德選非常除左官比而其文學高時一時余於千頃齋集窺其大畧焉凡爲文者工形似之言無學問之功竊性理緒談則味如嚼蠟拾鉤棘餘吻則音若鳩舌視所

大沁山房集

卷之十

集序

三

吾

謂八代之衰滋甚矣明立於六藝百家靡不研綜提要鉤玄含英咀華而後出之爲文非以襞積故實爲富非以雕鏤句字爲新博能反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入之微小能使之著繁而不亂肆而不流昔之評韓文者曰與衍宏深不襲前人障隄末流粹然一出于正日光玉潔龍翔虎躍長江秋注千里一息萬怪惶惑不可追視其庶幾乎昌黎嘗以和平之音不若愁思之聲爲要恥懽愉之辭不若窮苦之言爲易好明立爲人士師色笑伊教辭多懽愉音多和平一洗俗尚無病呻吟之態國子先生世號冷局與唐畧同曾不及貴人門上書不美

二鳥光榮至於四六之文與五七言古選歌行近體諸
詩章妥句適各中其則似昌黎所未兼也非夫茹古含
今之學深探本元安能引物達類窮情盡變放言落紙
氣韻天成若是哉昌黎之徒及所從游者若李翱李漢
皇甫湜孟郊張籍賈島輩皆莫能與之方駕明立門下
多名士頃日留京諸郎數十人爲白門社橐鞬鞭弭並
驅較昌黎所遇合尤廣品第而推尊之歛然同聲博士
且以明立取重韓子進學解亦多言矣

蘇明府集序

莆中蘇明府志乾有儁才舉京兆賢書年方壯而其尊

大沙山房集

卷之十

集序

三

吾

人爲粵西小官罷歸迫欲祿仕除知嶺南新會縣未久
以讒謫稍自辯數爲文墨吏所詆挫竟廢家嘗中寇徙
金陵已復徙沙村所遊涉自閩粵外燕趙齊魯吳越山
川名勝殆遍海內文章家嘉隆遺老與後來之彥無不
投分締交上下論議其詣日深其製日富君沒而子漢
英兄弟行之有賦有詩詩具諸體蓋今嚶嚶稱作者率
以詩詩僅近體耳于古選樂府存而不論而騷賦不識
爲何物矣志乾樂府古選法漢魏六朝近體法唐集唐
人詩爲七言律如出一手劇琢之極妙合渾成騷賦亦
得漢魏六朝諸家法博贍而出之爲簡潔激昂而夷之

爲和婉詆宕而劑之爲雅馴縉藻而收之爲澹泊單言
隻字無窘步驟連篇累牘無疎位置宜其見賞于大方
家也古之才人爲逐臣遷客甚且髡鉗短後城旦鬼薪
論如辨命釋時賦如顯志拍張長城小室鑊魚鴨鳥詞
如絕命帖如遺令雜體如解嘲釋譏抵疑不可枚舉往
往選視衆物狹小宇宙鬱怏佗條噤齟憤躁有道君子
恒所不滿以志乾才抑厭遂退意其胸中磊塊伎倆不
能自持而神襟傑朗韻度諧適行年六十有子孫田園
之樂所謂不惟長處勝人處長亦勝人者也逼阨一篇
小露不平之感則騷體固宜然乎嗟乎王侯將相何代
無之名湮滅而無稱而才人片撰升堂傳之不衰余讀
謝在杭作志乾志言蘇氏之先屬國許公才翁伯仲端
明父子志乾庶幾兼之夫如是寧復求多乎勲業祿位
哉志乾可不朽矣

大泌山房集卷之十一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弇州集序

語曰文章關乎世運信然哉唐虞而降諸閏位竊據若短祚不論其以正統得天下者前後有兩三代前爲夏殷周而享國之永無如周後爲漢唐宋而享國之永無如漢夏忠商質至周而文盛始之以周公終之以孔子盡挾天地之秘而無可復益而漢承之遂以雄視唐宋漢之盛因周之餘也周後爲秦秦無幾而漢興故其文去周不遠漢之東都已遜西京而更爲三國爲六朝爲唐爲五代爲宋爲元風斯下矣故其文去漢彌遠則世運盛衰漸積之使然也兼周漢者是在我明矣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一

集序

孟刻

高皇帝用夏變夷宇宙煥若一新身創之身守之綢繆其文章繁縟其禮樂二百餘年畢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周官法度蔑以加已故宜似周不階尺土提三尺着戎衣而有天下故宜似漢吾以文章徵之其體極備其用極繁其指盡洩而無所復益故若周若其無可益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明監於後先者六代可法可戒從違由人故若周若其無不監也前三代之文體不過數則漢不過數十而今且以百計其體沿各代而

要皆以周漢語傳之周十之二而漢十之八故若漢若其不遠於周也吾以王元美先生徵之先生之爲騷若賦也不若周之有屈原宋玉漢之有司馬相如揚雄乎其爲風雅樂府五言古詩也不若漢之有韋孟玄成蘇李枚乘唐山夫人之屬乎其爲左逸短長爲劄記內外篇也不若周之有荀卿左丘明漢之有淮南鴻烈子雲法言乎其爲策論封事也不若漢之有董仲舒賈誼鼂錯劉向乎其爲序傳表志也不若漢之有司馬遷乎其爲七言古爲五六七言近體絕句爲詩餘爲秬苑卮言爲宛委遺編爲弇州別集囊括千古研窮三氏練解朝章博綜名物令人耳目不暇應接則奄有唐宋以來作者之美而周漢諸君子或缺焉此非周漢諸君子才不逮先生也當其時二氏之學未出百家之體未備耳先生能以周漢諸君子之才精其學而窮其變文章家所應有者無一不有舉華咀腴臻極妙境上下三千年縱橫一萬里寧有二乎嗚乎盛矣欲觀明世運之隆不必啓金匱石室之藏問海晏河清之瑞誦先生集而知兩三代有明明有先生非偶然也先生家三世爲九卿八座鉅富而斥之供客及置圖史山園殆盡衣表裏恒差池不一以彼其才凌厲一世人人固甘之而嘉善矜不

能獎掖提挈不惜手足齒頰之煩勞登第四十餘年位
至尚書然數起數躓所歷三朝諸政府有相知者有猜
嫌者有陽浮慕者有最親昵者卒無所染壯年遭家禍
毒酷既艾而師真人聞大道子多賢且貴其邁合皆甚
奇天地間人物事理悉以先生口筆爲袞鉞故思才吐
聲之口時所不免而終不能涅緇其純素先生於唐好
白樂天於宋好蘇子瞻儒雅醞藉風流標致二公蓋有
合者而文品則大勝之矣余故以先生爲周漢間人也
余故以先生而信明世運之隆合周漢爲一也

太函集序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一

集序 三

語

司馬汪伯玉先生太函集成而自爲之序末所謂質成
雲土者蓋謂某也某何知然奉教於先生久卽論文大
指具自序中而後進容有異議則某不得無言文章之
道有才無法無法何文無才何法法者前人作之後人
述焉猶射之殼率工之規矩準繩也知巧則存乎才矣
拙工拙射按法而無救於拙非法之過才不足也將舍
殼率規矩準繩而第以知巧從事乎才如羿輪與拙奚
異所貴乎才者作於法之前法必可述述於法之後法
若始作游於法之中法不病我軼於法之外我不病法
擬議以成其變化若有法若無法而後無遺憾先生持

論重在法其于近代亟稱北地歷下婁江三先生之集
具在不言其詩第言其文北地不讀唐以後書不采唐
以後事爲記事文則合爲他文不必合也歷下語不作
漢以後字不失漢以前而鉤棘澁吻不必合也弇州篇
或有累句句或有累字不必合也北地之才能小而不
能大能短而不能長歷下之才能高而不能下能奇而
不能正弇州以才騁法而法不勝才人生幾何其書充
棟微傷率耳先生之文止則六經次則左氏內外傳戰
國策屈宋老莊次則列荀呂覽鴻烈班范之書昭明之
選凡十三家法如是止矣然而讀其文者不以爲六經
十三家之文而以爲先生之文何以故其才能追琢埴
埴之也小大長短高下奇正隨所結撰積句成篇積字
成句有一不精麗者乎卽旁及二氏如出一手何以故
其才能經緯錯綜之也古語傳時事類與神情不相契
先生談理晰敘事事備抒意達豐而潔約而舒雄
而沉典則而平淡宏肆而謹嚴樸茂而韶令詖蕩而鎮
重使淺者深近者遠鄙者都雅庸者卓詭何以故其才
能牢籠驅馭之也法一耳而才有至有不至焉北地之
法至先生而大歷下之法至先生而暢婁江以無所不
法爲法先生以有所不法爲法才之所賦天實爲之人

力其如何哉先生嘗言六經如丹一秬黍而可成千萬
黃金某亦嘗譬先生如古者天子六軍數不加多而可
以步可以騎可以舟可以車坐作進退闔闢縱橫聽命
一麾用之無方運之不窮先生莫逆也惟婁江卮言有
之文繁而法且有委吾得其人曰李于鱗文簡而法且
有致吾得其人曰汪伯玉委不可盡法法不可盡致繁
而法具備與簡而法自足其難易差等豈不瞭然哉先
生又嘗言吾服膺婁江不知其所從入其與婁江同成
進士位相次才相伯仲婁江之評先生先生之推婁江
皆定論也先生又嘗言文章關乎世運恒視其創業之

主爲盛衰周以前無論漢高帝起徒步闢達大度直質
豪壯有三代遺意唐文皇故是詞人風華妍美宋藝祖
用術取天下於孤弱以寬忍濡下自保而氣實蕭然故
文章之業漢爲盛唐不如漢宋不如唐雖以濂洛關閩
諸儒之學歐蘇曾王諸公之才無超漢唐而上者

高皇帝驅胡元沙漠還中華千古帝王相傳之統精神
氣象榮鏡宇宙是以一代文章之士與漢唐比隆垂二
百年北地歷下婁江間出而先生四之發爲文章生氣
飛動若雲興霞蔚不暇應接星采劍光不可正視瑟希
尚有餘音羽沒尚有餘勁是非世運昌熾之符而才人

獨鍾靈者與或曰先生文則然詩則何若樂府五言古
用選法也他體用少陵法也集爲先生所自校總之詩
不當文十二析之近體數倍古體七言倍五言先生權
衡審矣

張司馬集序

嘉靖間郎署五子以文命代而三甫者羽翼之其一爲
肖甫卽蜀張公也諸君子名相次起新安婁江晚並建
旗鼓江左總之得九人九人稍有先後獨公識歷下婁
江於爲令時餘子自新蔡新安外皆同舉庚戌進士無
所不遇合弇州新蔡爲部院貴臣他皆不甚達或蚤天
獨公大司馬橫玉而服象龍之服最貴諸貴者亦或領
疆場事然尫戰功獨公少年爲令誅劫賊爲中丞誅叛
卒禽黠虜八賴爲少司馬定越叛民叛卒爲大司馬誅
土蠻逞仰二家奴首功累千

天子所以褒美甚至官其子世執金吾已用予告歸歸
二年卒年六十有二子孫十許人韜鈴詩禮禪其家聲
乃集公詩文六十有四卷授某序之先大夫同公成進
士某以通家子事公甚密公亦謂某可與論文數推轂
公卿間卽無能識公大者何敢辭爲集序序曰按諡法
古之所謂文者大則經緯天地道德博聞勤學好問次

則剛柔相濟慈惠安民修治班制叔季以來舉而歸之
詞章而復以韻耦故離詩與文而二之抑末矣枚數其
人而讀其遺言工于詩不必工于文工于文不必工于
詩卽工于詩文而或以理勝或以詞勝或以氣勝或以
格勝不必兼也夫詩文雖小道其才必豐于天而其學
必極於人就其才之所近而輔之以學師匠高而取精
多專習凝領之久神與境會手與心謀非可襲而致也
公有異資日記誦數千言知深而勇沉外闊達大度而
中實理緻太公故善詞賦未就外傳業已授經史甫弱
冠及諸君子講業燕中文法先秦兩漢詩法漢魏六朝

初盛唐用志不分而假道甚捷師友漸摩日引月長才
與學兩得之故其詩文詞不奪理而理不掩詞氣不傷
格而格不靡氣就蜀山川而論之雄拔孤絕若銅梁玉
壘羣峭摩空峩嶷積雪泠然幽勝也富贍藻麗若沃野
千里賄貨山積濯錦浣花卷舒絢爛也綽約雅靚若巫
峯十二膏雨初沐雲鬢婀娜秀色可餐也凌厲沛艾若
瞿塘三峽汨隱漂疾自天而下也就公將畧而論之體
製莊嚴若明斥埃擊刀斗甲仗華整部曲行伍營陣步
伐不愆也奇矯迢迅若銳卒鐵駟果勢壯往以一當百
也溫雅閒適若征虜雅歌然明坐論雖在助勦談笑自

若也天授公全才而學以充之其大者發揮事業倚物怪變卒然起一方應之無所疑怍其緒餘乃爲詩與文而斌斌若是流俗薄文士無用仕進多不顯公童子時以留侯自期許其次則趙文子周條侯功名卒不居後弇州稱明興文武才公可鴈行王文成而出楊文襄王肅敏右位躋師保望隆朝野威懾華夷名垂金石勲勩盟府慶流後昆諸君子所不得兼自公兼之文士咸藉以吐氣生色豈不韙哉昔蜀司馬長卿之論賦與左太冲之賦蜀都也包括宇宙總覽人物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卓犖奇譎侷儻罔已考四海而爲儁當中葉而擅名游談者以爲美造作者以爲程舉此兩端評先生文可也卽其文之大者亦足相譬矣

王奉常集序

予言之物相雜故曰文凡天下有形色者孰非文哉而後世乃獨舉而歸之立言之士已又取其言之有韻者別目爲詩而文自爲體體不勝變矣三代而上文之稱名博就言而論文其體簡故專至易三代而下文之稱名專就文而論體其法繁故兼長難今夫六經詩居一文居五出周公手者十之二三而仲尼筆削之其體固可指而數也千古而稱兼長者兩人耳劉知幾以才學

識爲三長而考亭稱司馬遷高於才識意若病其未學
余則以爲識先於學而才實兼之未有無識而可言學
無學而可言識學識不備而可言才者才者天授非人
力也故長於文或不得於詩長於詩或不得於文卽其
所長評之而各體亦有至不至焉其才使之然也柰何
欲以周孔繩墨天下士乎明興才士無如太倉司寇王
先生而其弟奉常公晚出而與之齊名公故穎秀不羣
得察父哲兄爲師友而學日奇進登第三十年里居強
半大肆其力於文凡五十餘卷數十百萬言視司寇十
之三自北地信陽肇基大雅而司寇諸君子益振之海

內詩薄大曆文薄東京人人能矣然大抵有所依託模
擬而公神境傳合無階級可躡尋體無不具法無不合
不可名以一家十五國風同聲而異調西北沉雄東南
巧麗近代大家未能盡脫其習公居三吳佳麗之地累
葉綺紈之後文質劑量斌斌相得江左語非合作不輕
出漢以來儒林文苑判爲二物撰著之家未必博洽而
公旁綜流畧以及二氏之書探賸索隱中窾破的爛古
文辭者類不諳當世之故公青箱華胄練習朝章中更
家難操心危而慮患深人情物理曉暢若素許謨遠猷
往往可見之施行非其學與識大有過人者惡臻此乎

真命代之雄才矣。司寇末年縱橫自如，公覃精極思，字鍊句琢，終其身不易。嘗爲余言：天地間物皆足以供吾兄之用，某則必有取舍。而公之所以弟司寇者，亦坐此。假以年歲大而化之，不可知也。不幸甫五十而沒，余竊窺夫天之生才，才士之成名，嘗若靳弗能予者。昔人謂武王非聖以文王爲父，周公爲弟，推及之耳。孟氏之精詣，詎能出顏曾子思之上，而儒者叙道統，直言孔孟三子幾成閭位，其時所值，殊也好事者，或謂公才名得司寇而益彰，知者謂公才名因司寇而小掩，則有是編以俟夫百世之立言知言者矣。

張中丞集序

嘉靖朝七子三甫，言語妙天下。張助甫先生者，三甫之一也。余髫年屬文，父執高右史伯宗謬許，是可希張助甫。余因請先生所撰著讀之，欣若有會者。萬曆乙亥先生起家西寧，余承乏隴西。先生長十五年，負重名。又以天官郎尚璽卿左遷，意不可一世。過而昵，就不佞。其後同官長安，余復仕大梁，倡和酬往，益稔。而七子三甫獨先生在，歸然魯殿靈光矣。先生于七子中所推尊，惟王元美先生一人。餘不多讓。若梁公實宗子，相尼於短算。謝茂秦墮于末路，不足數也。今取先生集與諸先生集

並觀叅校其詩有李于鱗之高古簡嚴有吳明卿徐子與之典雅明潤有余德甫之縟藻張肖甫之沉至其文無恒語無卑調而體大思精華整勁潔陸士衡濯錦江波寧復有一片衛文之服沈隱侯用事不使人覺類胷臆中語故學于鱗而失之者往往墮他道先生奇正相生不偏廢也當先生時不在三七之數而名與之埒者有汪伯玉王敬美魏順甫先生文體裁如伯玉而有逸趣敬美詩在明卿子與間順甫詩在德肖兩甫間先生奄有之諸先生以辭賦名世不必工吏事位不盡通顯

梁元所謂韜于文士媿于武夫古今同慨矣肖甫一品

元美八座先生亞之肖甫伯玉有軍旅功先生儷之嗟乎先生天下才也自東晉南宋以還文士率歸江左而目中原爲儉楚北地從父宦大梁遂爲梁人而信陽並起兩先生辭賦之業於古爲中興於今爲開先晚乃有先生者鼎立而爲三中原文獻甲于方內其所啓佑羽翼功豈小哉不佞所稱嘉隆諸先生後先十有五人不幸而爲若敖氏之鬼者有之抑或堙替隸圉或不能紹雕龍之慶而何李與先生子孫皆箕裘濟美汝穎介在中原地氣參和不偏夫有所受之也昔溫子昇謂孫搴文不如卿搴要之爲誓子昇笑但言劣便是搴曰卿不

爲誓事可知矣魏收傳崔綽爲首以高元贊綽作據詰者言司空才士作贊正應稱揚卿爲人作文章道好者豈能皆實某不佞敬事先生誓不如遠甚恨負高伯宗先生所期許幸而得叙先生遺集以實道好不敢欺地下脩文者梁丘據謂晏嬰至死不及夫子人豈不自知且也後來之彥彼衆我寡衆實有口焉可誣也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一 集序 十二

吳明卿先生手自集其所爲詩若文曰甌甄洞稿而王司寇許少傅爲之序海內家傳人誦之矣先生沒伯子垂倩續梓其詩多脫誤已伯子卒仲子臯倩復取其文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一

集序

十二

語

並詩十二卷精校而合梓之郭中丞爲之序而臯倩復以屬某申其說某卒業而竊嘆夫楚之有先生先生之有是集非偶也蓋文章之業莫盛於明而明初興猶沿宋元之舊自長沙樹幟始從事于兩漢三國六朝三唐然結習未盡除符轍未盡合先生與五子中興而趨向一歸于正天下翕然從風非西京以下大曆以上盼昧屑吻所不及先生仕宦遠至龍編鬼方其人皆師事之嚶嚶好古有待而興長沙先生俱楚人也明二百年而再見焉天下模楷故楚之有先生非偶也長沙之代有羽翼者有接武者或不相及卽相及不必久卽相與不

必深切磋琢磨之效踈疎而先生與五子交四十餘年
討論人物揚扇今古上九天而下三泉靡所不悉杯酒
過從命題分韻與一切撰著千里之外必相寄跡片言
隻字評正得失不以彈射爲諱故沉吟極思競勸並進
各極其才之所至無復遺憾則人力勝矣南北風氣異
宜北沉雄而或寡致態南綺靡而或傷骨體卽歷下弁
州不能盡汰其土風而楚於今幅員南北道里均先生
得其中叅和不偏則地靈會矣五子才故相伯仲而或
蚤世未竟其詣歷下殆者弇州于其歌行猶不滿志人
之不可無年若是先生于五子中最壽所醞蓄追琢日

異而月不同則天授多矣故先生之有是集非偶也或
曰子誠楚人知有明卿先生而已矣夫王許郭三君子
者天下才也其評先生集天下之公言也先生之集在
繼先生與三君子起者其衆如林卽阿私所好胡得焉

邢子愿小集序

東晉後文獻徙江左而中原以五胡雲擾遂若荒服明
興則江左帝基肇迹故南方之學得精華者校西北殊
衆北史稱邢子才文章典麗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南人
曾問賓司邢故應是北間第一才子今代有臨邑子愿
氏與子才同姓又北間第一才子也客有傳子愿詩文

十許篇示余將授梓使爲序余按子才文不傳度不能
超六朝而上子愿文體沿六朝而精鑿整潔新奇充滿
出入秦漢無六朝人強造不根誇多傷煩之病詩自建
安以至大曆撮諸名家勝場非子才比也余所見子愿
詩文不止此以兩邢相挈子才之同於子愿者有三子
愿之賢於子才者有三子才爲州有善政桴鼓不鳴姦
伏及守令短長無不知之不營生產糴粟就食及代吏
人父老嫗嫗攀追號泣不絕立生祠勒碑誦德子愿爲
令所日用若鼎往交際悉取家橐縣以大治爲御史出
按秦晉爲楚叅藩察吏如衡鑑不爽所興除利害悉當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一

集序

十四

衆心金矢之罰錙銖不染以資羸厄所在尸祝不衰一
也子才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兄弟親姻之
間稱爲雍睦子愿御諸弟一體無二推之群從支屬有
無相共緩急相爲鰥寡孤獨各得其所田所出木綿利
差饒什九在人什一在己一也子才望實兼重不以才
位傲物脫畧簡易不脩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已子愿
世家席父貲鉅萬而見素抱樸與閭閻浮沉衣褐寬博
脫粟飯蕪菁俎欸段下澤不識金紫貴人一也子才不
能閑獨公事歸休恒須賓客爾時南北分據人故有數
子愿之門四方賢愚貴賤輻湊疆屬和顏接引殷勤勞

問末年析箸產日減客日進婦之簪珥常在質庫一也
子才繕脩觀宇爲之名題有清風觀明月樓不擾公私
唯使兵力然非當官所宜子愿領職不妄興作家有來
禽館在古犂丘上龕具木石又與衆共之外戶不閉一
也子才雕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爲之紙
貴讀誦俄遍遠近彼北朝無豪易高耳子愿當一統全
盛之朝學士雲蒸霧涌以同郡則于麟之後爲李邢以
座主則東阿之後爲于邢以鴈行則益都同時爲邢馮
視子才之初稱温邢再稱邢魏尤難且其臨池染翰宛
然晉唐宋人手筆上自宮禁遠及四夷君長購得隻字

大沙山房集

卷之十一

集序五

寶爲九鼎子才世息大寶有文情大德大道畧不識字
子愿諸子都得父所長家幹戴祿亦能校六書有區惠
恭李善之致一也昔陳慶之謂衣冠文物盡在中原非
江東所及夫以戎馬蹂躪羶腥穢濁之後尚爾况齊魯
聖迹未湮家絃誦戶詩書遺風未泯國家積德二百年
禮樂大興子愿歸然特出籠盖人群奔走天下豈易也
哉子愿全集出自有識者所共贊述茲特桂林一枝崑
山片玉耳余第取子才相方子愿當不受也

邢子愿全集序

今所在文章之士皆高談兩京薄視六朝而不知六朝

故不易爲也名家之論六朝者曰藻豔之中有抑揚頓挫語雖合璧意若貫珠非書窮五車筆含萬化未足語此又曰文考靈光簡棲頭陀令韓柳投觚必至奪色某有六朝之才而無其學某有六朝之學而無其才才學具而後爲六朝非脩習日久實見得是寧知其然國家文治休明幾與三代等埒自二三作者淪喪壇坫虛無人邢子愿崛起山東而海內傾鄉之如岱宗之長五嶽如東海之表大風其文出周秦漢晉諸家殊非六朝所能盡雖然卽目子愿爲六朝亦吾丘壽王所謂天下少雙海內寡二者也六朝人論文莫如文心雕龍雖有作

者莫之能易試取子愿詩文參以彥和之論統其凡而言之則神思體性風骨通變定勢情采鎔裁聲律麗辭練字有至境矣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縟壯麗新奇有具美矣分其品而按之宗經則情深而不詭風清而不雜事信而不誕義直而不回體約而不蕪文麗而不淫明詩則采縟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情極貌以寫物辭窮力而追新或析分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妍有曲當矣就其人而擬之則賈生俊發子雲沉寂子政簡易孟堅雅懿平子淹通嗣宗倜儻叔夜雋俠士衡矜重心手相應表裏相符有全德矣天授之才人益之學囊括千古驅

役百氏建杓秬苑傳播夷裔名下故無虛土頃日後進
廣先輩之說謂爲僞兩京易爲真六朝難真能爲六朝
如子愿豈不難哉余嘗以邢子才比子愿特取其同姓
耳子才六朝人在北易爲雄長令與江左諸君並驅或
亦韓陵片石之類耳山東有子愿而南北士林推遜率
服不謀同辭豈不難哉子愿每有撰著注想沉吟良工
不示人以朴故其遺集視弇州太函馮元敏鄒彥吉諸
公僅可十一又精六書多古文奇字常手校讐付家梓
人仲子與婿史民部畀余審定余謝不能屬之冒伯麟
喻叔虞茅止生參伍討論而後繕寫可以剞劂因述居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一

集序

七

調象庵稿序

兩戒河山靈秀委輸東南醞藉不知若干年而勾吳始
與盟會秦漢始爲郡縣典午以後始爲甸服然偏安之
代規模終遜全盛自

高帝起江左有天下建天邑于茲身兼創守三十餘年
至今兩都並峙聲教翔洽四周甲子而儒林文苑遂與
古方駕其楚儉無所知于吳竊服膺王弇州先生爲西

京以上人也今已矣。揆武嗣響雲蒸霧涌而鄒彥吉先生實爲冠首先生有異質經目千言輒覆誦是以閱覽強記自六經諸子史稗官小說梵夾道錄荒忽詭變奇詞奧旨無不披尋紬繹其學博矣腹笥有餘者手筆或不足芘蓄好廣者裁制或無度先生采英華味雋永紀事必提其要纂言必鉤其玄崇雅黜浮微顯闡幽宇宙萬有無不爲吾用而臭腐悉化神奇又不使吾爲彼用而形象皆出陶冶其識高矣動無滯思筆無停綴簿領山積賓客輻輳周旋酬酢夜以繼日長篇短詠刻燭擊鉢而成其才敏矣三者不可得兼惟先生具有之讀其

集如清廟明堂參侔閭闔陳王會展國容儀矩肅然不可慢易如赤羽玄甲熊羆虎豹前無衡陣而蕭蕭馬鳴悠悠旃旌之意自在如燹鼎敦壘圭璧璋瓚雕鏤種種精絕而雅質天然古色蒼然如長松脩竹白石清泉寥泝天高命駕獨遊彈琴動操衆山峇響文之大成集於是矣今先生入金馬踐文石當成一代典謨雅頌直道不容甫四十卽還初服弇州雖登八座中間遭讒誦殊不少先生位不逮王其神明意用則什伯之一家之言千古之業日新月盛未知所底止也豈以一尚書虎爪板爲貴哉先生集行于世者十數種體無所不備境無

所不詣變無所不窮某不佞沽丐殘膏賸馥爲日已久
茲集以調象庵名佛氏言龍象載重最爲強有力而調
之馴習整控縱送唯其所欲非大雄上乘其孰能之某
安所容思議第本原先生鍾美扶輿清淑之氣與國家
隆昌之運而讚嘆其文之形似大畧如此弁州而在將
無焚君苗筆研乎

霞繼亭集叙

余與謝思敬與可兄弟交四十年兩公亟稱其弟曰可
才余心識之屏居里中徐惟得自淮上寄余曰可文云
當與君代與余讀之愧不堪充下走其年曰可舉京兆

大沁山房集

卷之十一

集序

九

第二人尋成進士而余有武林之役曰可爲比部郎以
言事罷歸所至衣冠懷之唯恐後過武林余得請見幸
不麾諸門牆之外未幾別去曰可文日益有名又十年
見其所爲霞繼亭集者則鄉惟得所寄不在其中而疏
亦不與焉自 儲皇勝衣以來言者百數而長跪闕下
以請惟曰可一人

上爲心動不二年竟定大典 宗社陰受賜而不言功
至不欲傳草其識量有大過人者余不論第論其文蓋
江右文獻天下無兩上者言道德次者言節義而以文
學爲緒餘卽有之不能出歐陽王曾二家範圍曰可髫

年入鄉校久待詔公車噤嚙道真涵泳聖涯宋三君子
姑舍是故其文本原六經諸子史而以秦漢爲宗卽時
爲六朝駢儷語精華俊爽超然自遠其詩本原三百篇
漢魏六代而以盛唐爲宗卽俯而爲大曆而正始風範
不類昔之評文者曰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
義正剛重乎氣質曰可則參和不偏矣和平之音淡薄
而愁思之聲要眇懽愉之詞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曰
可則情境各當矣辭令褒貶本乎著述在於高壯廣厚
導揚諷諭本乎比興在於麗則清越考其旨義乖離不
合曰可則異曲同工矣玄圃積玉無非夜光五河吐流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一

集序

平

泉源如一茹古涵今出神入天經世垂世之業于斯焉
在豈直成一家言藏之名山而已哉方今海內有三謝
兄弟之目文部不以文名果州以文名而難爲兄余驚
下至老無才可盡殊負徐惟得屬望至意第若劉孝綽
愛謝朓所撰著常置几案間動靜輒諷詠較之愈風過
日倍萬幸矣

桂子園集序

太原方伯龍池王先生舉嘉靖庚戌進士于時同舉三
百二十人先生最少甫勝冠已知鄧州佐大名知蘇州
爲吳四郡治兵使者參知陝西觀察中州稍遷蜀方伯

坐忤當路歸蓋年猶強仕也而先生爲大名蘇州時善
歷下李于鱗太倉王元美兩先生兩先生方少年以文
章自命鮮所許可而獨推轂先生先生奏其詩若文兩
先生讀之灑然色喜也然先生文章稱稱以政事掩而
晚好談名理則歷下已謝人間獨太倉在其推轂先生
益甚而先生方與里中耆德爲洛下香山社無復宦情
矣先生治園城中有桂數株日婆娑觴咏其下四方韋
布騷雅之士若薦紳冠蓋能言者數過從先生遊所爲
詩若文日益富而郎君商丘令哀之凡若干卷先生自
名之曰桂子園集而先大夫故同先生舉稱年家子又
與商丘共事茲土也則委之序夫某惡能序先生集哉
昔者太倉誦先生治吳之政矣其言曰外理而求事爲
事役而不得其要領外事而求理則于事生厭薄而中
竟累知求事於理而理障求理於事而事障而亦卒不
得其妙先生虛心澄慮而順待之不在事先不在事後
觸境生感天則自見融迹爲道與道兩忘先生之所以
爲政卽其所以爲是集者也意授於思言授於意言妙
而自工意盡而遂止不雕刻以傷氣不敷衍以傷骨搯
拾博而師匠高合而爲篇離而爲句摘而爲字莫不有
法度致味存焉而先生則神與境會倏然來渾然就矣

先生以文章爲政事以政事爲文章文章政事各臻其造斂其華而噉名之士自失焉其取重於兩先生也有以哉先生集成而太倉已修文地下世誰相知定斯文者某重違商丘之指而序其大凡如此此非某之言而太倉先生之言也

逍遙園集序

穆公爲郎時司馬石公爲給事中上疏斥指乘輿及中貴人中貴人穢

上怒杖之闕下穆公身擁護之解官與俱歸天下莫不

高公之義以爲朱家季心之流已爾不知其能文章也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一

集序 二十二

語

後公稍遷吏部郎中於讒口投諸瓊管又削其籍不復用天下卽無有能名公之義者而公益肆力於學六經史子百氏之書無不研精竹素碑版流播江南北而海內所宗文章家王元美先生推許特至于是公文名大振居無何卒矣同邑崔侍御集公詩若文行之而公之子內史仲裕請叙于余余在史館識公體氣高亮襟度恢廓推誠不疑假令知管時任雲蒸龍變以就功名之會何有不虞公賚志以沒徒以空文垂見後世也今集詩與文諸體畢備定格而後有篇故格不卑積學而後有句故句不薄極思而後有字故字不凡三百篇十九

首黃初建安六朝三唐兩宋勝國悉所考鏡而自成機
杼情事配合意象適均博不猥雜新不險僻則公之所
爲詩也以孟莊騁其辯以檀左工其法以短長雄其氣
以龍門窮其態以唐宋四大家暢其指持論正而不激
叙事瞻而能潔師心匠意不求倣輦抵掌之似而斲輪
削鑿有神理焉則公之所爲文也蓋東晉後中原文獻
遷居江左帝王更都之地爲五胡所辱而江左文章家
日新富有乃至鄙夷北朝如韓陵片石語于今益甚而
李子田李伯承魏懋權諸君子攘臂爭之余以爲此不
足辨無論遠者卽近代之開先而爲北地信陽中興而
爲歷下新蔡皆灼灼人耳目其羽翼接武者不可勝數
弇州先生何嘗不尸祝師友之哉彼以其衆此以其寡
則衆者勝彼衆而汰此寡而精則精者勝穆公魏人也
史稱魏南有鴻溝東有淮潁西有長城北有河外守白
馬之津示諸侯形制之勢其俗近梁魯微重而矜節剛
武尚氣力穆公所論著得之土風爲多氣完而骨勁磊
落伉爽汗血之足不受羈馮洛浦之容不加香澤連城
之壁不掩寸瑕而世所寶重愛慕必歸焉寧與夫江左
花鳥泉石之課閨檐粉黛之豔梳蠟鞞悅之飾一覽而
盡再索而無餘致者比也明興二百餘年魏人盧次樞

以賦名家而公始具體爲魏北地信陽是集行中原文獻以公樹幟升壇弇州先生之推許特至也有以也公家居好振人之急千里誦義無窮高才盛年沉淪抑鬱而無一切憂讒畏譏牢慍不平之感署其園曰逍遙惟以翰墨自娛丹鉛雌黃朝夕不輟有春秋戰國評苑左傳國語抄評七雄策纂史記節畧四史鴻裁百將提衡文浦玄珠諸家雋語閱古隨筆明詩七言律凡若干卷尤於文剗心故集文勝其詩云

董元仲集序

董元仲自少善古文辭其爲舉子業亦以古文辭緣飾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一

集序

二十四

語

之歲丙子應京兆試文甚奇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獨吾友郝惟順爭之強此文章大手不可失也榜出畿輔號爲知人許文穆遜謝曰此郝廣文之功惟順數與余談其事余心識之辛丑元仲復除東阿令余得見之穆內史所談讌如平生歡分韻賦詩而別已元仲入爲吏部郎典楚試負水鏡之目而有嫉媚之者請急歸尋出叅知政事則元仲先卒矣友人張民部平父行其遺文屬余序之蓋本朝人文極盛成弘而上不暇遠引百年內外約有三變當其衰也幾不知有古德靖間二三子反之而化裁未盡嘉隆間二三子廣之而模擬遂繁萬

曆間二三子厭之而雅俗雜糅一變再變躋于師古三
變躋于師心元仲折其衷而矯其偏不拘攣以爲格不
奔放以爲雄不儼薄以爲逸不摭拾以爲富不杜撰以
爲新不險絕以爲奇不穿鑿以爲巧不隱僻以爲深不
豔冶以爲色不妖浮以爲聲其書破萬卷而約其言若
一家其體該衆作而適其宜無兩傷無論三代二京六
朝三唐卽宋與近代名家未嘗不輻湊並進而操縱在
手曲暢旁通如郢之斤僚之丸梓慶之鑄輪扁之斲師
古可以從心師心可以作古臭腐爲神奇而嬉笑怒罵
悉成章矣昔吳季札觀魯六代之樂爲之歌魏曰大而
大沁山房集

卷之十一

集序 二五

語

婉儉而易行大者病不能婉儉者病不能行惟魏兼修
而用之元仲之文類此豈得之土風耶今賢公卿大夫
爲國家柱石爲人倫冠冕莫如魏多而文章之業若穆
敬甫魏懋權兩君子鼓吹六經茹涵百氏休明一代元
仲鼎足而立環觀方內人才之盛未有比也三人皆吏
部郎仕不達而元仲懋權皆年未五十敬甫亦非上壽
讀其遺文光明俊偉之度溫厚和平之氣縱橫揮霍之
才鋪張潤色之猷堅忍峻拔之操未效于用世而可以
傳世不朽何所讓於諸公卿魏之爲大名也信哉天下

論文事方奔走東南而西北諸君子起而角之未知鹿

死誰手往者江東獨步是爲弇州與穆魏有紆縞交情
不及見元仲耳平父游吳吳復有弇州其人者否謂元
仲奚若卽不然俟之後代有吳季子必以元仲當魏風
無疑也余附名集中竊比吾友之知元仲有餘榮矣

鳩茲集序

明興文章之業自兩浙始青田金華諸公用以經綸草
昧潤色太平天下宗之其鄉遂爲文獻大國二百餘年
無偶者今莫盛于四明余所嚴事太常余君房相國沈
肩吾祠部屠長卿其著者也太常無怙語相國無怙意
祠部無怙調蓋視國初不啻青之出藍私謂東南之美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一

集序

五

盡在是矣而頃里居友人傅仲執孝廉以鳩茲集示余
則四明徐見可所著古文辭也鈎深致遠往往出人意
表而以情緯物以文被質合于自然片言隻字悉準古
者而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抑之則奧揚之則明疏之
則通廉之則節激而發之則清固而存之則重昔沈隱
侯論文三變相如工形似之言一斑長情理之說子建
仲宣以氣質爲體標能擅美獨步當時隱侯雅意三者
而所著述不甚爲通人所貴見可奄有之矣余聞四明
山川皆峭嶺盤紆清泚涵澗寶藏所興仙真所宅其東
大海爲百谷王兩儀精靈終古灌輸三子如椽之管攬

結所不能盡而見可疑承之其有茲集不亦宜乎見可
爲陪京郎司權蕪湖蕪湖古鳩茲地晚典荊州荆之屬
邑松滋或曰亦古鳩茲地是集也其稱各小其意常有
以下人者余謂鳩茲在吳小邑越沼吳而有之復爲楚
所併見可領郡實楚舊都儒雅醞藉且吞雲夢者八九
于胷中叢爾邑如黑子之附面烏足名見可哉

徐少宰集序

先帝二年初簡諸進士爲翰林庶吉士凡三十人而吳少宰徐公公望褒然舉首公故閱覽偶病杜門三月後出則五經諸子左傳國語史記文選六朝三唐詩手書一過瀾翻在舌是時吳韓公存良沈公道立四明沈公肩吾平湖沈公幼真皆同館存良齒最先號館長道立副之故事館長副多授史官而道立領解又申相國所首拔肩吾會試第三人與公同出余文敏之門故與文敏同里同學幼真先公十二年舉於鄉壬戌成進士以讜言忤當路避之六年而後入對嘗識公諸生中比讀公文驚曰大非吳下阿蒙此四公名初踞公上公刻厲於學三冬文史足用相甲乙矣卽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一

集序

二十八

史官吳一郡得三人號爲盛事而道立早死幼真屢進屢退僅擢少司成尋廢不用公以少宰罷又二年存良以少宗伯罷而四明貴至首輔嘗聞江陵歷下蒲州及壬戌乙丑館閣諸公皆言同館相睦未有如隆慶戊辰榜者余不敏託公後塵乙亥坐蜚語外補至丁丑而翰林以諫奪情被嚴譴遠謫吾榜遂有七人亦或不激不隨兩可中立微聞吾榜意氣漸不如疇曩而公與諸公

隙自是始開去拜相地步武耳屏之里居終一星而羸
不復收經筵日講臣取任子卹典爲尋常事亦靳不與
好事之口猶議其後未已也而余竊不謂然以公文知
之不弔詭索隱不競巧鬪靡不捨殘瀋餘唾不鈎棘而
爲深不陟削而爲高不幻化而叵測不陝輸而靡定不
翹然自喜而凌厲浮夸不嫉時憤俗而怨誹怒詈手應
其心口如其腹質實坦易夷雅通達與其所沉酣經子
左國史漢選彙諸書多蓄而精擇之靈明獨裁鑑鍾自
運不卽不離亦古亦今吾榜諸君子執牛耳樹赤幟者
不乏人公並驅故無讓也公善食酒而得竒疾卒無子

以伯兄仲子元滂爲後走京師于澤無應者生產寢落
與其叔父子本仁持遺集渡江示余先少宰所藉不朽
此耳當時同館合及第者三十三人五十年來獨先生
一人在孰爲知先少宰者請序其集以傳夫文或因人
重人或因文重余惜公之人不盡信於天下而幸集公
之文可以知其人故爲述其本末如此嗟乎五六公與
公顯晦升沉懸殊身後俱化爲黃壤而公遺文卒與五
六公並著曾不以官軒輊則信乎文之不可以已也

司成馮開之公舉進士第一人己爲庶常吉士同榜則

沈君典與江陵公叔子俱及第江陵奪情公偕君典書牘面晤極道不可而翰苑諸公或抗疏被罪或以星變計吏竄逐公及君典謝病去江陵沒始赴闕除太史持論往往齟齬當事貴人卒坐左官稍遷至司成而後進復詆諆之遂罷不復用余承乏秉越憲始晤公公少余一歲業已皤然老翁落落穆穆君子人也自是意愛日密見其兩子才情迥上別數年而公遂卒兩子屬余爲傳已梓其全集視余余嘗聞李嗣真論王右軍書每不同以變格難儔樂毅論太史箴體皆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遙

篇孤鴈賦迹遠趣高有拔俗抱素之象畫象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靜莊嚴肅之象皆見義以成字非得意以獨妍竊謂文當如是而作者一而用之多不相肖公所論著必似其人切其事喜怒哀樂之狀讀之宛然在目此一譬也或問杜輔玄法性佛性寬狹輔玄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定是寬則不能爲狹若定是狹亦不能爲寬以非寬狹故能成寬狹寬狹所成雖異能成恒一大章短篇法言異語清辭秀句因應無方率有妙悟精詣此一譬也二子微哂曰君子于書于禪都不解何以評

先君子文則不有范韓兩家之說乎范蔚宗曰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韓昌黎曰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弘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公文妙得兩家指趣矣二子曰善錄之爲公集序

萬先生集序

王符曰學問之士好語虛無爭著雕麗以求見異此傷道德之實而惑矇夫之大者也賦頌之徒苟爲饒辨屈蹇之詞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于世此悖孩童

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多務交遊以結黨助偷世竊名以取濟度此逼真士之節而銜世俗之心者也多姦諛以取媚撓法以便佞此滅貞良之行而開亂危之原者也士風儒術漢猶近古而節信持論如是況乎叔季之世哉吾師萬先生自爲郎以及方嶽垂三十年其鄉執國命者最久頗網羅名下士以爲羽翼晚乃薦賄鬻爵門生故吏比隣親戚連體並進獨先生羣不黨矜不爭浮沉中外與彼其之子相終始先生鄉人盛談理學天下靡然從風嘉靖之季當事者以此爲招先生不標門戶不攝徒衆言高一世處之愈默器重一時體之滋

沖進而當官不以所能干衆不以所長議物遭讒中廢沒齒無怨言爲德于家爲德于鄉親踈遠邇遺愛見思迄于今不衰少子宰中都蒐輯遺文比于家訓庭誥有內篇有外篇有札記自天地二曜五行造化氣運無不剖其疑似自六經諸子二十一史百家著作無不究其旨趣自三代而下儒林以及二氏宗門無不正其得失自朝廷宗藩選舉河漕鹽筴邊計水利海防錢法屯政無不晰其利害理或質之心性不相當事或揆之時勢不相宜卽大儒之說古今所尊信誦服者未嘗曲從見地超然言必有中矣他文字若詩歌大要感觸景物抒寫志意無一切綺靡浮夸之習可以傳道解惑可以理人經世潛夫所謂道德學問貞良按其言而人可知已先生遜世無悶豈屑邀身後名存則人亡則書遏抑而不宣後人何所迓責某年弱冠辱先生甄錄老而無聞不賢未能識小況其大者乎中都宰治行著聲以考最奏復先生階勲顯親揚名功用未艾當與是集並垂金石竹素也

吳民部小集序

宣城儒林藝苑甲於東南而余所最服慕則梅文學禹金湯司成嘉賓禹金秀朗精整嘉賓閔深超越宜無可

與參者而亟稱里中吳福生云福生舉子業冠絕曹偶
從者如雲授經之暇益博覽百家言爲古文辭詩歌垂
三十年研精彌勤竟兩取上第拜民部郎四方人士響
臻景附所爲黃山遊記休夏秋逸詩傳寫紙貴矣儉楚
何敢與文墨論議福生屬其友授余讀之驚心動魄一
字千金已讀禹金嘉賓所評語記類應劭之封禪盛弘
之之荊州酈道元之注水經秀色可掬丹霞映而翠竇
飛詩則彭澤左司香山眉山之冲恬簡遠曠達而天真
爛熳與禪理相契詠物刻比相肖而不損格感興標會
切至而不損意自唐杜少陵作秋興而明李獻吉以後

踵之氣憤越辭剴激福生獨能以冲夷之氣爲敦裕之
辭蓋郎潛吏隱可以安身奉職循理可以爲治故秋不
以悲而以逸知人知言豈溢美之談互相提拂引重者
哉余于是而竊有感于友道之難也易之需曰有不速
客之三人來敬之終吉損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人之好
名孰不如我名相軋而敬不終所損多矣禹金以明經
嘉賓以及第成名在福生前而福生爲困諸生兩公心
好之直欲假羽翼吹嗑上天福生名晚成而言必曰吾
友吾友合志同方營道同術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温不
增華寒不改葉宜其言臭如蘭同聲如鳥嚶鳴也孔子

大泌山房集卷之十二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大隱山人藁序

樊山王昇甫輯其所著賦頌樂府五七言諸體詩志銘表狀序記尺牘凡十有七卷名之曰大隱山人藁而使使者以書抵不佞請為之序其言曰軒冕塵迹耳操觚之客多推貴鄙人不以學士見稱鄙人中心竊恥之惟足下高明可以此相告不佞讀其書已讀其藁而憮然有感於古今人事之變也古聖賢帝王盛德大功必百世祀由黃帝至舜禹同姓而異國號以章明德其法天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一

序一

山

子賜姓諸侯命族姓相生而族相屬蓋周千八百國諸侯與公子公孫為卿大夫世濟其美第以楚論楚出顛項高陽而苗裔曰鬻熊為文王師諸子實自此始至繹而封至達而強其子孫以邑以官以字以氏為氏若鬬若遠若屈若昭若景若詹若伍若蔿若申若莊若左史工尹連尹沈尹箴尹芋尹之屬皆聖賢帝王之後其人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搖筆泉湧動詠靈紛故道德政事文學言語四科未有出於聖賢帝王之後之為公卿大夫者錫姓法廢譜牒散亡而聖賢

帝王之後與庶人無別士以四科名自號崛起邁種而不知其世系所自來封建法廢而分茅胙土者類使吏代其治食租衣稅豢養而無所事人視之若芻龍土梗貌尊而心輕之周之宗盟同姓爲長司馬遷表漢興以來諸侯同姓異姓相錯而不以劉氏先表建元以來王子侯而次於高祖功臣及惠景建元以來諸侯也若曰親不敵功也楚趙荆燕齊五世家而次於外戚若曰是猶外戚之恩澤侯也梁王五宗三王世家而次於絳侯若曰是不若絳侯之有條侯也其事與文寂寥不甚稱其手筆所最慷慨頌說賢豪乃在列傳而諸王侯不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一

序二

山

與焉班固表因史記而夷世家爲傳自是以後寒峻單微儒林文苑輒踞乎傳圭襲組之上而南面稱孤者如淮南菟苑依倚賓客以就其聲價如陳思表求自試甚者如隋越願不復生帝王家古今人事之變其多寡輕重相返一至此哉昇甫列爵爲王

高皇帝之雲孫

今天子之叔父而荆王之某孫也於天下不賤矣耻夫以國屬推貴而欲與學士同類而共稱則世祿之末勢極而不返俗漸靡之使然也晉范宣子述其祖保姓受氏世不絕祀以爲不朽而叔孫豹辨之此謂世祿何國

蔑有曾臧文仲旣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昇甫鈞規陶旋自成體勢不共他人生活可方何遜排沙簡金往往見實可方陸機在有意無意之間可方庾敳其可以立於後而不朽矣不佞將舉龍門蘭臺例特爲三閭大夫作傳而不附於楚世家傳楚元王而所重實在中壘校尉使後人稱明德茂盛維楚有才與古公卿大夫比肩不以世祿借資而以立言取重其無乃自矜奮乎雖然昇甫弁髦王爵而竊比於東方曼倩避世金馬之義此未易言也大隱隱朝市豈惟諸王侯天子亦有之仲尼言堯舜有天下而不與深於隱者也昇甫所爲隱抑有出於是藁之外者乎介之推身旣隱矣焉用文之揚子雲薄雕蟲小技壯夫不爲梁武帝謂曹景宗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正在一詩其說各有當不佞不善隱而又不嫻於文無可爲昇甫玄晏是序也聊比於他山之石可也

蘭臺夢古齋稿略序夫詩軒而不相與於世者其
仲佩王孫以其所著夢古齋稿屬序於余則學士郭美
命先之矣余故辭不爲序而題數語其後以鍾嶸品建
安江左詩相方仲佩復使使報余書曰文苑儒林前史
列爲二傳蓋道之岐也久矣往代母論國朝薛胡譚道

術李何摘文賦雖云各持尚未相姍逮李于鱗王元美
二子者出始有重文輕儒之成心于鱗之言有云憚於
脩詞理勝相掩元美卮言以爲然不肖曩與吳明卿面
譚下一轉語云憚於脩詞理勝相掩固失矣而憚於窮
理詞勝相掩者亦豈爲得乎明卿大噱世道日趨於下
昔人謂一解不如一解宋文誠萎陋然什一擇之精醇
或在卽如西銘定性簡古近經斯可盡杜絕之乎鍾磔
詩品非文學上乘而江左清譚非道德正宗不肖姑舍
足文雖不盡準諸漢而亦不規規於宋學雖不盡棄乎
宋而亦不屑屑於宋不量其力之不足思欲通古今貫
文道而一之不知人世有漢唐宋人表有文苑儒林惟
門下作儒生觀毋作詞人觀耳不佞讀其書而爽然自
失也夫漢儒林已非古之儒矣而况文苑仲佩夢寐古
人卽漢且不足慕尚而况建安江左古與今一也今之
脩詞者不能加於古人之上今之窮理者抑能出於古
人之外耶詞與理一也有有其詞而無其理者無理有
餘而詞不足者語有之三代無文人非無人也夫人而
能爲文也六經無文法非無法也夫文而皆法也孔思
曾孟四書豈不平居師弟子之常談哉以爲筆之於書
不可苟而已必脩其詞無一非理無一非文而自近代

語錄出一切不修飭遂欲與四子書并行而苛責夫法
言中說比於吳楚僭王之誅其無乃失均乎仲尼有言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述六經何辭無理何理無辭範
圍萬世莫之能過故曰修詞立誠以居業又曰辭達而
已矣辭不修則不達惡名爲理仲佩文不盡準漢而學
不盡規宋通古今貫文道所挾持者甚大非余所能知
是稿以略名故不足盡仲佩乃其所爲夢占意具是矣

毛文簡公遺稿序

世廟初載毛文簡公以大宗伯謝病卒興濟道中旣十
許年公子思州守希原集公所爲詩文請序于羅文莊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一

序

五

山

公名之曰三江集三江公別號也公久宦無長物以遺
其子不能授剗而無何思州罷有子九人家益落集
亡失太甚公從曾孫侍御公蒐拾九合之積有歲年會
按兩河事且竣出以視左丞孫文秉氏及某體別句櫛
版之省中而更名之曰遺稿蓋公詩已無一存其文存
者董董耳非公之全也某蚤歲官史局與脩

世廟實錄見公佐冢宰時忤闡瑾使左右刺公陰事不
得一日入朝有璫前揖公曰他吏部門晝闔而夜啓獨
公夜闔而晝啓耳寧濠欲令撫按臣以朝服見又脅守
臣上其孝行公時爲宗伯尼之已而

世廟繼統日行三百里迎至郢論功任子世世執金吾力辭而大禮之議公五疏執不可會廷推公太宰復力辭尋以病乞骸骨疏四上得請公去而諸議禮者附上意驟貴至台輔其慷慨激烈者坐廷哭下詔獄遠竄四裔大臣往往見法被三木自此始矣如公引大體恥曲學阿世而外不盡言以翹人過正直忠厚無矜節而噉名是寧可多得也明興鴻昌龐茂之運無如

敬皇帝朝率循大卞在宥天下一切新進喜事悉格不用薦紳大夫重去國國多白首魁壘之臣人有君子長者之行而文章醇厚爾雅稱盛時風公丁其時所觀法爲多乃其文辭抑何與人相肖也其持論根極理道通政術而匹夫匹婦可喻曉其氣舒徐不迫充然而若未竟其意澹然若無深思而蘊藉有餘味其於人不爲虛美而蟬緩有情按其編而知其爲

敬皇帝時人也殆所謂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者哉今去公垂八十年作者如林大都刻劂以見法馳騫以見學卓詭以見才藻豔以見情至封事彈奏之文果於掄擊若聚訟罵坐識者竊病其爲東晉六朝之浮薄而更憂其有後漢南宋之流弊矣彼其之子讀公文當掩口而笑是金華殿中語耳於乎以公所長豈其欲之而

不能哉所不爲也某故識其端以寓先進君子之思焉
韓宗伯集序

少宗伯韓存良公之舉進士也與余同出劉司空先生
之門已同爲庶吉士公以齒居長一切上下往來禮文
度數皆出裁畫諸人受成事而已故事館長必除史官
是時蘇郡吉士三人不得無出入彼其之子思所以構
公公若弗聞也又欺公易與時調弄之公若弗聞也衆
翕然服公雅量諸吉士書舍在翰苑兩廡共張俱備然
率歸宿私第公三年處其中夙興夜寐身先就列橫經
捧手揖讓進退不失尺寸綜理密緻而精力有餘日夕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一

序

七

山

諷誦講貫每懷靡及書好素旭家法一習輒肖墨爲池
筆成冢矣修兩朝實錄領大司成贊太宗伯歷兩京侍
上經帷皆以資序進無橫拜踰等與人交卽之溫然而
不可狎聽之言媿媿然而不可間雖造次凌雜中委蛇
自如公人品大略如是而其文亦似之才弘而斂之就
法不爲橫溢思深而反之近裏不爲隱僻氣奮而抑之
守中不爲亢厲學博而約之求精不爲夸靡詞修而要
之大雅不爲豔冶其指流暢其格重厚其意和平其度
整暇非遠非近非淺非深非華非素非巧非拙斌斌乎
在茲矣明興治運文運遠過前代弘正以上朱絃疏越

之音陶匏素車之質太羹明水之味猶有存者嘉靖而後人人言兩京六朝三唐復索之二氏目前輩爲臺閣體劇琢無餘功發揚無餘蘊澆醇散朴人心世道日趨愈下識者竊有隱憂焉讀公之文當弔靡波流時卓然自爲一家復見先進風範良足貴也始庶吉士入館自所治經外更治一經及唐詩正聲先師趙文肅以爲章句小學耳詩尤末務必討論六經精義旁及百家而歸之身心倫物真體實踐明習朝章國故民情土俗利病美疵酌以往代治亂興衰之蹟法鑒興革所宜藏器于身待時而動其所責望甚遠大余蠢愚惰慢不能受萬分一公服膺勿失藏修息游談理則哲儒之微言論事則蓋臣之石畫評人則良史之直筆專心致志三者而已豈與夫絺章繪句之徒屑屑焉挈長較短哉公子朝廷眎余遺集塵數卷申少師吳宗伯焦太史序之已詳余從公遊久悉其生平特本原公爲人以明集所由來固非偶然集出公自署曰雲東拾草若無意而偶得之者此公之所以爲文也卽其人可知已

沈司成集序

司業沈幼真公之生也母俞夫人方病熱故未及大期瘠特甚膚清可見五內手足指或不具而啼聲高暢徹

閩外里人異之比免乳卽謝絕一切戲弄玩好吃然成
人器宇獨游情竹素古今無不該綜壬戌上春官時
天子方決事齋居求長生冲舉之術而海內爭諛調取
容執政以人君其尊如天爲目公之論曰君子之敬其
君也固曰如天小人之媚其君也亦曰如天丁文恪公
覽之盱衡擊節是異日骨鯁臣薦之第一執政大怒以
爲譏已文恪厲聲持之書生述所見耳閣下何遂自居
小人而用爲嫌如不第一者請無敢與此席同官婉解
執政佯諾而仍以冠文恪房抑之他房後榜放公名動
京師而卒不能事態臣遂歸六年

穆皇踐祚而後偕不佞奉大廷之對也公貌不勝衣而
取予可否萬夫莫奪言若不出口而物能名事能應叩
之無窮屬有微銜于同人復歸更三年始授史官蓋自
是公數去數來在朝之日殊少僅以

穆廟實錄成與不佞輩晉爵一級而已凡十六年遷南
司業史臣擢用以不離局爲貴而呼司業爲嫁老女至
南益厭薄之無何以南畿試事中蜚語則江陵物

上有所誅進好事者競以建言爲名高公坐是不免矣
故事史臣遷官由執政疏請銓部主覆行耳江陵炙手
可熱公衣裾不撤其門而典試在江陵寒魄後欲以微

惠何人其時公壬戌榜已有二相一死一生人情改趨
故相黨人垂首喪氣而公顧舍此馳彼耶向後兒女戚
爲冢宰同館拜相復五人皆推轂公嘗起爲同丞而卒
不應詔有與公同蒙詬者每自辯數而公默無一言終
歲重門反鎖朝夕啓居毋夫人外焚香書舍尋繹舊業
蓬蒿滿徑澹如也謂公急貴而歷三朝官不過六品謂
公急富而田廬悉太公所貽無一椽一畝之益以終其
身何也不佞從公久所見著作不尠比入越得此二十
一篇者研窮理奧發揮性真自闢壇域不落窠臼三才
之道大略具焉子雲深沈于玄長沙通達于治柳州謹
嚴于體裁廬陵眉山調暢于論議公殆兼之乎以不佞
久從公而讀其文若二手夫文不足以盡公二十一篇
不足以盡公文而世之人又安能盡知公也古人有言
相與非一日相盡非一事不佞謬稱能知公萬分一因
公門人侍御葉公之行是文也而述所爲扼腕公者如
此如曰汗阿私所好亦何敢辭

童庶子集序

余過相州謁故少傅郭公言必稱童士疇先生公故先
生南宮所舉士也已復嘆曰先生遺文多放失嘗令門
人何康伯就其家蒐葺得五卷康伯備兵濮上任剗剔

之役今二十年矣莫知所在相與惋惜者久之無何趙
右史蘇子長來謁手一編視余則先生集也子長濮人
蓋何君失之而子長得之遂爲板行子長以余先生里
中後進使之序而少傳子長相去步武又嘗經紀其事
序宜在少傳余逡巡不敢任旣得謝里居少傳尋卒而
子長更使使申前語余不獲辭按今文章家率以館閣
體興而古法幾亡長沙李文正實振之而先生與茶陵
蒲圻同舉進士爲吉士讀中秘書踵文正後遂以能作
古高步藝苑又皆吾楚人也所論著傳于世者文正蒲
圻最富茶陵不及其半先生當茶陵十七嘗鼎一臠奚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一

序十一

山

必食雞跖干也文正於文章有復古功猶楚陳涉爲秦
民湯武其在先生則赤帝子闊達大度而蕭何收圖籍
叔孫通定禮儀張蒼造律陸賈新語蒯通雋永聲名文
物大觀具矣茶陵爲先生志墓品其詩文語無溢美海
內盛稱先生沔志有兩京程度迴翔詞林二十餘年官
不過下大夫卒之日家無餘貲有出於集之外者志亦
不具余是以及之先生別號內方因以名集蘇子長名
潢尊人司馬與先生同朝伯仲若諸子孫能文章者以
十數其傳先生之集有以也

明制簡詞臣入秘閣備顧問其賢者累官至公孤夾輔
君德裁成國計坐者論之作者行之百司仰流膏澤下
于民蓋無相名而有相實夫相也而第以文章取重哉
詩書所稱相臣若禹臯陶之謨伊摯之訓傅說之命周
召之誥與雅頌天下文章莫大乎是而後世如蘇頌李
嶠輩第與騷人墨客競長聲偶句字間抑未矣雖然良
史三長曰才曰學曰識今相臣率起家史官學必閎深
才必茂敏識必精微卽宰天下寧復有他道文章不盡
相業而可徵相品修此三者故全也友人鄭工部應尼
出其座右庶子丘先生集眎余蓋以統總九流之學驅

馳千古之才究極三靈之識而發之爲文該博而不支
蔓竒警而不頗僻纏藻而不纖靡玄奧而不穿鑿矯健
而不粗厲嚴整而不拘迫索之有餘味詠之有餘音展
之有餘艷引之有餘勢文章家所稱衆美無不具矣余
聞相臣泰山喬嶽以爲鎮重商彝周鼎以爲典則光風
霽月以爲韻宇海涵池負以爲局量行雲流水以爲作
用黼黻河漢以爲潤色布帛菽粟以爲本質則丘先生
之文又無不具矣不朽者三言居其一孔門論有德必
有言虞廷以奏言明試功古今立德立功之人非文人
言其傳不遠丘先生兼史臣三長而後有此文他日柱

石巖廊師表當世以此文成三不朽雖詩書所稱奚讓焉蘇李輩何足道也先生方富於春秋口代絲綸筆爲袞鉞其所論撰藏金匱石室與副在名山者余不能窺萬分一天厨寸鬻而五味之和舍焉丹穴片羽而九苞之采呈焉此亦先生之寸鬻片羽已語曰文章關世運天欲平治天下也考慎其相斯集不賢于夢卜乎應尼曰昔者李克論相有五視不及文章文章者心之精神所從出人焉度哉子見及此可補李克所未備殆非謾語請以爲先生集敘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一

序十二

山

今道術之弊甚矣文章則浮艷而幻怪政事則粉飾而偏煩氣節則虛憍而忿戾理學則拘滯而迂踈國家生靈利害要領不聞有心傷力持者而效賈豎兒女子爭言巖廊表著爲訟府劇場海內郵而效之日墮惡趣明與踰歷四甲子以來世道人心未有若茲囂競詐譏者也端倪於二三臺省省臣能言不能令人必行臺臣巡狩無論藩臬郡邑仰鼻息唯阿不暇卽督撫重臣肘虞旁掣而腹慮長鞭故轉移世道人心在外則臺臣任其責矣江陵蘇侍御潛甫余始識之廣陵聽其言論風旨繡衣持斧中所不恒有然第漕河一事未旣所抱比按

山以西而西遊集成展讀三復然後悉其清遠出塵疇
曄冠世非偶然也其政不易宜教不易俗因勢利道察
吏持大體不爲繳繞煩苛推赤心置人腹中人人得陳
見悃誠不設城府不飾邊幅其御宗室先之以禮不刻
覈傷恩其按塞洞矚彼已情形往事沿襲妄冒無所得
容又不必文法束縛許便宜自進止山以西政平訟理
吏修職無逸軌民樂業無失所兩場時若歲則大熟而
虜帖耳受羈縻甚馴清靜恬愉諸司蒙成函福焉天下
事無一不從學問中來潛甫學要於窮理盡性至命雖
灑掃應對進退小物不遺而大本自在雖喜怒哀樂錯

綜相投而中和自在雖多聞多見而默識自在雖震撼
擊撞往來無端而夜氣自在迴光返照靈臺炯然平等
一相太宇盎然神定氣閒故能兼總衆妙暖若陽春之
自煦而潤澤者不謝施婁若秋霜之自零而凋落者不
任怨豈夫入耳出口支離訓詁之學可窺其藩抑豈頑
空斷滅種性非圓通無礙之學可升其堂奧哉余承乏
晉四年沉迷簿領百無一成潛甫方暮年而大比大闈
大計綱目畢舉貽晉人永世利余少不好學老宜無能
爲役幸此楚材爲晉用藉以雪恥與其榮施集有詩草
有日紀有札子有雜著總之出身加民發邇見遠無時

無事非學問實地耳或曰潛甫學精微廣大子第取今
時事揚扞以爲軼諸杜後惠文上是猶鑽故紙不得出
奚足知之余聞融大師言釋迦在僧中演無上道與僧
不殊維摩在俗說解脫果與俗無異潛甫得西來上乘
秘密西遊集當如是余亦就僧俗見解論之而已豈敢
曰知潛甫乎哉

玄覽集敘

督學使者馬公按部校士之暇登太和凡四日悉舉采
其名勝質求其故實而手筆之得詩百首有古體有近
體有絕句文八首有說有傳有記有賦彙而集之名爲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二

序十三

山

玄覽授余卒業焉余所見嘉隆以來爲太和詩文者王
司寇汪司馬徐宗伯吳叅知馮觀察諸君子各有精詣
妙境要以囊括千古極命庶物宜無如公其名玄覽用
老氏語實以

世宗封玄嶽故公自敘玄於衆妙爲谷於諸色爲空空
者色之至谷者妙之總精微不可思議余第以文論易
曰天玄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止極
耶夫暖暖姝姝學一先生之言而境易窮猶適莽蒼三
殮而返而公則深遠索之無盡矣易言乾爲大赤諸家
亦有絳霄紫微之號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

爲玄英此孰非天之氣而獨曰天玄從其大者言之也
夫小給之才偏至之識得文章一體高自標置而公則
廣大矣五色成章八風從律不可一家名矣考工記鍾
氏三入爲纁五入爲緌七入爲緇鄭玄以爲玄在緇緌
之間其六入者與天道運而無所積玄故自然則而象
之必有積累漸深之功今爲文者何其欲速而襲取也
而公則學以聚之久矣沛然有餘粲然日新矣抑老氏
有所謂玄同者和光同塵挫銳解紛豈其離羣絕類自
爲宇宙而頃日好奇之士欲盡去文章舊法謂自我作
祖然終不能出古人範軌祇以形其孤陋寂稿耳而公
則不卽不離善與人同渾成合一矣滌除塵垢茹濟沉
瀝抉剔胚渾信乎其爲玄覽也已六朝人新語文學一
則首列玄言而辭賦次之又有玄對山水之說公辭賦
得之若玄造神授叩之若玄牝神存而山水若爲增色
與金泥玉檢並垂不朽余嘗兩游此山無一語酬山靈
僅以訓詁論公之玄猶盲者仰天而指人曰玄如是也
有不揶揄笑之乎

慕隨堂稿序

晉爲唐虞夏所都二典三謨文章萬世之祖天地精華
醞釀宜洩自西徂東故有中原爲雄江南爲雌之說明

北地信陽中興大雅百餘年間西北詞林蔚起余所睹
記晉人蒲阪兩襄毅張文毅山陰王文端故不齟用文
學爲目高平常評事汾陽臨汾孔亢兩左丞陽曲王右
丞倚氏何中丞稷山梁憲使孝廉兄弟王郡伯若而人
皆有集勝兵駢馳馳騫中原矣而最後見藩伯傳應期
公所爲慕隨堂手澤稿者其氣完而沉其骨勁而清其
格整而約其語修而潔宮徵經緯不謬古人而無模擬
牽合之病無餽餉粉黛之習與諸君子相提而論猶之
班固傳毅伯仲間耳公文名不甚爲人知亦不受人役
既沒而其子明經兄弟始葺而行之余稔公宦業憾不

盡其用乃所結撰可傳若此可想見其人已晉之先有
王仲淹者歷數古人文傲冶誕辟急怨怪淫繁捷虛
之屬不一而本原人品爲纖誇貪鄙淺詭小人按公之
文與其人合令仲淹氏而在詮叙品第其在約則深典
四君子之林乎甯羸曰言貌之機也身之文也余讀公
文益信知言知人道相通矣堂所以名慕隨蓋雅善士
季爲人故余因略舉古今晉人序集之首簡云

周戶部集序

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天地溫厚之氣
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而人質肖之發爲文辭各得其

稟賦所近故偏至易而具美難余以爲自此三代後論也三代而上帝王更都西北文獻代起盡挾天葆地符之秘而大江東南無一與焉自漢東京以迄于晉江與河始稱兩戒而西北東南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矣文之盛莫如六經六經皆出三代上其人皆西北產其氣豈以嚴凝綺勝而不足於溫厚者耶季札聘魯觀六代之樂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夫周之舊則嚴凝溫厚相濟者也儒者憤秦亾周悲周亾于秦而不思夫秦舊周地也又不思夫秦風之氣決敢往其末季則然亦非秦之舊也而一切以猛悍病秦聲過矣仲尼采十五國之風秦與周並列寧無故哉試取而誦之蒹葭秋水之清絕也厭厭溫玉之冲夷也迢迢遡遊之委婉也憂心欽欽悠悠我思之深至也黻衣繡裳夏屋渠渠之華整也珮玉鏘鏘輶車鸞鑣之雍容也小戎駟鐵與子同仇之壯勇也嚴凝溫厚孰多孰寡孰離孰合哉不佞往官秦數爲秦明其不然而最後得民部周子大集讀之乃益自信子大秦人也有用世具一仕爲令再仕爲郎以病免以其俗多武健以其才可肩宏鉅以其遭不無厄鬱而子大爲詩若文昌大而大放溢橫潰修潔而不艱深寒儉凝重而不矜貴

傲慢模擬而不猥雜，餽訂廊廟邊塞山林各當其景而無他岐禮樂兵戎宴會傷弔各適其情而無長語兩京六代三唐各因其格而無襲迹。子大之爲秦聲，抑季札所謂周之舊耶。嚴凝溫厚劑量適中，可以窺天地之正氣。得孔氏采風家法矣。或曰：

高皇帝起江北，定天下，建都江左，宇宙以來一人西北東南四履，長遠過於三代三百年政教德澤所漸，深文質斌斌，故嚴凝溫厚之氣如和羹玉燭，莫不調適。而子大令皖爲陪京，股肱地收東南佳麗，以藻飭西北之勁直，其不可日以秦恒調應爾。由子大徵秦由秦徵天下

大必山房集

卷之二十一

序

十五

山

而知明之文郁郁與周比隆也。嗟乎！此難與曲士道也。

大必山房集序

嗟乎！此余友毘陵華起龍所爲文。若詩其婦翁中丞王公愛而傳之者也。起龍少余二十九日，又同舉進士，兩人雅相善也。當是時，君業以文名，翩翩豪舉而會有詔選諸進士爲庶吉士，衆無不心儀君，乃卒不果。旣謁選，得工部主事，遂謝病免。三年再入爲刑部，尋改典客，再

以病歸。歸則持學士公服不踰年死矣。始學士公以吉士外補，久之得入官，不過下大夫，其屬望起龍故甚而華氏在毘陵，皆累世名貴人。毘陵俗以門第相勝，仕宦

不直意則鄉里笑之起龍秀美而文爲一時同進所忌
而家又鉅富主者引嫌謝不敢凡三爲尚書郎不得調
學士公大失望卽起龍意不無小動也學士公三子起
龍最少最憐愛之時時有所軒輕其歸也外事兩兄盡
禮而內不欲失學士公歡日肆力於學冀成一家言以
舒其憤嘗語余曰中原七子才矣然所沉酣左馬耳奈
何置六經不講乎武進文必述六經而格在宋歐氏後
夫能以六經之學爲二史之文者誰歟其志嚶嚶然類
此今觀所爲詩文大都皆酬往慶弔之語歸田以後寥
寥無所論著則何說也學士公善五言詩有陶韋之致
起龍好之故詩古風爲佳其書學虞褚家法晻曖斐亶
極有好勢而總之未詣實際使天假其年倘所謂南方
之學得其精華者耶中丞公言語妙天下起龍當借以
不朽而更走使者千里外索余共序之余不嫻於辭何
能爲起龍益毛髮事念與起龍縮帶交意愛甚密一旦
化爲異物不勝運斤亡質之慟聊爲道其所以云爾

顯景師迂軒稿序

魏魏官制補遺其說也

明興相臣之多賢子孫者蜀最著而蜀惟楊文忠公最
著文忠公鼎革於嘉靖之初其時勢易其功顯匡扶於
正德之季其時勢難其功微而冢子太史用修先生博

物洽聞爲一代士林稱首又以廷諍大禮竄西南塞直
聲動天下天下迄今稱公父子不衰而不知有仲子職
方郎用叙公者公起家進士爲郎而新進用事之人與
文忠公忤修卻於公坐公匿司馬省中籍至下詔獄削
爵爲編氓盖釋褐才六年爲郎才二年屏居田間者三
十餘年卒賁志以沒沒之日子以義觀察方髻升其平
生所著詩文多亾失又四十餘年而觀察亦歸田稍爲
輯之而授之梓詩百有餘篇文才百之一耳公居恒慕
司馬文正公之爲人以師迂名軒因以軒名詩而以義
分部大梁時與不佞善會不佞起家領川西之役過以

義杯酒勞苦出公集屬序之自突梯滑稽蘧蔭戚施之
人類惡直醜正而訾之爲迂迂者經德不回無欲速無
見小利豈易及哉以公之才處察父哲兄間易於借資
文忠公雖去國其門人故吏無之非是易於求援文忠
太史以持正取罪易於悔禍改節而卒不能事新貴人
一旦徇偏辭下文吏躡尋不得轉移幅巾短褐老死荒
野此公之行巧宦所見爲迂而君子以爲守道也當公
時李何邊薛諸君子修先秦漢唐之業而太史自設局
樹杓海內欵然好之鵲起蝟奮而稱詩矣其負才者縱
橫跋跋而越程其弔詭者鑿空角險而傷體其競藻者

鏤冰楮玉而垂情其才小給其見偏至其學涉獵其思
鹵莽其仕宦不達或激昂而不勝憤或壹鬱而不勝怨
或佯狂而不勝放或希冀而不勝躁而公皆無之以偶
觸之境發天然之籟要於當可而止此公之詩承學所
見爲迂而君子以爲由衷也公志不在襲名故世不能
名公詩而以身沒甫傳嗚乎公之迂所謂愚不可及者
耶以義爲御史未久齟齬有力者補今官嘗攝方伯筦
鑰揮羨金累千不顧所居食文忠公故宅遺畝無增益
堂下草生門外喬木干霄非其人不見手一編南窻下
漫滅不休若將終身焉人嘲以義迂以義應曰吾迂師
之吾父其必以師迂軒目公詩有味乎其言之也

楊道行集序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一

序 七

山

蓋余友鄒孚如亟爲余言楊道行也道行少孚如三歲

同舉進士以文章行誼相切磋甚驩有年所矣嘗出其
守僕時所著示余余津津賞之天廚寸臠卽九鼎可知

也又十年而余左遷部潁川過道行道行治具延款縱
談及文事其指若曰人有心而形之於言言必文然後

可傳遠故文論理必別是非論事必明得失一切可喜

可哀可怒可愕可懼情狀如在目前使人覽之不覺失

笑盱衡髮立舌吐齒齟而涕欲下乃可耳當今之世宜

莫如弇州而弇州推尊歷下新都不啻出口此弇州自
爲盛德事非所以訓也夫兩公會不若屠長卿與吾孚
如余亟服其持論因語之曰雲間有馮元敏今又有道
行道行遜謝不敢當而恨未識元敏別去二年道行門
人湯伯恩行其集于武林而介孚如屬余序余以序屬
顧故吏致之又七年而道行門人潘士美來晉陽道行
嘗爲士美序其集因問道行狀知余前序未至會過夏
鎮伯恩爲水部郎假之作致書郵而繹前序大指以貽
道行蓋其詩精采丰韻舂容清逸出入唐中盛間而多
獨詣之趣其文氣骨本龍門體裁出昌黎而廬陵眉山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一

序

六

相資並運博而不溢深而不譎華而不浮奧而不晦操
縱闔闢沛然不禦而繩尺森然無越軼至其爲春秋質
疑直探聖心無論左丘公羊穀梁雖胡氏書世所奉爲
功令曾不捨其脣吻學與才識有大過人者宜其言自
開堂奧也道行當官守法恥養交趨捷而又練習朝章
國體郎職方時策九邊如指掌所用將領畫機宜東盪
倭而西靖朔方使竟其業必且紀太常載盟府不然而
令直石渠金馬喉舌天言潤色皇猷詎不爛焉一代良
史而爲讒口所尼淹抑不伸垂二十年惜哉夫長卿孚
如已矣獨道行元敏在而元敏拓落一官在嶺海萬里

外其書行於世貴洛陽紙道行年未艾掃軌下帷專心
輯志鼓吹六經揚扈千古與元敏齊名以此傳于後世
孰通孰塞孰促孰遠四明雲夢兩才鬼能無生妬耶

文其胡孟弼集序

孟弼其與徐公置而自其學

余游踪所至周覽山川之勝而每恨其不副合岱華河
如帶叅上漢爲池太湖洞庭廣矣而縹緲莫釐君山未
極高深獨匡廬重嶺傑嶧蔽日摩空圍基周迴五百里
而遠面則彭蠡負則九江皆極砰礮訇礚瀨滄潢漾之
致山川相配無偏簡虧乏稱全勝耳友人胡孟弼先世
宅兆在焉而構文藍館讀書其中聞余言而善之君殆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一

序十九

山

發前人所未發已讀孟弼所爲詩若文而知其得山川
之助者深也山川皆地耳峙爲山流爲川詩文皆文耳
有韻偶爲詩不盡韻偶爲文詩文才有偏長而境有獨
至亦若山川物無兩大造物者豈其靳之耶杜少陵於
詩韓昌黎於文擬議變化命世無雙而未聞以少陵文
敵其詩昌黎詩敵其文者况其他乎余嘗評孟弼詩若
文其營宇奧邃涉歷難窮其瑰琦位置神理自然其亭
亭物表各爲尊高不相揖拱有匡廬之勝焉其茹納總
襟無所不有其奔逸橫放瞬息千里其曲折縈迴倏遠
倏近有彭蠡九江之勝焉至夫草樹映帶烟霞吐納風

雨雪月景象所觸情態百出不可迹求則匡廬彭蠡九江之所同也而孟弢詩若文似之將合昌黎少陵爲一人信藝林之大觀已昔仲尼刪十五國之詩以爲風應劭申其說曰風者天氣有寒暖地氣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周禮大司徒以土會法辨五地物生其動物植物各有所宜其民形貌差別職方氏辨九州之國其民男女衆寡九穀六畜之數莫不本乎水土人心有神明而後能言言成文章兼能具美非得山川之助能然哉遠公言司馬子長至廬山登三嶺南眺五湖北望九江東西肆目若涉天庭焉子長自敘作史記始末首舉遠游則是山未爲無助遠公言固不誣孟弢朝夕於是取精用物宏多嘗發憤上書言平倭利便縉紳學士壯之卽詩若文不足盡孟弢第就其集叙論之而已

劉居敬詩啓序

律詩昉于六朝四六文盛于六朝字必偶事必切意必貫音必諧詞必華兩者若相爲用而實不同文無定裁伸縮由人律詩有定體不可損益六朝以其爲四六之文者爲詩或坐牽合或出強造或競詭僻或涉重複而詩病矣唐初一變而五七言近體爾雅精工爲千古絕技如王勃駱賓王王維詩皆澄汰六朝浮艷故習清新

典則至四六文組織鍛鍊又自成一家此于六朝青出
藍藍謝青者也今時詩多用律而文不多用四六四六
多用于啓具美鮮矣郡李劉居敬詩備諸體結撰不踈
淺而能深啓屬辭比事不泛不泥皆于豐贍蒼老中得
圓融秀朗之勝其才學不盡用之詩而盡用之啓其骨
力韻致能盡得之詩而旁及於啓是以枯寂拘澀軟媚
餽釘之弊俗尚所易溺者無自入也往余領浙憲士民
稱居敬精吏事不直善辭賦卽騎射過人遠甚大計有
修憾者余爲持之居敬時以家諱歸恨不及見其人又
七年友人王太學楚王孫始以詩啓來可方謝東山碎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一

序
五十一

山

金矣余所舉唐三人傳世率重在詩以四六爲餘緒遺
集蓋僅有存者居敬年方壯所著業與相當異日必集
大成假我數年得覩其全亦生平一快也居敬先世江
右後徙遼海家學故有自云白人也卦余爲世靈士男

獨秀軒集敘

情而發又欲效晏以林苑賦

道莫大於六經文莫善於六經無一言非文無一文非
法萬世莫之易也國家以經進士謂之時義罷詞賦不
用其法甚正而未流之弊諸治經者不得經之理第襲
經之詞詞又學步效顰餽釘宿腐甚者爲胠篋探囊旣
以經進棄其業如土龍芻狗矣至於詩固六經之一也

與時邈不相入而學步效顰餽餉宿腐爲肚篋探囊尤甚余成進士四十餘年於舉子業若隔世事不省爲何物詩則以世法應酬時爲之每從兒師塾中讀時義及見諸稱詩者則前所指數流弊恒十之九今得王仲美獨秀軒集爽然快心仲美越名進士也集有時義有詩其體人所難兼其長人所獨擅而仲美皆具足其時義與訓詁相表裏其詩與唐人相出入總之本於性靈式於先進文而不靡法而不泥余目中不多見也唐以明經爲孝廉詞賦爲進士仕宦清華率進士得之孝廉冗散而已故唐人聲詩最盛而經術寥寥本朝進士科獨

大泌山房集

卷之二十一

序 三十一

山

重士名或不副其實詩名家者其人不必進士仲美以時義進稱今進士之名而又以詩名有唐進士之實無使人謂時義詩賦不相爲用也可以風矣余從其鄉人姚明府所見而愛之故爲之序而明府因梓以傳

其豔潼川文稿敘其人而識其美者具其其類

蜀山川奇絕游士發舒胸中之奇其人莫盛于唐盧駱王楊蘇張元白岑嘉州杜工部之類皆與蜀爭勝然直詩耳文末必盡名家陳爾礪辭賦有聲七閩自守潼川周覽浣花濯錦劍閣字江峨媚巫峽之勝知意日益結撰日富余讀其文蜀人所謂蔚若相如皜若若平王褒

鞞揚秀發揚雄含章挺生摘藻天庭四海爲儒者扼吭
奪珠夢筆分綵矣潼川轄七邑比大府俗嚚頑豪右持
長吏長短數十年間無一得免爾礪廉平士民誦之以
鹽策註誤落職潼人力白當道請復之宦橐無長物獨
此一編蜀沃野天府三川朝市爛然在目雖張松法正
地圖吳道子粉本無以加爾礪不負蜀蜀亦何負爾礪
哉昔閩歐陽詹與林蘊分路屢有山川似閩寄蘊詩云
村步如延壽川源似福平是二人別業所在也蘊制作
不槩見詹復苦夭遺文僅僅以爾礪文爲蜀重以游蜀
文爲閩重校唐諸君子官秩升沉不必相當而文殆有

過之是又爲本朝重也爾礪文不專蜀前乎此者至蜀
而精如金受鍊如玉加琢後乎此者因蜀而達如輕車
熟路如庖丁目無全牛是以特表其最著者云

李季宣集序

吾友李季宣十上公車不第而就常調爲令以廉幹聞
齊魯復中蜚語當徙官遂懸車誓墓不再出江村故有
白沙翠竹山房日徜徉其間取生平所撰著集而授之
梓煥然一時名家言矣余聞諸古溫子昇不作賦邢劭
亦非所長魏收曰須能賦方是大才士吾家供奉謂與
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求之以聲調

俳優哉范曄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遠志此三則者古人所歎而在今爲甚有韻之文與不盡韻之詩大都贈遺酬答慶賀弔輓或以獻諛行媚而志分了不相屬其體則專五七言律而不及古選至于賦雖大家若歷下下雉猶缺如也季宣小深指世味輒攢眉去故公家言不多而多自見其志又能爲古樂府窺漢魏之逕能爲賦步潘陸之武古人所恨少而季宣具之今人所絕無而季宣有之可不謂大才士乎楚才士丁元甫與季宣及余同庚而余最少元甫登第二十年在位之日財半而季宣不滿三年以是精心文事過人遠甚余通朝籍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一

序

二十二

山

垂四十年三仕三已品秩視兩公爲優奔走四方靡事不爲所謂敲扑誼囂犯其慮牒訴控惚裝其懷琴歌旣斷酒賦無續奚直古人所少卽今人所有曾無萬分一愧兩公多矣夫十上公車不第俯首一縣長吏不以三年淹天蓋成季宣才而貽之不朽令名也蘇明允有言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季宣之自享不虛耳

張體敬二集序

余領潁川節聞孝廉張體敬甚著尋奉諱歸不得請見體敬貽書相問兼誦其詩披文相質信名下無虛士也又十年而體敬尚因公車爲興化博士其弟子從之爲

詩歌及舉子業者曰盛因取體敬詩歌舉子業行之而
余得觀其全則未嘗不歎科目之不足以盡才而才士
之遇合難也唐以詩取士猶今之舉子業然士之中率
者其詩傳於今僅百之一而名家大家不與焉舉子業
如體敬坎壈一第詩如體敬非制所取方枘而圓鑿好
竿而鼓瑟無惑乎體敬之落落難合也夫詩爲五經之
一而體裁與諸經迥別以諸經爲詩則不合舉子業必
本經學而體裁與詩迥別以詩爲舉子業則不合作經
者其人皆聖明也且不得兼求詩與舉子業本理道原
性靈輔之以氣潤之以辭約之以格能各有妙境如體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一

序 五十一

山

敬罕見其人矣當劉蕡時登科之士湮沒無聞而蕡以
下第灼灼名著到今唐詩人或以一篇或以全集傳誦
無窮豈待科目顯然則體敬後世之名固未可量也體
敬立身自有本末此兩事特緒餘余以爲體敬惜復以
爲體敬誇所識小耳識大則體敬有諸門人在

蔣公鳴二集序

文一而已而經史子集四部分焉詩特集之一類也而
集莫難於詩子亦集所有也而莫難於特爲子其書該
史而擬經班氏所謂使遇明主折衷輔拂悉股肱之材
非後世文人藝士苟依託空言亡裨實用故不易也詩

至於今大備有三百篇之六義而又有漢魏六朝三唐
古選樂府律絕諸體一一而按之可深造自得不可襲
取故不易也余讀蔣公鳴沆瀝子根極性命綜覽今古
人情物理國體朝章無不揚扆銓敘歸于至當而盡汰
諸家踏駁不醇誕幻無稽之弊已讀其帆影亭集諸詩
時代體格源委分明逕路諳熟真積力久自多肖象總
之春容不迫醞藉有餘風灑乎溫柔敦厚之指焉蓋善
爲子者往往理勝而以入詩則涉論議學究語錄豈管
絃金石之韻善爲詩者往往調勝而以入子則小才偏
見甚且爲風雅罪人公鳴離固雙美合不兩傷才具弘
通學記淹博神識超詣故理窟詞鋒直與郟縣河汾方
駕而詩自名家不作大曆以後人語東南菰蘆中復有
僑盼其人者其年方壯其進未艾也余爲敘而傳之若
談義之進松塵作樂之先鼓警戒耳

李長卿集序

今之所謂詞人十九在詩詩獨專近體而長于古選歌
行者十不得三焉自詩之外能文者十不得一焉其所
以爲詩文率于近代二三名流遺籍中解裙襦而拾舍
珠耳通六籍總百氏者百不得一焉卽有之畸於人而
不達於天通於古而不宜於今道術世務闕略已甚儒

者鄙薄詞人爲雕蟲小技所從來矣余讀李孝廉長卿集而知世自有大雅不羣之士也集爲詩二卷漢魏六朝三唐之體具備焉爲文十四卷西京以還唐宋諸大家之美兼收焉爲經詁四卷爲偶譚二卷爲解一卷爲贅言一卷抉性命之精微總倫常之指趣窮宇宙之恢竒有漢訓故晉玄宗宋理學所未及發者焉爲借箸編一卷爲杞說私評一卷爲保泰策一卷入相出將體國經野可以利益民萌鞭撻四夷有賈太傅董江都鼂家令劉中壘所未及發者焉詞人中如長卿莫能頡頏矣則何修而臻此昔者子路謂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

非之然而齊桓公讀書堂上而輪扁以爲古人糟粕王壽負書而行徐馮教之以事者應變而動其解悟才略不出於書之外不盡於書之中也長卿多讀書擇精而語詳博觀而約取微者入道大者用世是爲通儒豈詞人一節所可評目哉余於長卿聲相聞心相慕有年所矣然未得一交臂而遽失之而其子嗣宗與友人孫生屬余序云出長卿治命余何能爲長卿役小巫見大巫河伯望海若有駭怖退走耳雖然長卿實出吾宗類太白長源遭時不偶無金鑿供奉白衣山人之遇而游戲翰墨抵掌經濟殆未多讓仙才靈氣間世一生吾宗爲

先憂堂稿序

嶺南盧孝廉元明上公車時疏言香山濠鏡畧夷以互市入居內地築城郭宮室引日本諸國夷屯聚其中將有大患宜早爲驅徙以銷厭未萌之故有識者壯之未幾欽州蠻瓊州黎相繼告變而倭且奪暹羅目中若無粵元明未嘗釋然于懷也于是署其堂曰先憂而以其所著白雲樓紀行瞻鶴亭詩文草隸焉樓在堂後望白雲諸峰于三十里外若几席間物鶴亭則在先人墓側相岡中實自白雲支分有大觀臺可收山海之勝念久

大必山房集

卷之十一

序

十四

山

厄一第不能有所顯揚于泉下人項項不自得也蓋所憂不在國則在親其說本于范希文希文秀才時以天下爲已任卒成出將入相之業爲南渡前人文第一不專以文詞顯然其遺集詩賦二百有奇文一百有奇自成一家言而岳陽樓子陵祠兩記與渡淮三詩尤膾炙人口滕宗諒歐陽永叔劍鶴聯句精煉奇警不在韓退之孟東野下晏同叔薦其爲學精勤屬文典雅蘇子瞻言公于仁義禮樂忠信孝弟如饑渴之於飲食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于是至取中庸以授張橫渠爲濂洛關閩開先教狄漢臣以讀左氏傳則理學文章皆有

深造非由襲取山高水長以風易德欣然受一字師彼
其行文亦豈嘗試漫爲無追琢燥煉之功哉趙宋文運
萎弱范公時代所限不得超軼其上元明幸生聖世詩
文率倣秦漢六朝唐大曆以前淵源模範悉出于古未
可與范公同論要以志希文之志爲重也余謂范公言
實得之易易乾初九潛龍勿用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而
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潛見異時憂樂同心故公所
憂所樂不以已而以天下元明覽觀天下大計中有成
算所止封事止于一鄉殊不盡其憂世之指如以翰墨
鬪靡爭妍爲樂抑淺之乎窺元明者也向後偕計吏第

南宮利見大人潛龍見田矣天下文明龍德莫尚焉今
讀其詩文可以垂世可以用世憂樂之遇聽之天而以
天下憂樂屬之身是則所爲比跡希文耳鄭子皮云弗
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意也言以
知物其是之謂矣余故就先憂之說而揚厲之如此其
文名作品自有如同叔薦之子瞻序之者非余所及也

吳汝忠集序

嘉隆之間雅道大興七子力驅而返之古海內歛然鄉
風其氣不得靡故擬者失而粗厲其格不得踰故擬者
失而拘攣其蓄不得儉故擬者失而龐雜其語不得凡

故擬者失而詭僻至于今而失彌滋甚而世遂以罪七子謂李斯之禍秦實始荀卿而獨山陽吳汝忠不然汝忠于七子中所謂徐子與者最善還往倡和最稔而按其集殊不類七子友率自胸臆出之而不染於色澤舒徐不迫而亦不至促絃而窘幅人情物理卽之在耳目之前而不必盡究其變蓋詩在唐與錢劉元白相上下而文在宋與廬陵南豐相出入至於組織四六若蘇端明小令新聲若花間草堂調宮徵而理經緯可諷可歌是偏至之長技也大要汝忠師心匠意不傍人門戶籬落以鈞聲譽故所就如此昔齊已好韋蘇州卽爲蘇州語以見蘇州不善也他日進其故草蘇州大相賞子柰何舍故吾而似我張率年十六作詩三千虞訥見而詆之更爲詩託之沈約訥便向之嗟稱人情好名而酷欲中人之好匪今斯今天下方馳騫七子而汝忠之爲汝忠自如以彼其才僅爲邑丞以老一意獨行無所拔援附離豈不賢于人遠哉汝忠善吾郢人陳玉叔玉叔行其集盛有所稱引今憲使丘公汝洪者母夫人于汝忠爲出禮稱離孫丘公念母而念母之舅氏復搜集玉叔所未錄若干篇已病其太繁屬不佞校刪爲之序吳有遺愛于丘丘所以報吳久而不忘皆人倫懿美超出是

夢玉堂稿序

集之外不佞所貴於汝忠能自爲汝忠者是亦足徵也
古未有德行文學之名自仲尼門弟子始漢以來諸儒
窮經專門名家輸攻墨守之技甚精而他論撰不必中
程或多所窺百家之言博聞強識有書廚學府之目而
操觚往往紕繆不足觀于是儒林文苑別爲傳而文與
學復判若二物矣國家設學校造士授之以經術試之
以文辭而漸摩之以道德仁義蓋並用孔氏兩科其制
甚備其義甚正而士趣愈卑所就愈小其學自二三宋
儒訓詁之外不復省記其文非舉子業不講有取科第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二

序 五十五

山

都卿相而終身不識辭賦爲何物者師以是教弟子以
是學寢深成習而諸博士家爲尤甚已離德行爲文學
又離學爲文離文爲學古今人不相及可勝嘆哉玉山
程君爲博士弟子積資貢而爲博士然不拘攣其家言
而攻古文辭所著夢玉堂稿詩賦序記碑銘尺牘之類
幾三百篇二萬餘言本之以六經輔之以漢唐宋諸藝
苑之華藻其鄉人臨川廬陵南豐稱作者君可奉盤匱
矣學不必經而不悖經文不必法而不廢法文與學庶
幾不殺亂猶有古之遺焉而奈何今博士家一切視古
文辭爲離經畔道之物而遠絕之也抑顏光祿有言文

人多陷輕薄歷數往哲實鮮兼長程君以一博士學古
文辭廣交游而上官責其交通市井卒坐廢被輕薄之
名不復可解余讀其尺牘殊悲壯不平豈文人結習固
不易除而德行文學取不得盈合則必傷耶君之子孟
孺與余善請爲序君之集撫卷蓋三嘆息矣

曹應麟遺集序

荆溪曹雲山先生以清正名入座中其爲京兆時不佞
得侍函丈之席幸甚先生諸子皆有名或位登方岳而
獨仲子應麟父逢掖屏處嘗從客得其一二詩文讀之
殊有遠韻垂三十年其子民部郎公遠以三集屬余序

集名劒吹樓稿而有三其一詩其一尺牘其一靡旃筆
記也詩自樂府五七言古律絕句皆備而詩餘附焉爲
漢魏則漢魏爲六朝則六朝爲唐則唐爲宋元則宋元
不守一隅可以觀其才矣尺牘有論之有理有議之審
事有賤之表情有啓之開義散鬱陶而託風采條暢任
氣優游憚懷可以觀其致矣筆記則祖台志怪干寶搜
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要以福善禍淫爲世沮勸
亦春秋誅亂賊之意乎非苟談怪異務述妖邪者也可
以觀其志矣昔裴晉公答李翱書人見小人恥與同形
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之惡知其倒

與反之非哉故文之異在氣格高下思致深淺不在裂
句磔章隳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清濁心志通塞非
可倒眉目反冠帶也今文章家頗好異而在山林爲尤
甚橫口鼓舌自負隱居放言憤世疾俗之不已而弁髦
古法狂逞奔軼若醉者罵坐夢人隳藝卒亦何異之有
以應麟文學垂翅不舉滯籥無聞其所撰述歌詠雋永
典則思深而調高神清而志道求之于古若謝宣遠以
素退爲業王無功以東臯自命兩人貴家子弟塵軒冕
芥珠玉其言立於後世然猶稍深指世味而應麟身不
曳五兩綸華藻蔚然名理泓然又有子如民部者顯揚
之儒以多文爲富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美不
以無位隱名不以享年久余於應麟重有感焉

汪仲淹集序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二

序

二十六

四

大司寇王元美先生左司馬汪伯玉先生弱冠同成進
士爲文章司命而皆有母弟王則敬美汪則仲淹名亞
其兄人間金石竹帛之文非兩先生莫快意乞言者趾
錯新都婁江間而以兩弟副之兩弟皆先兄沒兩兄甚
愛弟若失左右手慘慘不歡相繼下世兩先生成進士
之年余始生以年則父事之兩先生尚有餘以才則師
事之余尚不足而兩先生忘年引爲小友其於兩弟皆

兄事之而才則溟滓然弟之遠矣王先生嘗以敬美集屬余序序成而先生不及見而其子罔伯以先生集屬余序汪先生以其集屬余序序成而先生不及見久之而仲淹之子象輿以其父集屬余序余僉楚無能爲四君子役而獨悲兩公年位不逮其兄在仲淹更窮嘗以兄任入太學竟未拜一官復病痿久之卒不起生平湖海之豪鮮所服下酒酣耳熱卽指斥尊貴不諱而以通家游二美甚歡二美亟重之爲詩若文以贈高其評目司馬有從弟仲嘉與仲淹齊名新安人稱二仲三吳人稱二王三汪云司馬文以法勝不作唐宋後語而仲淹

人必山房集

卷之十二

序

二十七

山

意與所會法不盡泥司寇以才勝上下千古無所不入而仲淹冲遠和暢自操杼軸敬美之文遜兄其詩抗行而仲淹才情節奏陷入陶韋王孟間要而論之於司馬則蕭介文酒之會可比烏衣何準第五之名不減驃騎於司寇則孔融之禰衡阮籍之王戎於敬美則楊敬之之項斯吳武陵之杜牧之是足不朽矣憶余與仲淹游時象輿甫脫襁褓娟娟可念今爲諸生有聲意念不忘其父遺集卽力不任授梓猶勉爲之余幸而後死每開卷讀不任鄰笛人琴之感情生於文固不得爲綺語也

屈原旣放遊於江潭逢漁父而相答問漁父莞爾而笑
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
濁兮可以濯吾足孟子復載此歌出於孺子而孔子聽
之令小子識之按孔子與楚放屈原相去三戌歌作於
孺子漁父未可知抑故有之而兩人能歌耶今襄郡之
均竟郡之嶧皆有滄浪則以聞二歌地附會其說此不
足多辯海虞孫齊之年垂七十而自署滄浪生其集亦
遂繫之生旣沒而子茂才森介紹請見曰先君子生恨
不得與使君交臂惟是遺文有可傳者使君幸評之以
爲奚若余觀滄浪生所自爲傳與其集則孟屈之義生
固兩得之文之有美惡猶水之有清濁也闇于識者涇
渭不分狃于常者潢汙可薦限于世代者江河不可返
子之先君子之文句琢而字櫛之必雅母俚必工母拙
必正母頗必精母雜以清濯纓自取之耳子之先君子
十上長安不第而又爲人所齟齬盡斥其千金產家徒
四壁立妻子凍餒卽不至三閭抱石自沉亦人所不堪
其憂者而委運去來無怨誹語無忿厲語無窘迫語無
卑屈語無懣忤語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畔援歆羨不介
于中充然足而陶然暢有楚漁父之風焉余故曰兩得
也抑余聞之文所從來久矣爲文而必欲古人所不道

與爲文而必欲古人所已道皆非也學焉各得其性之所近成其才之所宜極鏤鏤鑽研而不詭於先民殊途同歸百慮一致如是而已禹貢蟠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江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夫旣已稱漢稱江矣而必曰滄浪之水者不盡借資江漢也至于海則難爲水矣故無二名子先君子之于文蓋以海爲歸然非溝澮雨集易盈洄也江漢朝宗于海而滄浪同之紀江漢者不得略焉子先君子之於文蓋自有源委然非洄酌行潦挹彼注茲也不然家海虞而命名于滄浪何居茂才欣然避席而謝曰小子今而後知先君子之所以爲文也微使君孰發吾覆請書以爲滄浪生集序

于亭集序

自生民以來至於孔子文章之道具在六經無二岐也孔子沒而文章之用愈繁於是子有史有集而集之體不可勝數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若昭明所稱作者之指蓋云備矣要其可以行世而傳遠未有不本于經者言不本於經道之所不載也迨南宋而儒者專尚名理理不足則畫鬼魅以自欺學不足則薄雕蟲小技以自高取經之糟粕爲語錄而儼然欲與經抗夫六經安往

而非文章豈其有一言之俚如俗儒者哉豪傑之士病其弱而欲返之先秦西京之盛文自老莊屈宋左馬董賈卿雲詩自建安大曆以下屏諸耳目之外其於振古功最烈而未流遂有模擬剽剝之患羔裘而狐袖羊質而虎皮梃黃而蠟澤倍六經遠矣夫意在明經而棄經之文與法用經之文與法而遺其精蘊兩者皆過也武昌熊可徵先生以明經貢於鄉又以尊人中丞公任子棄之不赴而獨閉戶下帷沉酣六籍旁綜百氏所著于于亭集不滿百篇而諸體略具其尤剝心者爲衡坳子九美之上六合之外身心性命之微草木蟲魚之細

古今文獻之曠揚抗討論不遺餘力宗統指授謹守師傳如恐或失而機杼經緯率由自得未嘗規規倣合形似意不匿乎其言而名必適乎其義支詞曲說不擯自黜揆諸六經之旨與法無不合者君年七十矣勤學好修老而彌篤斂其經世宰物之用而寄之於言語文字間以諭志意而達性情數不得志於科目仕進之路而無憤疾懟怨孤高亢厲之氣不受垢氛獨契溟滓精神閒適而襟宇宏曠宜其言之不畔經也近代文章大家無如王元美汪伯玉兩公元美有言天地間無非史而已六經史之言理者也伯玉嘗謂余文莫吾猶人也如

其子則吾豈敢熊先生饒爲之恨兩公不及見耳卽余於先生通家兄弟行年且五十而始悉先生操行論議如此視夫千里比肩千載旦暮者可以愧矣

劉忠文集序

天下之平久矣介胄士恥言金版六張而修辭賦之業要以敬名投世好或厭常喜新姑自異取快而已不必有深詣往聞吳越間有兩都尉者張左虞劉忠父俱能文不佞游吳見左虞讀其衣檀齋集以工麗取勝大爲王弇州先生所賞最後仕越則忠父已沒而從其子長孫得紫芝館集讀之譬之將兵左虞若程不識正部曲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二

序三

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忠父若李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幕府省約文書籍事然所見左虞皆詩也第就詩論耳忠父集文與詩等有綸巾羽扇輕裘緩帶之閒適而亦有醜酒臨江橫槩賦詩之英雄有投蓋築石抉門舉鼎之力勢而亦有水牛流馬縈帶飛鳶之巧思有絕甘分少吮咀裏創之款曲而亦有穿域踴躍朝夕芻豢之放達有五蔡死伐文犀赤幟之鮮華而亦有矜棘鉏擾白挺肉薄之朴拙有曳柴書木毀軍設覆之奇詭而亦有易子析骸推心置腹之真率有縛舌銜枚枕席過師之安靜而亦有鐘鼓丁寧鐔鐔

卸之跳盪有技擊銳士蹶張依飛之選練而亦有七譴
刑徒老弱悉赴之猥雜掩姓字而按其集固知其人將
種又將材也乃左虞默默不得志以沒而忠父一爲隊
帥尋遭讒廢幾斃獄吏手則誨妬囹謗是集與有力焉
雖然使忠父善事貴人坐致通顯卽累汗馬橫草功受
通侯賞圭組傳世安得如是集之傳久遠也集出吳王
百穀先生校王先生齊名弇州少所許可獨善忠父死
而行其集推轂其子此可以知忠父矣

村日章集序

西北六鎮爲宣府大同遼東寧夏甘肅延綏始自國初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二

序三

山

諸將軍佩印宿精兵鎮其地事權最重而今惟延綏士
馬彊歷二百餘年不衰爲國家膽核征伐輒效諸徒步
立功至大將世銀黃者不可勝數故其人無不慄悍敢
戰習騎射戈矛投石拔距蹶張試弁之技日坐甲持滿
冀幸有事自見士金夷騎鋌癥比比而是夫安知文墨
爲何物耶而獨杜將軍日章異是其父若叔皆以汗馬
勳起家爲元戎日章姿貌文弱甫冠而守當路塞虜不
敢犯已爲專軍別將折衝厭難斬捕首虜過當且授鉞
矣一旦稱病免屏居而修詞賦之業取古王侯將相以
武功顯而復善屬文者輯之爲鼓吹雄辭而誦法之其

所撰著若七暢十八詠玉舉齋草草堂集嚴整類周條
侯之屯細柳密緻類程衛尉之治軍簿勅挺類高司徒
之地上虎閒適類蔡征虜之雅歌投壺華麗類鄧廖之
組甲被練而不必盡襲古人唇吻步驟類霍騾騎之不
學古兵法無論西北環視方內兜鍪之士能爲此語者
鮮矣人有恒言世亂用武世治用文

天子御曆三十餘年久道成化東却島寇西平朔方西
南定播州北虜則已款塞婦子緩帶咽哺武將無所發
舒而以其材力游思竹素如日章其人者斯亦至治之
徵也吾輩不能似周羅睺執筆賦詩詩每先成上馬擊
賊不在人後三寸管雕蟲之技復爲日章所奪能無愧
耶友人永嘉何无咎東南詞人巨擘晚游榆林而奇日
章與之結社談藝甚歡走使數千里委不佞序其集不
佞丘靈鞠也官不進而才且退何足爲日章重然竊聞
之孫騫精騎二千敵邢邵羸卒二萬胡僧佑羸卒一千
破任約精甲二萬祖珽謂韓鳳強弓長稍容相推謝軍
國謀算何由得爭鳳曰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此三
事者均有妙理日章勉之哉思騫之所以精僧佑之所
以不羸鳳之所以優劣其所就必有奇進于今者矣

余爲杜日章將軍序集之三年而得見之榆林時方謝
病里居柳州所謂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
增妍者也而絕無突梯卷巒態余心異之旣別去日章
起家領神木鎮虜入界爲寇身先戰士生致其酋以獻
蓋塞上僅見事上功幕府不張大震耀豈惟武臣所難
卽薦紳君子不逮余益異之又數年復寄余所爲餐霞
十草而後知非文士比也嘗止修于儒以毋欺爲誠歸
復于道以無欲爲玄觀證于釋以不妄爲真晚師事御
史大夫涂公研精理學故有深沉之思有超越之識有
澹泊之趣有馴雅之度其論述亦如之雖函三爲一不

欲以二氏弔詭草凡十目皆就儒家言語文字恒格而
所自得精微可概見矣齊東莖語云淺陋之士褒衣博
帶危坐闊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口合眼號爲
默識叩其所學則於古今無聞知考其所行則於義利
無分別使小人得藉爲僞學之禁而君子受玉石俱焚
之禍近代呂文簡評李獻吉爲曹劉鮑謝之業而欲兼
程張之學可謂繫小子失丈夫矣兩者交譏學術爲天
下裂日章多識前言往行就正有道體驗身心乃成此
草也居當路塞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施爲氣象固宜兼
隨陸絳灌所無其命名餐霞得之夢中古文人若董仲

舒揚雄紀少瑜謝靈運李白韓愈輩夢有神助不可勝
數未足疑惟余姑置不論壹是以學術爲本

蓬累行稿序

江以西自宋至今真儒輩出而聖賢學問與豪傑事功
若分爲二卽文章政事籠蓋人羣非本原道德無稱焉
故後進之士於斯兩者以爲非當務之急至談兵說劍
直方技視之耳宜黃黃憲章少業儒窮年守一經嘆曰
如四方之志何則務習兵法及諸陰陽占候諸書凡兵
家所必用者精研而撮其要旣成之閩粵幽燕諸塞上
覽山川要害詢古今事變察夷虜情形延訪倜儻瑰瑋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一

序三十四

山

之材可備緩急者與揚屹揣摩試輒有驗而身累功行
間官拜都護征倭之役起料敵決勝人大奇之亦坐是
謫如皮相者莫能竟用憲章旣釋其金紫之服甲鎧之
裝布衣蒯履遨遊江湖間故嘗與余族子都護大諫矜
契徒步訪之黔中而寄逕余里以所著詩文授余讀之
色澤嫺婉超寒士武夫蹊徑余深異其爲人旣六年而
北走雲朔至晉陽客會稽謝都護所謝與大諫三人布
衣石交三十年如一日憲章自負益甚顧數奇世與君
平交相棄也而雅不欲以文章政事名其行稿中大學
質義春秋評義兩編所最剝心以是抉真儒精蘊上繼

鄒魯濂洛關閩諸聖賢而近代邊患莫過北狄國家二百餘年中狄禍不少款市之費陰耗天下財力爲人臣子効忠宣力無急於此者爲北狄傳若干卷憲章力不任付梨棗而第乞余言余聞諸老子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憲章稱名取義如是世傳老子西出關走流沙將以化胡莫知所終而關令尹喜墜氣留之強爲著書五千言今道德經是已憲章羽翼聖經之書不殊道德其傳北狄寬然有化胡意愧余非關令莫能解余益信江以西多君子也

俞羨長集序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二

序三十五

徐偉長曰勤遠以自旌託之乎疾固廣求以合衆託之乎仁愛多識流俗之語粗誦詩書之文託之乎博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察託之乎通理居必人才游必帝都託之乎觀風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靜是說也似若爲今山人詩人而設大江以南山人詩人如雲鮮不病此者獨余友俞羨長出乎倫類矣羨長弱年卽以善詩名弇州大函兩先生竒其才以爲江南獨步序而傳之羨長益潛思博覽自古初迄唐一代詩若馮氏之紀張氏之死自唐歐虞杜白宋李昉諸家類書若四六之文悉爲集其大成訂其訛誤補其闕佚已搜二氏

之編罕傳者版行之所游覽兩京兩河齊魯燕趙三秦
三晉三楚三吳七閩百粵西北九塞山川人物風俗政
治探討籌度談兵說劍恢然有用世大略所至王公大
人折節下交少年場鬪雞走馬浮白呼盧徵歌選伎窮
生人之樂抵掌評騭四座皆傾若所謂語寒風則翠柯
零葉談芳節則槁木舒華者人有造詣交歡或累千金
帽憑而爲義棄之若芥晚節歸依西方持齋誦經放生
度鬼鉢笠蕭寂不殊老衲獨于書校讎丹鉛無一日釋
手一洗晚近世山人詩人之習令偉長而在豈不悔其
失相天下士耶羨長庀材日富構思日深撰語日工年
且七十總輯其平生所著以示余曰弁州大函惜不見
吾今日子及見矣年長我數歲事復不可知盍爲我敘
之余惟今作者苦不學故初則境易窮末則氣易索羨
長博學孳孳如不及取之無盡用之有餘情之所蓄無
不可吐出景之所觸無不可寫入五七言長篇累百韻
外句字妥適年雖耆酒酣耳熱揮翰千言律晚入細兵
多益善賦與他文體裁興致各撮其勝昔人評張協風
流調達曠大高手詞采葱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麴塵
忘倦評孟浩然遇景入韻不拘奇挾異令齷齪束人口
者涵涵乎有平泰之典求才于今吾以羨長敵之矣是

編也傳當有知余言不妄者第其人生平容或不悉因
序集而粗述大都如此

大必山房集

卷之十二

詩序

三七

山



此書所錄皆六經歌賦
詩序
其人主平容或不悉因

大泌山房集卷之十三

京山李維楨本寧父著

吳中丞集序

中丞吳霽寰先生自其上世以經術起家而先生益光大之爲比部郎與七子談藝於歷下婁江最契然用功名顯不墮文人結習沒踰四十年諸子孫始九拾遺集行之而季子翁晉謬以余廁白門社末屬使序蓋自聖人以書契代結繩而文事始興故天下之文未有外聖經範圍者諸子百家出而六經微言大義晦蝕操觚之士所涉獵秦漢六朝三唐而已紫色擗聲間朱奪雅何以能久先生文本原六經如農有畔如工有規矩準繩矣漢儒窮經專訓詁名物失則支離蔓衍宋儒得經之理超歷代諸儒直遡鄒魯因以其語錄與經並立以爲理焉用文文何必法夫六經無文非法也苟簡俚俗不文而理安在依經理用經法則先生之所以爲文也明與矯宋儒而過者歷下有寧失於理無失於詞之說此故不可以爲訓而好事後進喜祖襲之襟宇狹隘口吻鉤棘先生溫故知新旁通曲暢上下古今咸備驅策若不揀練而沉汰自精若不刻削而結撰自工何其富也巧言令色君子所恥不謂文乃似之賀祝之篇碑銘之

筆諛詞媚語伺人面孔逢人喜怒先生直已行義藐視
權貴門人位在鼎司炙手可熱終不借資發爲文章寧
朴無淫寧亢無徇其風格峻矣大江以東才人韻士非
乏品花課鳥鏤冰斲雪何益人間毫髮事先生周知世
務民隱講求朝常國故腹有甲兵胷吞雲夢單詞片檄
解紛定難挾風霜之氣成金石之聲不亦偉乎先生故
有天目山齋歲編自弱冠登第以迄納節還山所吟咏
唱和具在日有精詣卽七子時相及而終不相囿卓然
自爲一家深而出之以淡詳而持之以約閱而律之以
整華而根之以實大都詩與文肖其爲人豈小言詹詹
大言炎炎之徒可以託後塵哉頃者學益岐文益敝浸
淫西方之教負奇者喜其怪佻薄者利其放庸愚者惑
其幻固陋者便其淺生心害政有識以爲憂先生分校
南宮秉憲東方名臣名士響應景附按是集求之而其
所以正人心扶世道翊文運亦足見大略已九京如可
作也舍先生吾誰與歸

四雷堂稿序

梁昭明序文選曰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蓋言文也其選
詩自甲至庚自補亡至雜擬二十有三類不過四五言
兩體耳惟樂府雜歌稍有七言雜言今詩之體什倍昭

明時而文之途轍益繁自非博學長才孰能兼之明興
嶺南孫仲衍諸君子爲文苑先驅其後作者輩出余交
遊所及見黎秘書歐水部兩先生皆博學長才兼親衆
美使人心服不敢盡立項得盧少從民部四留堂稿抑
何其廣大悉備也稿有賦有古樂府有四五言古詩有
七言長篇有五七言律長律絕句間有六言又有迴文
有集句而填詞附焉有序有記有傳有論說箴讚頌狀
銘表誄引跋而四六啓附焉有尚論全編自唐虞三代
以迄本朝上下凡千年微顯闡幽字衮句鉞雖良史莫
之能易矣徐偉長曰聽黃鐘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
冬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三

序三

中

衮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
膳之和非取乎一味蓋言學之貴乎博也學博矣如才
不足拾糟粕而遺精華工形似而少變化詳小物而闕
大致故偏至者不能具體具體者不能詣極民部閱覽
彊記本之以經輔之以子緯之以史輔之以集取瑜略
瑕得神遺象會諸家而成一家凡文所宜有種種具足
非其學足以蓄之其才足以運之烏覩此乎登第三十
年浮沉下僚甫陟曹郎自署其堂四留以見志守雌守
黑爲谿爲谷道術趨操有超於埃壘情累之表筆墨蹊
徑之外者河汾氏所謂君子其文深以典約以則者乎

後有昭明舍此安選夫榮樂止於其身年壽有時而盡未若文章之無窮曹子桓人主也且豔慕不已民部與秘書水部鼎立爲三擅人間不朽盛事祿位浮雲又何足道今後進少年寡學無才嚶嚶以文自命而銓衡要路鄙薄文士不得與諸賢同升余請以民部一雪之

王行父集序

弘正間北地信陽纘漢唐之業而吾楚有王稚欽先生者實羽翼之至嘉靖末歷下婁江中興而吾楚有吳明卿先生者其社中人也楚得二先生而張自是作者相望而上林王行父於稚欽爲從子於明卿爲門人其著作日有聲而行父少時失從父頃之師復沒喟然歎曰後世相知誰定吾文者以屬不佞不佞聞之弇州先生云有韻之文與不韻之詞岐逕而能兼者蓋不一二觀明卿之近體詣則矣古體樂府他結撰稱是而獨於騷賦未備也又云稚欽詩如良馬走阪美女舞筭書牘如麗人訴情他文則呼鼠爲璞呼驢作衛評隲二先生可謂篤論今以行父集觀之其爲樂府酌於淺深質文之間古意勃鬱其爲選窮阮左之趣采潘陸之華而兩京建安時有傅合其爲七言歌行闔闢縱橫意高格遠而

位署都雅脉理聯絡其爲近體長律絕句慷慨磊落宛

轉穠麗深沉溜亮儂俏平澹各得其調之所宜其爲騷賦序記贊頌箴銘書牘之類篇法句法字法靡不取裁古人多所肖象當今之世而論楚才夫岐逕而能兼者必於行父儂一指焉二先生之有行父庶幾藍水之青水弓冶之箕裘矣座客疑而請曰見未能高飛者假以羽毛知逸勢狎天者翦其翅翮足下之推行父儂類是乎不佞又譬之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善學者也卿自用卿法我自用我法善用者也行父學二先生而用之自壯迨老巧生於習羊溝之雞三歲爲株而况楚學語者置之莊嶽不啻數年已耶行父有從孫子聲蓋王氏鸞龍虎之文者尚以不佞言商之

大沁山房集

卷之十三

序五

中

水蓮集序

自晉以來學士大夫頗歸依竺乾氏之教往往拾餘瀝殘唾以供揮塵資談諧而未必關至極卽緇流能言如支遁慧遠輩識者謂指在莊老不盡禪也余於宋獨善蘇端明於明獨善王司寇其人涉世自深而出世自遠故能以文爲禪以禪爲文遊戲三昧遠過晉人今江陰夏孝廉所爲水蓮集記序碑銘箴贊頌偈箴解疏說文跋歌詩之類數百千言理窟固於金湯而機鋒利於棒喝起蘇王而與之處知其莫逆也當六朝時天下從事

於寺塔經識作有漏小果不足多尚而元魏姚秦造達
諸人主淫醜毒殺滋甚初祖憫之單傳直指不立語言
文字末流因有燒像棄經呵佛罵祖者學人襲其迹以
便其倡狂自恣之行善念永絕淪墮無間在今日尤甚
初祖轉身宜若爲度濟余聞如來宰世闡化自覺已圓
乃能覺他而菩薩發心度人則不必先自度是集也其
有度世之心乎使世人知人各有心心各有佛人各有
口口可說法無傍人脚跟而拾牙後慧固一方便功德
也寧不知夫西來大意而作苦吟髮僧鑽故紙無出頭
地何貴焉其中必有悟矣悟則萬法皆空蹄三車悉唾

餘耳於是集奚有學者牛毛成者麟角蓋悟若斯之難
也不悟而觀是集蚊蚋嘍鐵牛血安從得集所以名水
蓮義詳孝廉自序中復法師書經以筆擲冰上化成蓮
花余寶斯集故不忍擲覺時時清寒香味在頤頰間矣
陸無從集序

隆慶戊辰余從沈肩吾讀中秘書肩吾數爲余言陸無
從鄔汝翼兩人善屬文也蓋肩吾遊學廣陵與兩人相
友深知之余識於心不忘甲申余禮白嶽遭汝翼則已
黃冠稱道民見其人與詩殊愜所仰時肩吾爲少宰無
從尚因諸生汝翼深相非望白頭如故傾蓋如新豈不

信哉肩吾乃不能爲無從地耶余慕無從滋甚嘗兩過其鄉迫他期會不及請見以爲恨無從亦知有余爲詩三章而不欲作未同之言蓋至己酉以急難僑寓廣陵始奉無從杖履也四十餘年所傾嚮一旦覲之眞如撥雲霧而覩青天廣陵人言肩吾罷相折簡召無從無從謝不往其方軌如此而獨曲節下余恨相見晚招余入淮南社相唱酬已喪其生平所撰著俾余評校之余作而歎曰夫陸先生奄有機雲其文易知也其所以文不易知也科舉之業與古文辭分道而馳士少年竊一第弁髦棄之而後專心學古不然則山林之士不事科目

者耳先生治博士家言自髫鬣至老而不以帖括妨嘯詠此一難也人生精力幾何爲外物所煎灼而居沃土尤甚廣陵江北都會伐山煮海素封家相望習富貴容窮當生之樂先生雜酒人博徒分曹角技俵僮妖女左右歌舞簪遺履墮留髡送客夜以繼日寸陰之隙少矣而腹笥儲胥手墨淋漓卽下帷不窺園仰面看屋梁者無以踰此一難也頃日詞人多游大人以成名不遇則行卷充贄廣交借資乞憐取寵幸而遇則使酒罵坐盛氣陵人先生恥脂韋滑稽一名謁不輕投非同志不談執論文而不溪刻縱誕油油然與衆偕才如先生不佩

半通之銅以逢掖老而且食貧小丈夫當此鞅倅徵色
發聲讀先生集無憤厲不平佗倅失志語靈府天倪暢
然廓然可以想見此一難也世所指數詞人大要簡長
於詩詩簡長於近體先生體無不具無不合作長於詩
者不必長於文先生短章碎金大篇尺璧人間熙事盛
典冀幸一言爲重至於網羅千古經緯百氏爲郡縣志
鴻儒良史見者斂衽韜翰此一難也詞人不必多年若
伏生申公轅公之談經胡昭向朗沈麟之徐廣之好學
篤老不衰其文無傳焉高允九十假手劉模張珩百五
歌厘二篇先生耄耄伸紙揮毫敏倍壯夫神采色澤照
映稠人此一難也蓋先生之爲人同不害正異不忤物
才不揚已廉不矯情壯不競進晚不易錯不沾沾自喜
不落難合上可以交王公卿相而下可以羣牛醫馬
卒濁可以遊賣漿狗屠而清可以對高僧羽客誠難以
一節名先生先生之爲文識偉而學能副之才逸而法
能禦之格高而氣能劑之有風雅之溫厚和平有騷些
之淒緊深至有兩京之櫟茂雄渾有六朝之靡曼精工
有唐宋之舒緩流暢各撮其勝而調於適亦難以一家
名先生合人與文觀之而後知汝翼往者爲先生惜厄
窮猶未識其大也先生病今之爲文者以鈎棘言精練

以晦僻言該博以寡弱言清絕以俚淺言冲澹旁蹊四
出古道陵夷賢知之過入焉而溺顏其堂曰正始其指
深遠矣有先生之人斯有先生之文和順積中英華發
外寧可襲取者哉先生匪直詞壇之赤幟其在人倫亦
狂瀾之砥柱矣故爲具論如此余服膺肩吾文實雕龍
繡虎手迺以位掩今其年少先生而長於余都可十歲
謝政後神愈王試以余言質肩吾能知先生萬一否也

屠德胤集序

東漢書儒林文苑各爲傳西漢書傳儒林而文士如卿

雲輩自爲傳儒林所載不必有文名則兩者區分實自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三

序九

中

西京始漢以來區分益衆儒主窮經學有專門如聚訟
然文主脩辭辭有騷賦詩文手筆口談大篇小說鮮能
兼美其後儒特以理學名踞諸儒上而文苑不足道矣
爲理學儒者欲以其語錄與六經並余不敢許以爲六
經之文而所稱文苑類誇多鬪靡第供覆瓿亦鄉者漢
儒之羞也比余見樵李屠德胤有重暉堂集文十之九
詩十之一有聯合軒集皆文其尋常贈送倡和片語隻
字悉有本根合古法度固已非溝沓之儒所及至所發
明精則天文河圖太極皇極心性之奧顯則帝王治法
聖賢道統經史大指忠孝節義操行之辨近則宗藩兵

戎屯鹽河漕備禦災患控制夷虜之策其理坦然明備其詞斐然成章可以經世宰物非直臆測空言而已左太沖美卿雲幽思綯道德摘藻揆天庭遊談者以爲譽造作者以爲程相如亦言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攬人物子雲稱長卿賦不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夫以苞括宇宙總攬人物之學而僅用之於賦亡是上林子虛雲夢侈靡多過其實且非義理所止雖工何益人事子雲文似相如不能如其神化而猥以雕蟲小技薄之其默而好深沉之思在法言太玄君子譏其僭亦頗類其童牛角馬不今不古之譬方言裨官家而曰懸諸日月

不刊之書談何容易相如喻巴蜀檄難蜀父老文若有標末之功要以漢武雄才大略威稜震疊所致不盡由相如口舌而美新頌文母誅子雲以莽大夫取此爲證是兩賢者於儒林有慚色僅可目文苑翹楚耳漢猶近古通儒已難得况後代乎幽思摘藻如德胤其人者其殆合儒林文苑爲一哉雲間有陳眉公博識精詣德胤意在方駕眉公久謝公車業而德胤尚應舉胷臆猶有所結約求僑盼於菰蘆中兩君當之真千古盛事不佞楚儉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而德胤謬屬爲集序蠅附驥日千里不勝大幸他日以此介紹見德胤又介紹德

胤見眉公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九齋集序

雲間宋幼清集其所爲詩若文名之曰九齋取鮑玄暉
昇天行語耳蓋玄暉所言丹經也丹經始自道家道家
以元始天尊爲祖開劫度人所說經亦稟元氣自然而
有非所造爲劫運當開其文自見凡八字盡道奧謂之
天書字一丈八角垂芒光輝照耀驚心眩目雖諸天仙
不能省視乃命天皇真人改轉天音而辯析之此其說
儒者所駭疑然而於詩文之指有脗合焉必稟氣自然
不可模擬蹈襲一合也得心應手若有意若無意若可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三

序十一

中

解若不可解不見作爲之迹一合也神采注射如雲與
霞蔚壁暉山而珠媚澤光燄萬丈一合也音調諧適如
風生萬籟而五聲六律具焉一合也幼清少慕神仙多
奇遇往往徵於夢寐而其爲詩文亦似之昔人評詩文
者或曰讀書萬卷下筆有神或曰靈氣恍惚而來不思
而至或曰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或
曰平生十萬篇金雉垂琳瑯仙官勅六丁雷霆下取將
或曰金莖百尺仙人掌銅盤流瀼中天清寒獨矯幼清所
結撰足當此評矣陶貞白謂頑仙不若才鬼真誥載文
章之士往往得仙官南華沖虛而下不可勝舉而仙道

已成句漏句曲之屬著述斐然成家與文苑爭勝幼清
仙才其生有自其合作宜也余聞韓衆服菖蒲十三年
日誦萬言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覽書輒記不忘余
老矣來日無多乞幼清九籥刀圭庶幾少益意知乎幼
清之友范漫翁獻笑曰數究於九而非九也道有橐籥
而非籥也故嬰兒姪女龍虎鉛汞皆一切託喻而迂怪
者以熒惑人鼎中黃白房中秘戲煉養服食符錄科教
諸方術紛然殺亂第供羽流覓楮探囊之資子言亦愚
甚矣夫九籥寧易啓也哉姑以世法論孟浪脫容刀濫
劣飲墨汁幼清於子或可免二罰耳

大必山房集

卷之十三

序十二

中

李仍啓集序

雲間二才子曰朱幼清李仍啓皆以壬子舉南北京兆
試幼清余同榜中人猶子識之未第時爲序其九籥集
又二年仍啓特過余旅次以其初學集示余幼清業已
爲敘矣屬余申之余惟雲間文士無踰晉二陸而論文
莫詳于士衡之賦兩君生長雲間師承遠軌範正試取
文賦按仍啓集其庀財博所謂游文章之靈府嘉麗藻
之彬彬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者也其構思深
所謂精鶩八極心游萬仞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
音者也其結撰新所謂雖行軸于予懷怵他人之我先

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若發穎整離衆絕致蒼
也其裁制妙所謂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
爲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爲匠者也稱爲才子不
虛耳余當焚筆研如君苗何能贊一辭無已取昔人評
士衡語實之乎張華曰人才恨少子更患多葛洪曰弘
麗妍藻英銳漂逸鍾嶸曰咀嚼英華厭飮膏澤貞觀帝
曰千條析理一緒連文仍啓當之矣迺余深嘉仍啓意
在文外士衡聞左思賦三都曰須其成當覆酒甌及賦
出嘆羨不能加古人服善是以精進今少年奮筆揚文
高自矜詡目無古人祇自點耳仍啓才曄燁命代署其
集初學維謙受益詎測所止余第比之士衡多見其不
知量也以語幼清得無謂是雲間人所嗤傖父語耳

汲古堂集序

余往序何無咎詩以吳越布衣中無輩諸人口譁心服
者半已無咎游楚登玄嶽諸賦記出讀者服十九比無
咎游秦覽百二山河按行諸塞文益富且奇于是有汲
古堂集而後人人誦服以余言非妄余于古未深窺第
以唐論唐詩推李杜文推韓柳四君子皆六代後人也
六代詩文纖靡俳優風流結習四百餘年李杜韓柳歸
于大雅成一家言人知四君子不受變六代不知四君

子之善用六代也詩文大指有四端言事言理言情言
景盡之矣六代而前三唐而後同此宇宙寧能外事理
情景立言惟理與情有強造事與景有附會誇多鬪妍
于句字間而纖靡俳偶之病生焉四君子于六代得其
蘊蓄采其精華詩去纖靡文去俳偶撥亂反正之功與
開物成務者相似文章詩宗李杜文宗韓柳其所損益
因革擇之精守之不變故四君子超六代而無咎踵武
四君子以此夫李杜不足于文韓柳不足于詩無咎兼
之又善用四君子者也或曰無咎以及古名堂唐人寧
足盡古陸士衡云世閱人而爲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
世而弗新世何人而弗故四君子掃除六代蹊逕于唐
自爲古無咎別立三唐闡與于今自爲古其致一耳後
之視今猶今之視古必不以余兩喜多溢美之言矣

趙龍伯集序

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之目所舉鄭玄服虔兩人則以
善經傳名鍾會而下至桓南郡則以善莊老清談名與
前日言語諸人略相似惟謝公論毛詩何句最佳一則
小異耳自子建七步詩以下始及詩文而殷太常父子
並能言理亦與詩文無關文學一科已析爲三又云樂
令善清言不長手筆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無

以成斯蓋學術岐分久矣今詞人莫盛江東其能事多在詩詩在近體卽古選歌行十或一洙指至于文可名家百或不得一也吳趙氏累葉以文學相禪龍伯搏學多通入兩京辟靡以舉子業見賞大方雖屢上不見收其志益奮其學益勤其著述益富視余近稿數種詩文諸體俱備典則敷暢無溪刻骯骯語解說諸篇多前賢所未發于莊列諸子及王氏剗浮誇黜竒衰挾幽隱示指歸評騭往事是非得失悉歸于正令生漢晉與諸子談彼難經伉伉說經鏗鏗折角解頤決鼻穿頰逆風旃檀窺日戶曠勃宰理窟爭鋒勝場奚多讓哉儒門學術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二

序 卷二

冬

廣大無所不該而一曲偏至一日偶長者離跂攘臂以媵膚見謏聞耳目井蛙夏蟲徒貽達觀姍笑耳龍伯腹之所筭口能悉之舌之所吐手能副之困頓逢掖而善則稱親有終身之慕纂述先世懿美不一而足此孝子顯揚極思學術大本原也固宜度越文學入遠矣

其志毛千仞文草序其善也益富顯余彭蘇幾載藉文

鄒彥吉先生以外生毛千仞見蓋其母爲先生妹千仞生二月父卒母鬻子之閔萬狀而子能讀父書卓然自立所爲望舒閣草大非經生語先生文章江東獨步千仞博學宏詞清言妙義直欲升堂入室矣古人甥舅如

王衍盛名處大位魏舒人之領袖王忱風流神雋韓康
伯有情致劉嶼劉焜奕奕陸杲無對何無忌酷似樂藹
具舉史傳李繪若披雲霧楊情刮目而視李靖可語孫
吳任奔任异同名趨操才具咸有可紀然不關文事所
著述不槩見獨王融謂劉孝綽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
阿士豈不文苑希邁事乎千仞之於舅氏可謂宗適奚
啻自出意者天以佳兒振毛氏之衰美貞節之報而千
仞所受母訓亦若班昭鮑令暉輩漸染于兄弟間者有
素耶余竊以此爲鄒先生宅相千仞其無相負哉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三

序十四

余見莆中龔長安所論撰而善之可當古博學宏詞科

長安亦以余一日長介友人陳山甫劉士泮盡出素業

視余而敘其生平初產時甚弱七日目始開比長好讀

書雖體質羸劣丹鉛諷誦朝夕不休旁及琴弈書畫之

類皆有妙悟獨厭薄舉子業爲古文辭遭父喪哀慟骨

立攬鏡失影有異人見其貌竒之設壇戒坐授以道要

豁然開悟飄然有凌雲氣而名根未斷俗緣未盡復研

精學問極意制作有碧雲草四卷金苔集十六卷蜂鬚

集三十卷其未受剗者有外雅樵書居塵集事詞比

類百餘卷數十萬言羅千古綜百家通三才洋洋乎大

風矣矢以五年爲期散髮高岩釋足殊庭人間雕龍繡
虎直土苴視之耳余嘗聞唐道人侯道華性好子史手
不釋卷或問安用此爲答曰天下無愚懵仙人而仙家
遺集之富無如葛稚川陶隱居洪伐薪買紙筆夜則寫
誦不遠數千里尋書問義期於必得在山積年著述不
輟有抱朴子內外一百六十篇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
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抄五經史
漢百家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方百卷肘後方
四卷弘景一事不知以爲深恥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
物雅以披閱爲務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

圖產物有學苑百卷孝經論語本草集註帝代年曆劾
驗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象集要玉匱記七曜新舊術
疏占候合丹式法真誥諸書弟子財得其十部長安雅
志游仙汗青之編與二君鼎立而三矣自昔文章士往
往稱以仙去載在真靈位業圖者不可勝舉或無確據
史稱洪日中兀然若睡體柔軟輕如空衣弘景眼有時
方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氛氲滿山夫博學宏
辭而尸解得仙二君其最著也長安仙才非頑仙比勤
修不倦仙固無難余旣爲敘其集而更問之曰道經云
玄天五城之上仙聖階秩高下森如職任勤勞猶之人

世故白石先生寧爲地仙不樂飛昇漢趙熙女在易遷
宮四百年化形煉景不肯徙自謂天下無此樂長安之
鄉有九鯉湖壺公山仙人所窟宅將以此爲羅浮句曲
乎抑別有世界也可先爲余道之否

劉仲熙集序

雲間劉仲熙家貧好學著述不休有迦笑入籍入書枕
中鴻寶真率偶然兩社業伶飲學髻髻樣快哉孤憤獨
悲初遊及四遊倦遊重遊諸集累百卷其遊鮮遇合又
多貰酒無後豪爲還者以是貧彌甚書不能授梓筭之
且飽蠹魚最後來金陵自圖象示四方人乞所知各爲

象藏之別則若柳詈之木偶沒則若虎賁之典刑云余
以鄒彥吉先生介紹得見其制義雜詩文而善之今天
下之生久矣人面莫有同者脩短臃瘠背黔妍醜萬有
不齊而生氣則一詩文得之心而宣之口人心不同有
如其面古人所以大過人各極其才而盡其變屢遷而
日新常用而不可敝今人不本神情惟取形似刻畫無
鹽爲渾沌施眉逢丑父之似齊頊桓溫之似劉琨誠不
足論雖顧長康益頰毛戴仲若削臂脾善則善矣非其
人之質也仲熙以其象人者而爲文若詩根於心暢於
情因於景命於法依於理偏至不必求全妙解不必擬

迹試卽其所就之業較其所審之象顧盼咄欠悲歡舒
促今人古人殊態異形不可勝窮矣應奉於造車匠門
出半面二十年路中呼之楊憶於漫漢識其以方麴障
面此寧可多得相馬失瘦相士失貧澹臺子羽然明輩
不免俗目仲熙所遭率皮相面朋有才如是落魄不偶
運命爲之耳雖然至人超出物表不可測限壺子於巫
咸始以杜德機繼以善者機繼以衡氣機巫咸自失而
走余願仲熙學日益道日損也使巫咸不知誰何將塊
然獨以其形立體盡無窮而游無朕何憂貧哉吾言亦
按圖索駿之愚也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三

序
又十五

許伯彥集序

海虞許伯彥奇士也食可兼數人之饌而或累日不食
不言饑家在野距城一舍屬有所思獨往獨來蒙犯風
雨跋涉水草不避門者熟知狀輒爲啓歲蕤之鑰或無
所寄宿巡簷而行或席地而寢卽宿不問主人或中夜
遷去莫知所之兩袖垂垂貯其詩文章諸便身物咸具
見者異之自爲童子卽能詩冬擁敝裘沉吟不輟試於
有司壘壘數千言燭跋屢更請續其牘所論水利田賦
救荒禦倭諸時務鑿鑿可見之施行邑有大政公議必
推伯彥前致辭郡伯嘗失士心士羣噪起蹋試院門伯

彥方坐小刀呼之不應攜兩子入山看梅父無辜而遭
獄禍且不測一夕走百四千里白見冤狀負之以歸久
困諸生人有知不知漠然無所欣戚兩子伯純仲嘉亦
諸生能詩諷誦唱和自爲師友晚其室無僮石儲不顧
也以處士應少微號少微子而顏其齋曰高臥其標置
如此余叔氏雅善伯彥父子余因得見其人與集類張
思光者五不脩儀飾風止詭越意制甚多不可無一不
可有二一也陸處無屋舟居無水衣服麤故簞食瓢飲
所處寒儉二也文無常體以有體爲常變而屢奇不因
循寄人籬下玉以比德海崇土善草書惜二王無其法

工於詞翰三也有孝思忌月不聽樂篤於天性四也王
儉何戢劉澄勢位隆重視之藐然五也所異者思光領
職進退無恒而伯彥踰中年尚裹青衿自如融戒子讀
父書不隕家聲而伯彥兩子俱以才名發聞最蚤思光
常歎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余意伯彥不
免此恨乃余得見伯彥如古之人幸矣因題其集而歸
之宇宙大矣物固無無偶者千歲而得一士猶旦莫也

冒伯慶集序

世不患無才士驕而好上人妬而相傾聞而不知取衷
奚貴焉初余見伯慶序王先民詩嘉其服善旣見伯慶

詩知其能用善喜而爲伯麀詩序取沈約事相方約生平服善一節最過人以他疵掩有感於伯麀小爲之表白云耳已而見伯麀所爲古文辭則益賞異之柰何此伯麀於約蓋約亦嘗言文貴三易易見事易識字易誦讀姚察稱其高才博洽遷董之亞而世所傳宋書頗不稱惟易之一字故在以擬伯麀伯麀不受也其遊吳越間所最心服爲王元美屠長卿王百穀三先生元美變化神奇長卿博大瞻麗百穀清新妍巧杯酒談讌諷誦數十百篇鑒裁品目悉出獨得之見不與俗同故其文有元美之變可以幾化有長卿之瞻可以入大有百穀

之新可以用巧休文三易不足道矣古者文六而已今人以無韻之文爲文以有韻之文爲詩而又有詞賦之文舉業之文詞賦舉業分道而馳諸家遺集汗牛充棟而詩與文兼長自三先生外殊不數見伯麀文勝詩舉業之文不在詞賦下洵哉才士蓋少爲諸生知名淮海間而禍生肺腑之戚隱忍不言覆沒二十餘載遂得專精古文辭與三先生遊而深好之其師承正其法戒審其攬采宏其結撰深固宜絕倫逸羣也伯麀又言謝曰可比部古文詞爲秬苑宗工舉子業復類是宜布在學官余謂伯麀服善一念萬善所從出終身由之不盡在

易惟謙六爻无咎伯慶受益未可量矣

錢簡樓集序

海內名才士者大抵能詩而於文未必兼長獨吳王百穀先生無所不名家弇州公弟兄生時已推遜之今歸然魯殿靈光矣而後來之彥有錢簡樓者分路揚鑣卽王先生歎賞不啻自口出客或以簡樓所爲文與詩掩姓名視人人輒躍然此王先生筆也王先生才何以高視一世其學能蓄之其識能擇而用之而已貧士衣食於奔走日不暇給安所得書自宋沿晚唐之弊迄乎今茲舉子業臺閣體村學究語浸淫人心無之非是雖好

大必山房集

卷之十三

序十七

中

讀書者束縛汨沒其中不自振拔以此爲文墮惡道固宜簡樓於五經左馬班范六朝諸史先秦兩京唐宋名家諸集三百篇以迨三唐諸詩柱下漆園呂覽鴻烈荀揚諸子爾雅方言諸稗官歐陽率更虞永興諸類書本朝諸典章故實悉所討論而後用之於文其有韻者與其不盡韻者投之所向輻輳泉湧必含商吐角遇雲繞梁以爲音調必秋月明霞輝山媚澤以爲精采必郢斤宋楮累丸削鑿以爲工巧必蜀錦齊紈鮫綃龍繡以爲綺麗必巫山行雨洛浦凌波以爲姿態必姑射冰雪金莖沆瀣以爲清絕必未央阿房建章甘泉以爲宏壯必

夷堅齊諧甘腴諾臯以爲奇選必二酉羣玉太乙玄夷
以爲博洽必盤盂科斗竹簡漆韋以爲古雅今其集具
在匠心鑄詞淵源自遠而意象若新非學何以庀材非
識何以撮勝才人哉名並王先生不虛耳文人相傾結
習固然兩智不相使兩辨不相屈吳人之於王先生陽
浮慕而陰非訾之者何限王先生降心以從簡棲謹事
之相爲師友無形骸間隔執此義也足馳驅今古矣寧
獨以句吳偏霸耶簡棲初字象先有織里西浮荆南桃
葉樟亭新安諸編總爲一集以今字行別有劔策可三
十卷不專在文也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三

序 又十七

中

園隱集序

華陽陶隱居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性好著
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彼仙也不廢文學將所謂頑仙
不若才鬼耶石季倫言士當身名俱泰何爲甕牖其園
在梓澤饒山林之奇盛聲伎之奉而自爲叙斐然成章
王右軍序蘭亭舉以相方爲之色喜余嘗謂身旣隱焉
用文之必能文而隱者耳不文而隱與木石居與鹿豕
遊亦深山之野人也足奚貴哉隱居博學能文不爲才
所使視夫懸書宮門焚林而遁者憤俗怨上遠矣季倫
辭藻與金谷富麗相當惜其驕溢賈禍不能長有園居

之樂財誠爲崇造物亦忌全哉鉛山費無學者相國文
憲兄弟之裔而太僕公之子也少有雋才爲諸生爲太
學上舍無不冠其曹偶取功名如拾芥而因太僕公所
遺爲園三有山有湖有洞有泉有池有阪有堂有樓有
閣有館有臺有亭有軒有橋有廟事先人有祠事古隱
君子有精舍事佛與古寺鐘磬相聞庭以外花木竹石
禽魚庭以內圖史法書名畫古尊彝之屬其遠可以眺
匡廬彭蠡若三十二三福地直几案間物耳日與韻士
密友方洋其中課花鳥弄煙雲鼓琴揮麈談燕竟日小
倦則命酒變童崽子名倡妖女歌舞遞作家有三婦各

有色藝爭妍取憐集其居園所著有記有賦有序有碑
有銘有文有約有書有詩詩有四五言古體五七言近
體絕句七言長律六言絕句若題柱顏門諸儷語高者
漢魏齊梁次者開元大曆按其集而求之如左太沖賦
三都張茂先談建章千門萬戶歷歷在眼如宗少文畫
四壁彈琴動操衆山答響如阮遙集誦郭景純詩泓擘
蕭瑟實不可言如王子敬從山陰道上行山川暎發使
人應接不暇天上無凡俗神仙無學心如明鏡遇物便
了聽吹笙愛松風每經澗谷坐臥吟韻盤桓不能已已
博物洽聞其言立於後世類陶弘景而不若本草註肘

後百一方傷物命至遲拔宅之期年未艾未遽坐三層樓與物遂絕目之地行仙可也園居之致不減金谷後房雖無綠珠翾風亦自可人其詩與文較齊奴殆有過之而任俠無行檢失身二十四友望塵拜廣武君則無學所不屑也以無學之才爲園不爲明光錦裁負販袴不爲畫蛇足續見脛不爲愚公移山不爲李愷地癖不爲平泉癡計以無學之才爲隱不爲枯木朽株不爲負暄美芹不爲黃門稱貞不爲樵僂不舉侏儒不援姑用藏醜隱以園寄跡而忘欣厭順去留園以才成趣而藏知略祛虛僞讀其集想見其人知其人因重其園脩此

三者故全也是說也陶答子妻知之南山有玄豹隱霧雨十日不下食欲以澤其毛成文章夫不文而隱不隱而致飾於園寧不爲陶大夫妻所笑若費無學者君子豹變其文蔚也隱以園相得而益章矣

不爲蓀堂集序

新安人故善賈至於今冠帶衣履天下而因以賈名名美者莫如立言於時立言之士競起矣自汪司馬伯玉以能言名天下天下爭附之而新安人以司馬重卽號能言者往往在司馬法中吳太學茂文則不然茂文世受賈至其父迪功而賈遂雄於鄉茂文獨治博士業又

以爲無當於作者去而治古文辭古文辭不可應舉迪
功弗善也去而之太學應舉者十一脩古者十九迪功
沒而始專肆力於古其所爲古不規規司馬氏最後遊
楚而見吳明卿瞿睿夫兩先生益大悟司馬之與楚兩
先生各自爲古也大丈夫當如是矣故茂文之古文辭
無論司馬卽以質楚兩先生亦猶五帝不襲禮三王不
沿樂也茂文沒而後其友程巨源與其子康侯茂才兄
弟始集而傳之詩文體無不具而則無不中意不在人
外而語不在人後蓋戛戛然務去僻怪猥雜纖靡諸聲
病善乎巨源之評之也情與才合調與格諧軌轍所符
時有超然蓋張融不因循寄人籬下祖珽自成一家風
骨則茂文之謂乎今天下文集行世者名不副實幾欲
付祖龍之火而茂文集以沒世著人無疵焉世爲賈而
不以賈豪身爲博士而不以博士業梯榮生司馬之鄉
而不借司馬資爲楚兩先生之徒而不與兩先生子弟
拾口中珠彼賈名者流弊未習使天下不盡信名下無
虛士何不觀於茂文珠胎玉璞豈以遊談增價其光澤
自不可掩矣

滇語序

唐廷俊先生滇人也髫鬣工博士家言甫冠舉省試第

一人以其業無當古作者而治詩詩有春雪集芳二編
出入漢魏六朝三唐間而大指道性情歸極於三百篇
先生數上春官不第志日勤學日富七略九流二氏無
不淹綜既以詩爲韻耦所拘擥未足大放厥辭而更爲
賦今所行滇語是也賦者古詩之流周秦以來其體已
具而秣林稱最擅場者由漢司馬長卿始以漢武之雄
讀之恨不同時以揚子雲之學歎其不從人間來而作
賦之法長卿獨爲盛長通言之長通牂牁產也其才學
必有過人足以當長卿者然後授焉惜其賦絕不傳自
漢而下詩漸趨於今而賦益不逮古明文章之盛伯仲

兩漢至以賦名家者罕有弇州擊節盧次榎當家而惜
歷下下雉無賦蓋明之善賦者則弇州而已古今才人
不乏獨難於賦若此今唐先生饒爲之又滇產也天造
草昧與長通異代同功長通卽善賦得長卿師匠其力
較易世無長卿而唐先生特起滇中無待而興爲尤難
矣弇州沒不及見先生賦長卿長通相及而長通賦復
絕傳賦信神物耶子雲文似相如晚劇心於玄猥云雕
蟲小技壯夫不爲英雄欺人語耳不然何以駭異於司
馬非人間有也唐先生賦經緯宮商包括總攬得長卿
所授長通法少年固不易辦夫屈宋揚馬與次榎輩其

人往往偃蹇窮愁舛州官雖達觀閱受侮亦復不少唐先生困公車四十餘年生西南傲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坐進此道彼家禮樂而戶詩書食茅土而冠蟬冕者求先生片語不可得吾益信子雲非從人間來之說良有以也奈何以滇語小之則先生自道云爾

笙鶴軒雜著序

永嘉王氏閎閱冠雲霄而優者龍鳳爲昭文文學余見其時義古文辭無不合作然觚墨士流猶可庶幾至於雜著則學識過人遠矣其論人事惜季札不踐兄弟繼立之約病卞和獻玉躁進辱身寺人孟子爲詩自名不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三

序二十一

中

欲使人受疑似嫁禍范少伯爲有道之士淮陰侯誤蒯通邪謀殺歷下已降卒受陰報以反誅平津侯爲救時相未可盡非直信侯不能知同舍郎失定交信友之道諸葛孔明獨以關壯繆與呂蒙相持不爲後繼又失於馬謖姜維蓋按據事理不隨人口吻軒輊其論學術則以老子與吾儒相出入特其憤世疾俗詞或有過而以申韓之刑名蘇張之押闔與養生服食家所附會皆失老子初指論王文成良知之說本於孟子識其體而瞬養息存虛明寂照晝夜如一內外兩忘足以括攝老之玄釋之覺而超乎涅槃常樂化形而仙之上士不必諱

好名春秋褒貶非名而何是厲世之術也至于戒忌崇謙美許武之友兄弟楊伯起以清白吏貽子孫范希文義田蘇子瞻還宅乃其家法世德同符古人所服習殆非一日謂桑國僑鐵硯志士當如是謂韓昌黎原本六經創以己意扶衰濟弱有功於文事爲大是則昭文所自道而其學識遠過人有由然矣其自叙曰古之君子得志則以其所行者紀載之不得志則以其所欲行者著明之夫昭文年與志俱未艾苟有用我執是以往耳易之潛龍曰君子學以聚之日可見之行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然而天下文明在焉昭文勗哉潛見可無論已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三

序 二十二

中

葆初筆記序

魏文與吳季重書云公幹五言詩妙絕時人元瑜書記

翩翩致足樂也則其他不必擅場矣樂令請潘安仁爲表標位二百許語潘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樂不假

潘文潘不取樂旨無以成斯韓退之以爾雅註蟲魚定非磊落人而唐之韻學昌黎爲冠又屢以奇字取稱無

亦苦其探索之勞而遂以爲不屑爲耶蓋通才之難古人已然至於今名能文章者不必博學而文亦各以一

察自好一曲偏勝矣余讀甫中周茂弘葆初筆記於詩

文備有諸體多雋永之味超逸之致而尺牘與詩尤爲

合作則公幹元瑜之所專門也以世說新語爲五言四
十二章則樂意潘筆之所兼美也廣聞錄一卷挾摘幽
隱析辯疑誤補綴遺逸可以益人意知不減帳中論衡
則昌黎之所未遑也屠長卿先生入閩亟推轂茂弘於
文於道悉究心焉務精進以希大就今所行塵塵耳而
已足籠蓋人羣其才豈易及哉昔劉彥和云意翻空而
易奇文徵實而難工夫非博學何以工於徵實或謂殷
仲文讀書半袁豹才不減班固夫非讀書何以稱才士
長卿先生之亟稱茂文也意當在是矣

四六效顰序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二

序 三

中

四六之文其體備於六朝而其用繁於今今之用莫若
表啓而啓爲最蓋文有四六猶詩有五七言律規格莊
整音調諧適於以事上見爲恭順以故用之表啓爲宜
表不常用啓則尊親平交一切可喜事皆得施用故最
繁而最不易精吳人皇甫子循推尚六朝弇州記之卮
言後人因有架學九垓矯才千仞詞往鑄古議來駭今
之評或謂黃勉之有六朝之才而無其學楊用脩有六
朝之學而無其才海內名文章者衆體畢具而四六不
必皆稱當家人各有能有不能耳今讀李觀察瞻于氏
所爲啓事必切語必工韻必調而春容平澹之味俊爽

激昂之槩有溢於翰墨外者得六朝所長兼二子所短矣陝西自督撫按三臺度支郎藩臬苑僕王門帥府上下交接殆以百數啓之用視他方爲急觀察所合作衆競傳寫祖襲付之剞劂不減龍筋鳳髓直爲法家所貴重而已時邢士登分部關西有雕蟲草亦四六文王士賢觀察嘗序而行之而不佞因爲瞻于序並行其曰效顰者瞻于謙受益之指也

四六雕蟲編序

今襄陽守馬敦若爲文莊先生從子弱冠卽以文學爲關西舉首兩出守州一守郡皆用循良高第顯此編其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二

序

三十四

中

所爲四六之文也四六之文倣於六朝而唐因之或者偏取宋人合作其在今人更有難於古者六朝與唐多以四六字爲句卽增不過一兩字今句讀至數十言而後屬對一難也唐人四六韻不必平仄相間今與五七言近體詩用韻無異二難也宋人汰綺靡務平淡耳目一新而其敝流爲寒儉寡味今酌綺靡平淡之中而用之三難也故有爲僞兩漢易爲真六朝難之說者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大幹玄造高軋霄嶂吾見亦罕矣敦若自勅表詞賦序記書疏狀議判案之類莫非四六體裁各稱風範若一壯麗如崑崙天柱五城

十二樓如未央建章法象紫宮千門萬戶豐贍如周官
王會方輸錯出如五都三市如波斯胡賈瓌寶鱗萃整
嚴如勒以八陣蒞以威神步伐止齊尺寸無踰矩勻適
如凌雲臺材木輕重銖兩悉配脉絡如大海受風紫瀾
白波前後相屬音節如清廟朱絃如鳴鑾佩玉如鶯簧
遞奏渾成如琪樹玲瓏金芝布濩非由人造蓋聞之曹
輔佐白地明光錦酷無裁製殷仲文才不減班固讀書
未半袁豹任昉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古之作者尚
有遺憾敦若精工而能古雅高華而能清虛平易而能
神奇兼六朝唐宋之美遂爲此秬勝場莫與爭能非夫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三

序三五

中

思極八荒書窮萬卷功深百鍊力引千鈞者豈易辦哉
余每得敦若書驚心動魄不能作一字報惟藏弄爲榮
而已嗟乎司馬溫公不爲四六當以其劇琢過勞故而
拙者因以匿瑕猥云排偶不足多尚夫亦未三復敦若
斯編而做其手筆嘗試爲之也

白紙丁以舒尺牘序

收書

未錄

後錄

蓋

王

收書

梁昭明文選別其體三十有六而書與上書居二焉表
箋奏記不在其中劉彥和文心雕龍書記居一焉自表
箋奏記之外復有六種考文字之義說文云書著也書
緯璿璣云書如也釋名云書庶也著之篇如其意以紀

庶物然則書之爲用甚繁而於諸文體亦相錯昭明所
選兩書財三十有一篇彥和所稱白漢迄晉財十有一
人至謂才冠鴻筆多踈於此繇此言之書記翩翩擅長
固古今之難事也余讀丁以舒管涔集皆往還尺牘或
舂容大篇或爛熳數行言理析言事事核言情情達
千里之外千載之上若面談然其含英掣藻率自經史
子集中出惜不遇梁二賢采錄評品耳然而海內聞人
如祝無功爲之選如楊貞復陸長庚陳光庭爲之序亦
何減梁二賢而更以屬不佞安所贊一詞其名尺牘又
名管涔集集者舉其全尺牘集之一端也尺一者其式
也管涔之山上無木而多草其下多玉汾水出焉天下
名山川衆矣以舒居其不甚著者遜辭也其能爲是集
如山下泉出之有本盈科而進放乎四海無大小一矣
余嘗見以舒詩與其舉子業源深而流不息大都類此
此獨先傳抑亦彥和所云陳遵禰衡尺牘之偏才者乎

拘幽書草序

馮公舉進士時上書願得一邊尉自見余奇其事壯其
志已僉楚泉與惡閹穿距遂下詔獄余高其節悲其遇
然竊意爲激昂慷慨男子耳比部頴上過公家所居茅
屋衡門稚子布衣不掩脛知爲清修之士尋迹其生平

則於學問深詣該博若月令廣義經濟實用方輿勝覽諸書皆通達國體世故關切理道已從公門人何克符見其拘幽書草而後知公學有本原也自王文成揭良知之學天下靡然從之公獨以良本乎天源也知出乎人流也赤子從良發知大人以知遯良庸人用良不知敏士以知掩良此良平易嚴密有繩檢可憚此知圓轉光明有氣燄可喜樂其可喜忘其可憚論學之大弊也孟子以良知達之天下便于已不便于人行于此難行于彼安得爲良學古訓而有獲鑒成憲而無愆天下通行之道朱子所爲教如此奈何尚虛知而輕篤行崇叅

悟而略見聞訓詁章句已非本實而爭異傳註以爲言經綸康濟漫無講求而侈談圓通以自文聖人著書一言一藥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譬藥之有補有瀉也在人視脉色而用之文成法專於瀉而元氣轉虛朱子補瀉兼施爲藥中王道若之何其廢之文成學得之象山朱子所熟聞深知而不敢以爲教若曰天下有高明者自己能得引而不發之蘊必以敬修維持之不能者使持循規矩猶得寡過非知不及文成也其慮深於文成也而目之爲影響比之於楊墨其可乎哉社有講一貫者公默無言或固問之曰此一我生前我死後何嘗離我但

能貫卽得一不能貫卽失一不在講也經以形而上下
言道器成而上下言德藝不下學語上達何益之有又
言孔子自許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行如人之寤也興事
建功乘夫夜之旣且藏如人之寐也葆氣存神乘夫晝
之旣昏夜非遂已以今夜退藏待來朝酬應學者以不
出爲藏未知其藏之富以不仕爲隱未知其隱之深藏
而可行隱而可見者自在也天之生人老少富貧強弱
明暗賢不肖豈有偏私正使之相交相濟以成世而人
往往以時不可爲自解時不在人上則在人下孔子知
時不在上而在下伐木而去接淅而行以藏諸用歸裁

狂簡叩竭鄙夫以顯諸仁故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人各
自盡耳天特授聰明以爲天下耳目而默默自全是子
不任負戴而與老者偕安非服勞之義也醫稱無疾爲
平經言平天下自爲太多爲民太寡奚其平故曰窮則
變變則通聖人何嘗有窮時又曰人知歎礦稅之害憫
逮繫之寃向使罷兩事天下遂治平耶人心玩歲愒月
如火消膏民生日貧風俗日衰可憂方大耳在獄三年
以聖明不殺之威爲臣子小懲之福藉威嚴以収補過
之益藉閒寂以博稽考之功移桎梏之憂以憂此心之
桎梏移光復之覲以覲此性之光復論學問政孳孳如

日不及知命喻義何怨何尤至謂得捷書無喜色是作色非學也克伐怨欲不行是制心非大學也凡人臨事我見卽生惟顏子忘已順理是爲正學念中非聖念玄非仙念空非佛盖有中有玄有空卽有我也朱子言學如煉丹先以猛火後以溫養而亟服夫人心胸大者須入至細之倪眼界高者須視上行之漸其學所得如是廣大精微矣宜其爵祿可辭白刃可蹈天下國家可均也余少不嚮學老而不死晚讀公書瞿然驚赧然愧而采其說之沉着痛快者于篇首以代紳佩顧安能窺公萬一充符先公下獄二年而師事之存則人沒則書視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三

序 二十九

黃次公于夏侯長公奚若因附紀焉

體孝錄序

蘇州府志卷之十三

黃梅瞿睿夫先生楚之名儒也其伯子甲少子罕皆以雋才雄視藝苑先生懼无妄之災伯子髫髻伏闕止書朝紳見者動色然文罔方苛密不可解先生雖窮愁著書不廢而伯子舉孝廉不幸早世少子入歲卽慟心欲竟伯氏之志時從父受六籍百家言稍長學益進文益富先生所爲約政經濟禮樂疇範諸書大者三才遠者千古嘗贊筆削而先生名日起臺使薦于朝宜行徵聘于是宗伯循故事下楚兩臺諸司郡邑覈其實以聞先

生產落且善病恥自媒銜少子則走京師及楚當事者
具白父生平德義文學狀朝議拜先生官翰林先生辭
請得爲明詩以鳴一代之盛詔可詩成少子復走京師
上之付史館先生德義文學爲國家徵聘之典重爲山
林隱遁之士重爲吾楚山川之靈重而闡揚光大則少
子有功焉其姊夫裨帥李君衷少子前後所上書授之
梓名之曰體孝錄先是伯子書行于世曰遺孝錄此錄
也同功而一體者乎余惟孝道以顯親揚名爲上然以
子之名顯其親不若以親之名顯其親故曰善則稱親
過則歸已則民作孝親之名不立卽天下悅而歸已不

可解憂少子委頓道路奔奏公府覽其尺牘旁引廣譬
瑰奇宏肆而一念愛親至意愴惻殷懇幾與哭秦庭泣
易水同此天理人情之至也昔吳恢欲殺青簡寫書子
祐諫止以免馬援薏苡之謗孫盛作晉陽秋書枋頭失
利事詞直理正桓温怒謂盛子若此史遂行自是關門
戶事其子請更盛不可遂竊改之先生家食屢空無兼
兩之嫌所論譏不觸時忌少子汲汲傳布與吳孫兩家
子異遭而成親之美則一名之爲孝夫誰曰不然雖然
南山之橋實高高而仰父道也北山之梓實晉晉而俯
子道也爲人子者寧以一父而載取名是故善體少子

之所爲孝然後可以得體孝命名之義矣

潘無隱詩賦序

班孟堅口賦者古詩之流也稱古詩則必有今詩矣當是時詩自三篇外惟郊祀饒歌蘇李十九首體小別耳孟堅詩傳者七篇明堂辟雍靈臺寶鼎白雉則系於兩都賦猶賦之有亂也詠史與郊祀靈芝歌自爲目而其體亦僅四言五言七言昭明文選兩都賦甲首幽通居庚賦外二詩不在選中豈長於賦者不必長於詩耶安在賦爲詩之流也今人率長於詩不長於賦卽二三大家賦亦鮮合作而詩多近體不出三唐之調上者乃沿

六朝與孟堅所謂古詩相去彌遠松陵潘無隱年未三十作賦若干篇詩若干篇賦則遡揚馬而上方駕屈宋詩則由漢魏以前本原風雅卽降而六朝三唐靡不操其竒贏目中所見後來之彥殆無出其右者余嘗考詩序詩有六義一曰賦正義云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故詩可以寂寥數言而賦必春容大篇古詩之流取其義相沿非論其體也詩品又云孟堅才流而老于掌故觀其詠史有感歎之詞由此言之孟堅史才所撰漢書與司馬子長頡頏至于賦亦不免在屈宋揚馬之次詩可知已無隱爲諸生治舉子業擅場而詩賦復

欲前無古人孟堅所云大漢文章炳然三代回風者孰與本朝得人爲盛請以無隱徵之

蕭純王小集序

兩歲前邢仲子示余蕭純王綠遠樓賦鉅麗妍藻類漢晉人手筆余不識何人意必老于文學已知爲蕭少傅子年財十有七耳蓋少傅元配某夫人舉子起部君晚得某孺人舉純王少傅已六十餘數歲爲任子入太學客或調之此邊郡太守也純王頰赤不受而精心舉子業旁及詩賦繁縟之采深沉之思軒舉之槩詞苛者宿無不駭歎少傅公有大勲勞于國雖位穹貴年耄耄而遭讒詬震撼處憂危之地二三十年甫得賜骸骨歸正襟牖下天授以能文之子夫亦補其所不足也昔濟南終子雲少辨博能屬文年十八爲博士弟子知白麟竒木必有解編髮削左衽蒙化者又請使匈奴不果行已使南越功垂成而敗少年不勝伎倆急于自騁今少傅公制馭北虜南粵有功純王無從以武事顯一意修文共行事依倣繩尺斂鋒銳歸雅馴非山東年少可例論也其猶子應仕曰叔氏雅慕公公所期望不淺進于大道請以是言敘其集且爲之規

詞人莫盛於吳越而粉黛梔蠟以蓋其醜蹈襲剝剝以眩其真遂爲世所詬病頃日閩粵士特盛口不食人吐棄身不寄人籬落故足貴也莆中蘇漢英太學豪於才而沉於思其詩近體在錢劉間選在韋孟間歌行在高岑間樂府尤所研精以爲魏不如漢無論六朝直質者猶存古意第其間諧聲比字遂開唐人近體門戶明興取北地信陽歷下瑯琊能撮四子之勝至玉華洞賦可與潘陸甲乙矣君尊人有遺集樂府選詩騷賦名大方家君無忝正適越屠緯真吳王百穀兩君子高時詞場鮮所饒潤而亟稱漢英不置方今之時論詩於閩若唐開元大曆之際漢英父子應期而出吳越兩賢左提右挈名下信無虛士漢英家沙村洞天巖下小有洞在焉以名其初稿若衛公子荆居室始有之意弱志強骨虚心實腹積累而爲富有殆未可量昔楊子雲慕司馬長卿之賦以爲神化作成都四隅銘楊莊謂文似相如薦之于朝後賦甘泉羽獵極力摹擬晚乃悔其少作蓋才力衰退不耐追琢之勞漢英方富春秋卽後日長進知不悔此初稿矣

陸氏奕世詩序

明興武進陸氏自廣文公至今凡八世子孫百許而成

進士者八人舉鄉書者五人博士弟子員明經太學高
隱之屬數十人或兄弟三人俱登科或甫弱冠或爲掄
魁或以一甲官宮端爲帝師九牧之民所共稱嘆郡望
遂無兩大懋乎者宮端之曾孫也從余遊博學宏詞坎
壈一第而葺其八世所遺詩蓋厖有存者間以視余曰
家雖累世名貴人清白相傳田廬財中人產甚且無以
供朝夕先人手澤獨是編耳余惟江左著姓自東吳東
晉以來陸居其一考史康績之後有宏獻紆駿之後有
遜抗有晏景玄機雲瑁之後有喜英育有曄玩始納長
生道隆凱胤之後有式禕各有以自見而不能延至八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三

詩序 三四

世抑空具名無一言無一事可述其最有文莫如士衡
士龍士衡欲述祖父之美爲辨亡論盧志偶觸諱殊不
相容謂士光我家世不乏公公亦何預人事而健羨若
是好遊權門以進趨獲譏宜其及也孫惠與朱誕書云
馬援擇君凡人所聞不意三陸相携暴朝殺身隕名安
在其能述祖父之美耶懋孚不忘先世所論著蒐羅繕
寫以付剗劂與宗人日置座右紹聞衣德言是謂善述
美者余聞納責兄子儼不能光益叔父穢我素業喜有
較論品格篇第二以上多淪沒而遠海吝第三以下有
聲位而近咎累諸君子以詩爲壽業雖布衣巖壑之士

朝不坐宴不與而辭藻競爽可餐雖才有多寡調有升降而人人自開閩域自成陶冶大篇短章巧力從其所至文質遞相爲用旣遠咎吝復不淪沒世德世運於此槩可觀已鄭夾漈藝文志有陸煦陸史十五卷今不傳繼吳晉而修國史爲陸氏列傳其尚采于是編雖自是編詩史可也余語懋孚尹虞病陸兄弟以微賤毀人便當獨坐奕葉故義才雄駕物自是通人之弊君何患微賤抑何以門閥高自標置士有貴於已者以是編類推之而已諸君子名字官位行誼詳世系中

葛震父詩序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三

詩序

三五

梁沈約有彈甘蔗文其略曰長兼淇園貞幹臣脩竹言姑蘇臺前甘蔗一藁宿漸雲露荏苒歲月臺西階澤蘭萱草爲蕉攢莖布影獨見障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請以見事徙根剪葉片出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衆屈此以文滑稽當自有所指必曰姑蘇臺或其人產于是耳今天下詩人莫盛于蘇郡晚蘭背萱不多得而類甘蔗者實繁有徒余所見葛震父詩凡數種按之約所謂興會標舉體裁明密浮聲切響輕重悉異以情緯物以文被質清辭麗曲時發乎篇非震父孰當此者乎間嘗卽脩竹以擬震父詩其遵用古法初終一致如竹箭之筠

貫四時不改柯易葉也其諧和中律如嶰谷箛金門管
柯亭椽笛慈母鼓吹也其觸景卽事因應無方莫不相
肖如荆之籥簫楛揚之篠蕩少室之甌金叩之扶老簣
簞之布葛戴凱之譜六十有一各有取裁適宜也其色
明秀如粉苞赤若彤竿綠筒爲斑爲蒼琅爲黃金斐然
成章也其氣骨健鋒穎銳如勛任矛篴任柱篴莠任甲
沙麻任弓林箄任刺擊也其清脫如玉潤碧鮮崖憐拂
石神貴掃壇也其姿致如檀欒夾池便娟受月倚靡從
風也其細緻如箐如苞其圓滑如流黃桃笙其雋永可
餐如越駱之箇練實之資鳳食也其變而多奇如化龍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三

詩序 三六

栖鸞連理紫脫和氣感而甘露降也蘭可服媚萱可忘
憂舍此兩者誰爲作對彼其之子哆口談詩若吳亡時
姑蘇臺荆棘縱橫麋鹿狐兔所栖託不足望甘蔗萬一
而况可與震父較清濁長短耶人亦有言草木臭味愛
惡同之欲屏除甘蔗爲蘭萱地自是情理之正然而蘭
萱力不能勝甘蔗雖有百甘蔗曾不能勝一脩竹故唯
脩竹然後可以庇蘭萱杜甘蔗之口則莫若貴重竹比
千戶侯而引蘭萱同升之爲得也鐘榮品沈約詩見重
閭里誦詠成音余以震父詩傳誦吳市家喻戶曉洗濯
里耳還歸大雅庶幾佩國香而帶宜男者知一日不可

無此君休文彈事收功百世之下九京可作當爲姑蘇吐氣矣

大泌山房集卷之十三終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三

詩序

三七

脩竹然後可以庇蘭萱杜甘蕉之口則莫若貴重竹比

千戶侯而引蘭萱同升之爲得也鐘榮品沈約詩見重

也餘矣詠成音余以震父詩傳誦吳市家喻戶曉洗濯

黷也春村文戰事外世百世志不伏京和對當爲故蕭

